



形色色的巫术

XING XING SE SE DE WU SHU



QING NIAN YI CONG

青年译丛

形形色色的巫术

〔苏〕 A. IO. 格里戈连科 著

吴兴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段光玲
封面装帧 杨德鸿

译自 Григоренко А.Ю
Разноликая Магия

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 1987 年版

形形色色的巫术

〔苏〕A.Ю.格里戈连科 著

吴兴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1447—7/Ⅱ·180

定价 3.20 元

前 言

夜半时分，黑暗笼罩大地。一些幽灵般的人影在一个洞穴里窜来窜去，他们头戴类似三 K 党的头面罩，映照着的唯有洞穴右面角落里熊熊燃烧的献祭的火光。洞穴的中央，有一个用黑色饰物装点的祭坛，上面躺着一个赤身露体的妇女。与祭坛并排有一张石桌，桌上竖插着一圈黑色的蜡烛，其中央有一个灰白色的人头骷髅，龇牙咧嘴，似乎在狞笑。为首的女祭司也是全身穿黑，右手持一柄宝剑，在火光的映照下，剑锋寒光闪闪。她口里在念咒，呼唤着全宇宙魔法力量。她的上方有一尊长角的神祇，似乎正横眉怒目地盯着她。

这是什么？是历史影片中的一个镜头，还是有恶魔出场的恐怖电影中的一幕？非也。这是美国黑色巫术信徒的一次集会。今日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巫师的洞穴和崇拜魔鬼的黑窝。妖术，算命，魔法，巫术，通灵术——这些词语如今在西方报刊上俯拾即是。一位西方社会学者写道，我们的社会正处在通灵术和原始巫术的复活之中。

妖术 占卜、魔法、通灵术——都是巫术的同义词。读者从历史小说中，或从介绍现今残存的原始部落的生活情景的《世界博览》电视连续片中，不止一次地见识过巫术信仰及其仪式。对巫术的信仰，原本产生于人类的蒙昧时期，可它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而消声匿迹，它依然激动着一些不成熟的头脑，使他们幻想通过神秘的手段攫取权力和金钱，获得永生和美好的爱情，它像神话中的不死鸟那样，在灰烬中多次再生。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人曾不断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在自己想象中创造出魔杖、神灯、附有符咒的古代宝剑等神奇事物。

在科技革命的世纪，这些神奇事物没有成为历史陈迹，反而获得了其第二次生命。今天在西方有数千万人迷信巫师的狂妄举动^①。他们向古代传说中的神仙和女神献上血腥的祭品，向女巫装扮的国王和王后鞠躬敬礼。他们不依据知识和理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而是依据天穹上的星象和巫术水晶球内的阴影。

这种神灵信仰兴起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今天巫术深入到西方群众意识的每一个角落？是什么使人们背弃自己原先信奉的神而去寻求奇特的新信仰的？新的信仰会给他们带来慰藉吗？会把他们改造成

① 仅在美国，一生中一次以上参加过神秘主义的仪式，巫术仪式，黑弥撒等迷信活动的就有约一千万人。

有教养、品行好和守秩序的人吗？为什么这些年来他们寻求的恰恰是巫术？最后，巫术到底是什么？它为何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消声匿迹？本书就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巫术问题在很久以前就引起了苏联学者的注意。本书编写中参阅了下列研究巫术的专著：С.А. 托卡列夫：《巫术的实质和起源》；В. Ф. 济布科韦茨：《黑巫术与白巫术》；И.А. 克雷韦列夫：《巫术在宗教中的地位》；Е.И. 帕尔诺夫：《恶魔的宝座》；В.Е. 利沃夫：《厂主的奇迹》。还参考了下列研究巫术流派的专著，如：В.П. 拉宾诺维奇：《作为中世纪文化现象的炼金术》，Г.А. 古列夫：《一种迷信的历史》。同时也参阅了研究制造“显灵”和“显灵者”的心理学手段的专著，如：И.Н. 涅曼诺夫，М.А. 罗日诺娃，В.Е. 罗日诺夫：《预言家和显灵者》。下列著作涉及了巫术和邪教的起源，以及在20世纪为何兴起包括巫术在内的神秘主义的热潮的一般原因，这些著作对本书的编写也很有帮助，它们是：П.Н. 米特罗欣：《“新世纪”宗教》，Л.М. 乌格里诺维奇：《艺术和宗教》、《宗教心理学》，М.И. 沙赫诺维奇：《科学世界中的现代神秘主义》等。

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对于自己的任务的理解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巫术的定义、实质和分类问题，另一些对巫术的流派、兴衰时期及历史感兴趣，而第三类作者则将自己的注意力首先集

中于探讨人们对巫术和神秘主义为何发生兴趣的社会原因。把注意力集中在严格限定的问题范围之内，有助于对选定的对象有更深入、更透彻的探讨。然而，这种编写路子也难免有失。巫术史的叙述将失去连贯性和完整性，对巫术信仰产生和复兴的社会因素的分析似乎会打断对各种不同的巫术崇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化和特殊性的研究。

基于以上想法，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斗胆进行了尝试，他力求对巫术史的叙述从原始时代起一直延续至今日，力求在分析产生巫术信仰的社会原因时结合介绍各种不同的巫术崇拜产生的具体情况；最后，他力求在讲述古代和今天的巫术故事时，能与揭示促使他们的名声和信徒数目增长的社会心理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本书力求对巫术作一个完整的介绍，把它当作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社会文化现象来叙述。

本书广泛采用了实际的事实材料，既有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方面的资料，也有西方社会学家对当代巫术信徒的走访记录。

目 录

前言

在黑暗世纪	1
巫术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为 什么会产生.....	1
形形色色的巫术.....	8
原始社会的巫师和术士.....	15
巫术史摘录,或关于奇迹的故事	25
埃及祭司的秘密.....	25
伟大的科普特人及其他.....	38
俄国宫廷中的创奇迹者.....	57
拉达——巴依或妖婆伊济德.....	66
20世纪的中世纪迷信	80
为法西斯服务的巫术.....	80
迷信的俘虏.....	93
对未来的恐惧.....	97
20世纪的巫师和女巫.....	105
以算命为业的女人.....	121

现代的占星术士.....	128
现代的招魂者.....	143
科学伪装下的巫术	160
古今炼金术.....	164
失业应归咎于太阳吗?.....	169
魔杖、棒卜学和放射感应力学.....	176
医学巫术.....	187
思维巫术.....	203
代结束语	222

在黑暗世纪

巫术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它为什么会产生

人们对巫术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然而，无论哪一种定义都免不了要指出它的一种特征，这就是，它基于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并认为人凭借这样的力量可以控制周围世界。《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指出：“巫术是一种附有信仰的仪式，即相信人能通过超自然的途径对他人、动物、自然现象，以及想象中的鬼神产生影响。”

巫术活动一般由下面几个基本要素组成：物质用品（实体），也就是工具；咒语——祈求或请求，用以诉诸超自然的力量；某些活动和无声的动作——仪式。

学者们把巫术产生的时间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确切地说是石器时代。资料表明，生活在8—5万年以前的尼安德特人就有了巫术仪式和信仰。例如，在德拉琴洛赫（瑞典），彼得斯赫尔（德国），雷古

尔杜(法国)等地的属于莫斯特文化的山洞里有许多熊骨埋藏坑,这被认为是猎人巫术的证据(当时穴居的熊是猎人们的主要捕猎对象之一)。一些学者认为,原始人把熊的颅骨和骨骼埋藏起来,希望这有可能使被杀死的动物转生,从而增加这些动物的数目。许多到 19 世纪末叶还保留着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就有埋藏被杀死的动物的骨头和颅骨的仪式,而部落民对这种仪式的解释也恰好和学者们的推测相同。

如果涉及那些在 19—20 世纪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4—1 万年以前)的文化遗址,那么,所有科学家们在实际上都一致认定,这些遗址证实了原始人已有了发达的巫术观念和仪式。1879 年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中发现了一个很深的石洞,名叫阿尔塔米拉洞窟。在这个山洞的石壁和洞顶上,原始社会的艺术家手绘了许多野猪、野牛、鹿和当时人们时常猎获的其他动物。继阿尔塔米拉之后,法国又发现了一个蒙特斯庞山洞,并发掘出三件描绘穴狮雕塑品的遗迹。其中一头狮子的颈部和胸部都明显受过投枪和矛的损伤。这是原始人向这件雕塑投掷武器留下的痕迹。另外两件雕塑已被频繁的击刺毁损殆尽。

在这类文化宝藏中(迄今为止已发现上百处之多),最著名的要数 1940 年发现并轰动一时的拉斯科洞窟了。这个洞窟以其被发现的原始人绘画的量多而丰富名闻遐迩。这些绘画的大部分至今保存完

好,其中有一些构图宏伟,堪称巨制。在山洞的各个洞窟中,以及窟与窟之间的通道里,无论洞壁和洞顶,原始社会的艺术家都绘满了他们在附近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姿式的动物:牝鹿、熊、野猪等等。所有的绘画全是彩绘,画家使用了黑、黄、红三种颜料。在动物的身上,或在它们的旁边,画家加了好些刻纹,以象征空中飞翔的标枪和动物的创伤。许多绘画还有真正的矛和飞标落在其上面留下的痕迹。绘画多得不可胜计,往往一幅盖着另一幅。

为什么原始人要把他们捕猎的动物绘制成这么多的图画呢?只是为了纯美学的目的,以便从创作过程中求得满足吗?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他们进行创作却要选择如此不方便、光线不好、往往是难以攀援的地点——洞穴、偏远的石窟、阴暗的洞中通道呢?为什么在完成了自己的创作之后,他们不去尽情地欣赏,却要妄加毁坏——向其投掷长矛和标枪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参阅对19—20世纪仍保留着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进行民俗学调查的记录。

人们发现,澳大利亚土人在狩猎前要举行一种专门的仪式:在沙地上画一些袋鼠的形象,然后一面跳宗教舞蹈,一面用长矛击刺这些画好的动物。土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心里总是怀着一种祝愿:现在刺中了画中的动物,狩猎时就会击中真正的动物。显而易见,古代的原始人也抱有同样的设想:如果他们描绘受伤的动物,或用长矛刺中动物的形象——图画、

雕塑,那么,这将确保真正狩猎时获得丰收。这里我们援引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的话是十分适宜的:“被欲望激发起来的想象力在拜物教徒的头脑里构造了一种幻觉,似乎‘无感觉的东西’仅仅为了满足他们的任性的要求而可能改变其属性。”原始人举行的是象征野兽死亡和被杀的巫术仪式,于是他们头脑里也产生了一种类似的幻觉。“欲望激发起举行这种仪式者的想象力”,于是把模仿狩猎的动作当成了真正的狩猎,“杀死”动物的巫术仪式变成了实地猎杀野兽。

某些西方学者过去和现在一直从原始人的“特殊的”巫术意识中寻找巫术信仰的真正源泉。他们说,巫术意识是不容许原始人像现代人那样进行逻辑思维的。这种原始思维理论扬言上古人都是神秘论者,说他们的意识主要是趋向神秘的。这种理论是荒诞的。但是,如果说原始人的意识是受制于巫术的,尤其是趋向于神秘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学会建造房屋、编制木筏、缝制衣服、烧制瓦罐、驯养野生动物和发现可食用的植物。石器时代人们的意识,首先是面向实际的,在一定程度上能确切地反映现实。正如列宁指出的:“人不可能生物地附属于环境,如果这样的话,他的感觉就不会给予他关于环境的客观正确的概念。”

原始的巫术信仰的真正根源不应从人们意识的特殊性中寻找,而应从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

会条件中去寻找。这样的生活条件究竟是怎样的呢？人类的原始状况有时被描绘得十分美妙，说什么当时的人们是自然界的宠儿，由自然界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就像收取贡物似的。列宁曾针对这一类的卢梭式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曾把原始时代称作人类的“黄金世纪”）神话写道：“什么原始人获得生活必需品，像收取自然界的自由贡物似的——这是愚蠢的胡诌……在我们之前，什么黄金世纪都没有，原始人被生存的困难，以及与自然作斗争的困难压迫得透不过气来。”

下面的数字十分确凿地说明原始人生存的困难程度和他们严酷的、有时是悲剧性的生存条件：几乎50%的尼安德特人活不到20岁，克罗马努人的平均寿命未达到20岁。妇女和儿童的境况最为悲惨：38%的尼安德特人未到11岁就死了，几乎每一个妇女都不能活到25岁。直立猿人和北京猿人的死亡率还要高：68%的北京猿人活不到14岁。

这些资料是科学家们研究原始人的骸骨时获得的。高度的死亡率常常是频繁的饥饿和狩猎猛兽时受重伤的结果，由于原始生产力不发达，原始生产工艺贫乏低下，这样的情况是合乎规律的，十分自然的。这个时代的人们拥有石、骨、木制成的极简单的劳动工具。它们十分粗糙，不能保证持续的食物来源。上古人的生活资料是通过狩猎、捕鱼、采集得到的。然而，不管原始猎人的技艺如何娴熟，他们也

常常空手而归，而渔人也常捕不到鱼：野兽从森林里消失了，鱼群离开了河流。而植物性食品只有在每年的固定月份才采集得到。

俄国民族学家 Л. Я. 斯顿伯格十分熟悉俄罗斯北极地区民族的日常生活情况。19 世纪末期，这些民族仍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斯顿伯格写道：“一个人必须喂养自己，必须穿衣服，抵御寒冷、风雨、野兽、疾病……他使用……自己的发明——工具……但是……为了与自然作斗争，他的一切天才的发明都是不够用的……一个原始的猎人孤零零地张罗忙碌着，一天复一天地支起自己的精巧的捕兽弩弓。可今天，机灵的野兽一头接一头地撞到他的箭头上，成了他的可靠的猎获物，然而，也许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他甚至好多次来到自己的工具旁边，你看，他似乎苦笑了一下，便空着一双手，没精打采地走开了……有个时候，他把箭头对准野兽，即使天气不好，也能命中，而另个时候，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他也会失手而射不中目标。有个时候，他可能在一天之内捕到好多鱼，够吃许多天的，而另个时候，他可以整整一个月没捕到一尾鱼……一句话，在生存斗争中，他要面对着一位‘机会陛下’，我们常把这称作运气，幸运，等等，这个现象对原始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神秘的……”

原始人的劳苦工作，我们的远古祖先的各种努力，其目的在于保障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资料。可他

们往往付出了辛苦的劳动，结果却一无所获。这在他们的心中引起了一种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和对未来茫然无措的情绪。缺乏确保生产活动取得持续可靠的成果的现实可行的手段，乃是石器时代的人寻求能对自然界产生实际影响的、虚幻的、非理性的手段的主要原因。巫术舞蹈和仪式就是这样的虚幻的、非理性的假想的手段。

原始人类在经济上如此的不发达和软弱，表现出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实际上的无能。这就是产生巫术信仰的社会背景。马克思在其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对超自然物的信仰的社会根源的思想，写道：“被剥削阶级在与剥削阶级的斗争中的软弱无力必然孕育出一种对于阴间的较好的生活的信仰，正如野蛮人与自然的斗争中的软弱无力孕育了对鬼、神、奇迹等的信仰一样。”

原始人深信，通过举行巫术仪式，他们便与超自然力进行了接触，而超自然力能够保佑他们摆脱自然力的肆虐，免遭邪恶势力与不祥物的侵害，能帮助他们达到各种各样的现实目的，而平日他们通过实际可行的手段和方法是达不到这些目的的。每个种族、部落、村社都独立创造了巫术的具体形式，这样便出现了不可胜数的、多种多样的巫术舞蹈和仪式。

学者们如实记述和系统整理了成千上万种存在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民族之中的巫术舞蹈和巫术信仰。

形形色色的巫术

对巫术的程序和仪式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苏联杰出的民族学家和宗教学家 C.A. 托卡列夫在其名著《巫术的本质和起源》中提出来的分类法是巫术仪式的最完善的分类法之一。托卡列夫主张根据复杂程度、巫术动作的倾向、活动的技巧，以及使用的范围和该项活动追求的目的来区分巫术仪式。

根据巫术动作的总的倾向，托卡列夫把巫术分为两类：一类是侵犯性的，或危害性的，一类是自卫性的，或预防性的。如果前一类抱有通过各种手段把巫术力量转加给客体的目的，那么，后一类抱有相反的目的：逃避、祛除有害的巫术的影响，免受其害。

在由这两大类巫术倾向组成的整个巫术中，学者又根据传递巫术力量或防卫巫术力量的技巧的不同而进行分门别类。

危害性的巫术。在这种情况下，传递巫术力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这种超自然力的产生者和携带者与巫术指向的客体进行直接挨近和接触。并且，巫术的携带者也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没有灵魂的物体（邪物，法宝），也可能是人（例如巫师本人）等等。接触的性质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携带邪物，服用巫

术药剂或用巫术药水擦身，接触有魔力的人的手等等。危害性巫术的这种形式被称做接触巫术。

由心理学观点看来，较复杂的巫术是所谓始发性的（只有开始的活动的、传递性的、始发性的）巫术。其本质和上一种巫术并没有什么两样：巫术活动针对巫术的对象本身。然而，由于这个对象是不可企及的，例如距离遥远，因而只能把想要进行的活动开一个头，至于活动本身是怎么结束的，期望中的结果是否出现，那就只能寄望于巫术的力量了。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巫师就有一种专门的巫术器具，他们利用这种器具实施的就是这一类巫术。这是一支削尖的骨棒。棒上缠一根线绳，线绳的一端埋入土中。巫师施法时，把骨棒的尖端对准敌人的方向，同时口里念着咒语。他认为，这样做便可以使得骨棒尖端吸吮被害者体内的血，血沿着线绳流入土中。

以上两种巫术中，巫术力量都直接作用于施法的对象（即使有时距离很远，但作用是相同的）。下面要介绍的两种危害性的巫术则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这些巫术中，超自然力的作用不是直接对准被害的对象，而是对准代表他的物体，只是通过这样的代表物作用于巫术要加害的对象本人。充当代表物的可能是施法的对象身体上某一部分（剪下的头发、指甲、排泄物、痰唾等等），或者只不过是与他接触过的物体（吃剩的食物，衣服碎片，足迹等等）。这一种巫术被称作媒介（通过媒介传播）巫术，其所根据的信念是：

部分代表整体。在另一种情况中，充当代表物，并让超自然力量通过以作用于被害对象的东西是该对象的模型或绘像。许多民族的巫师都模拟敌人的形象，用木头、粘土、蜡等制作一些人像小模型，然后用箭矢刺扎其心脏和头部，认为这样敌人本人也必遭到如此下场。有时不用模型，直接在沙上、地上描绘敌人的形象，然后对其施以法术——箭矢交加，希图以此来伤害敌人。这样的仪式被称作模拟（求同的、交感的、比喻的）巫术，其所根据的信念是相类似的东西可以产生交感。这种巫术还包括模拟盼望发生的事情的迷信活动：如战士和猎人的舞蹈，一些求雨仪式等。

托卡列夫把自卫性的（预防性的）巫术分为两种。

驱邪除灾（护身）巫术。其实质在于希望驱除、吓退有害的力量和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往往随身携带避邪物、护身符、防灾符咒，并且使用各种不同的手势动作，制造各种声响（敲击金属发出叮咚声，燃放爆竹火枪，制造火光烟雾，在空中划避邪圈或避邪线，吐唾沫，扇风）等等。这方面还包括有目的地避免同有害的力量接触、躲避它们（庄严地蒙上头脸，回避不祥地域等等）。

护身巫术的另一种形式是清除想象中的邪气的仪式，邪气可侵入人的住室、牲畜，甚至渗入人的身体等等。清除邪气可通过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宗教

净身仪式、烟熏居室、斋戒、采用避邪草药、放血等等，这种巫术称作清洁巫术。

以上根据巫术活动的技巧和手法，列举了五种基本巫术。除了这种分类法外，巫术还可根据其处理方法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来分类。积极性巫术预先指出，为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应该做什么事。消极性巫术(禁忌)则指出，为了不获致不良后果，应该避免做什么事。爱斯基摩人禁止儿童玩绳索，因为他们担心儿童成长为猎人时，一双手会缠在大鱼叉的绳索里。这就是一种消极性巫术。

至于那些文词上的(口头上的)巫术——诅咒、咒文、符咒等等，那么，按托卡列夫的意见，它实质上不是一种独立的巫术，而仅仅是整个仪式中起伴随作用的一些文词。然而，在常见的情况下，特别在巫术发展的后期，咒语开始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巫术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它成为了一种单独的巫术。

根据巫术使用的范围及其所追求的目的，又可分为许多种类。

原始人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总是如何保证获得生活资料。当时大部分巫术仪式都与人类活动的这一领域有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我们可以认定，经济、渔猎方面的巫术是巫术在历史上的最早形式，因为巫术是作为克服原始人实际上的软弱而产生的。本书已经描述的一些石器时代人们的巫术仪式，其目的就在于确保打猎的丰盛收获。在许多19

世纪依然沿袭原始生活方式的民族中，可以找到民俗学的类似仪式。俄国旅行家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记叙的伊捷尔缅人（住苏联堪察加半岛）的一种风俗，就是这一类的巫术仪式。这是伊捷尔缅人的秋季渔猎节日典礼的一部分，其程序如下：先用一些可食用的草和鱼糅合制成一个鲸鱼模型，然后在手鼓和大鼓的叮叮咚咚声中，参加典礼的全体人员争抢着把模型撕碎并分吃掉。接着又用带甜味的草粘合起来制作一个狼模型，由一名猎人把这个模型用箭射倒，其他人便把模型撕碎分而食之。克拉舍宁尼科夫对这个仪式的含义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这个仪式的目的在于让“他们捕到真正的鲸鱼和狼，他们便能像对待草做的模型一样，分享这些动物的肉”。

这里令人不由地想起北美洲曼丹人（主要住在美国密执安州）的“野牛舞”。这种巫术舞的参加者有的披着毛皮，装扮北美野牛，有的手执武器，装扮猎人。曼丹人相信，这种舞蹈将诱使野牛群走近他们狩猎的范围，并被他们的长矛和弓箭所命中。舞蹈持续几个小时，甚至长达一昼夜。

随着向农耕经济的过渡，举行巫术仪式的目的便变为影响自然力和由土地取得好收成了。例如，特罗布里恩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上的美拉尼西亚人，为了使他们栽种的芋类和薯类作物块茎长得结实粗壮，便把一些形状类似块茎的石头埋在自己的园圃周围，并预先附上咒语。直到上个世纪，俄国农民栽

植甘蓝秧苗的时候，还要用头巾紧紧包裹住自己的头，为的是使叶球长得紧密而有弹性。巫术仪式常常带有使人类的繁殖力转输入土地的目的：许多民族的男女在田野耕作时，脱得一丝不挂，表演色情舞蹈，或在田野中发生性关系。有时，农耕巫术的主要内容是杀人向土地献祭。例如，印第安人的帕乌龙部族有这样的仪式：让一个裸体的年轻妇女站在一个土台上，在土台周围站满手持弓箭的武士。到一定时刻，全体武士举起弓箭向她齐射。然后她的身体被砍成许多块，分别埋在各个地段里，用她的血来灌溉种子。西非的一个部族也有类似的巫术仪式：每年农事以前要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向土地献祭，并把他们的尸体埋在田地里。人们举行这种巫术仪式，乃是希望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力将转输入土地中，确保土地肥沃高产。

对农人来说，干旱、洪水和其他狂暴的自然力造成的天灾都是十分可怕的。正由于这个缘故而产生了无数以影响气候为目的的巫术仪式，这就组成了独自的一类巫术：气象巫术或气候巫术。这方面流行得最广的是求雨仪式。中央澳大利亚的沃贡古鲁部族的求雨巫师是这样举行仪式的：两位“求雨者”轮流在一个木盆里舀巫水洒向四面八方，同时使一束羽毛发出簌簌簌的声音，以模拟雨滴落下的音响。

某些气象巫术用意在于召唤阳光。佛罗里达岛的巫师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仪式。他们把某几种树木

上的树叶和细树枝缠在一根竹竿的尖端，手执竹竿放在火上烘烤，并让树叶着火燃烧，一面对着火口里念咒语，于是巫术咒语传导到火上，又从火转到树叶上。然后把竹竿插在一棵大树的顶端，风把带有魔法的烧焦的树叶吹往四面八方。他们认为这样做了之后，灿烂的阳光就会从云端露出脸来，照耀大地。由于原始人的实际境况和思想意识的不发达性，因此，当时人们的每一项生产过程无一不伴有巫术仪式。这样，巫术信仰便与对自然界的正确观测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然而，由此不应当导致这样的结论：巫术信仰和巫术仪式与知识都是一码事，巫术起着合理的生产和医疗方法的聚光镜的作用。某些西方学者就坚持这种看法。例如，英国文化史学家赖格兰爵士在其《文明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就持有这种观点。书中试图用巫教崇拜的需要来解释一切文明事物的起源。根据作者的意见，犁的发明是人们崇拜男性生殖器的结果，而对月亮的崇拜则诱使人们过渡到畜牧业经济，因为人们察觉到弯弯的月亮与牛羊角十分类似。在赖格兰和另一些西方学者类似的观点看来，无论农业或畜牧业，战争或国家，货币或贸易，艺术或科学，都一概起源于宗教崇拜。这样又与古代神话有什么区别呢？如希腊罗马神话就说，月亮女神狄安娜教会人们狩猎，而海神波塞冬教会人养马。

任何巫术活动的主体都是巫师——专职者，或

者是迷恋巫术、装神弄鬼者。原始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尚没有专职巫师。巫术仪式可由氏族中任一成员执行，这一般是年长者或具有履行必需的巫术程序的经验的人。后来，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人们认为其具有特殊的能力，而这首先是指与超自然的世界及其居民交往的能力。对他们的称呼随不同民族而异——巫师、术士、法师、念咒者等。但是在前阶段社会里，他们的社会职能是相同的：巫术的实践家，其巫术的目的在于使本村社受到超自然力的庇护，以及抵御敌对部族和凶神恶煞的巫术的侵袭。

他们在原始社会的集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对本族人的心灵拥有巨大的权力：他替他们释疑解难，提供咨询。对于有争论的问题，他充当法官的角色。他用咒语治病，求神祷雨，最后还有保护自己的亲属避免邪魔精怪的侵扰。然而，构成他们的威望和权力的基础是什么呢？他们是怎样获得能与阴界交往的超自然人的信誉的呢？下一节我们专门谈这些问题。

原始社会的巫师和术士

恐惧感是原始人世界观的不可分离的特征。著名的旅行家克努德·拉斯莫森是如何听到一个爱斯基摩人阿瓦向他描述其本民族的内心状态的：“我们怕！我们怕恶劣的天气，我们必须同它作斗争，方能

在土地上和大海中寻觅到食物。我们怕待在寒冷的、冰雪砌成的小屋里挨饿。我们怕病魔，每天我们都看见它向自己袭来……我们怕死人以及因被捕捉而打死的野兽的灵魂。我们怕空中和地上的精怪……怕一切我们尚不知道的东西。怕一切自己周围看见的事物，怕神话故事所讲述的内容。”

由于害怕一切和不理解周围发生的事物的真正原因，人开始寄希望于可能驾驭自然现象的超自然力量。一切都在超自然力的控制和掌握之中，世界万物都带有它的无所不包和全能的印记，它统治的痕迹无所不在。在这个无所不在的不可思议的本元的强权面前，人是无法自卫和十分软弱的。于是，他身旁出现了一位保护人——巫师。巫师替人求得善神的庇护，保护他不受恶神的压制和侵扰。

巫师是“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强人。他的威名不是偶然获得的，要对本族人的精神状况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在用“巫术治病”时善于使用“暗示”、授意等心理手段，使患者接受某种信念；往往还有特技表演的技巧。有了以上这些，才能保证他们受到普遍欢迎和信赖。对巫师的特技表演技巧，下文准备较详细地描述。这是一种“巫师艺术”，其中的每一桩、每一件都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无数民俗观察记录都谈到原始的巫师特别注意使用特技表演的艺术手段。比如，著名的俄国民俗学家 B. Γ. 博戈拉兹-塔恩指出，一切原始社会民

族的巫师都能把“引人出神的手段与最冷酷的欺骗非凡地结合在一起”。巫医的现代研究家 B.H. 巴西洛夫在《神的选民》一书中强调说，巫师治病的时候，总要表演一些特技。“巫师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向在场者表明他能够获得神助”。

原始民族的巫师为了证明自己的非凡能力，常常不动嘴唇地说话，模仿各种“神灵”的声音或任何神秘的音响，有时则表演自己能够依靠鬼魂的帮助在绳索和皮条的捆缚之下脱身，有时甚至进行道地的魔术演出。例如，一些物品会神秘地消失，甚至人，包括巫师本人也会倏忽不见了，一眨眼就医好、平复了吓人的伤口，用刀斧斫砍自己和其徒弟等。

这一切都需要极娴熟的技艺和灵巧的手法，因为只要一次障眼法不成功，巫师霎时间暴露出无能的本相，都会导致他彻底失败：对他无所不能的信仰就会消失，他不得不改耍另一套戏法，但耍新戏法也随时有“露馅”和声名扫地的危险。所以原始民族巫师对自己“职业上的”提高和表演技艺的完善均极其注意。巫师职业的秘密被视同遗产，往往口传心授，甚至在专门的巫师“学校”里传授。

一位名叫奎萨利德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曾讲述自己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受培育的经过。该“学校”设在加拿大的一个西北部地区。奎萨利德是位印第安土著，一直不相信巫师和术士的魔力。这样就使他产生了一种想要揭穿和公开他们的骗局的好奇的心愿。

望。于是他便开始和巫师们鬼混。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巫师居然邀他参加他们的小组。在那里面，一切将不向奎萨利德“保密”，他将被当做自己人。奎萨利德没有犹豫，很快就加入其中，研习“巫师学”课程。这是一门十分奇特的混合学问，其中既有表意动作培养，手的灵巧训练，也有日常经验知识的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奎萨利德学会了假装昏厥和神经性的抽搐，哼唱巫师的阴阳怪调；学习了诱使自己呕吐的技术；获得了有关听诊和助产的知识；学会了利用对自己有益的“耳目”——间谍和密探，后者有义务偷听私人的谈话，向巫师密报村里某位乡亲害病的起因和症状。这所巫师学校的“伟大艺术”和“秘密中的秘密”是学会使用藏在巫医嘴角的一束绒毛的方法。巫医在治病过程中，临到一定的时刻，便咬破自己的舌头，或使自己的牙床出血，于是吐出一团血糊糊的东西，并煞有介事地端给患病的印第安人以及在场者观看，指称这就是致病的魔鬼和病痛的根本，全赖他法术高超，终于将其拿获。

这个故事是当时由美国的人种史学家弗朗茨·博亚兹根据奎萨利德的原话记录下来的。弗·博亚兹本人也多次观看过这样的巫师特技表演。北美的巫师们为了维持和加强他们的法力无边的神话，常常采用这样的特技手段。克瓦基伍得部族的巫师最常使用的特技是穿头技。表演人(巫医)首先向这次巫术治病过程的在场者展示一个金属楔子，然后暗

地里把它换成另一个,后者由两部分组成,可用一个木制的弓形物连结起来,而那连结物预先藏在巫师的女助手的浓密的头发里。于是,巫师把假楔子的两截装在女助手的头发里的连结物上,以表明他似乎已用这个武器刺穿了她的头颅。表演得十分逼真,以加强效果,特别是,这时女助手的脸上和嘴里都涌出一股股的鲜血,观众们简直被吓得目瞪口呆,其实,这是由事先藏在头发里和嘴里的盛满血的海豹膀胱中流出来的。除这些戏法外,有时还在“被害者”的头发里藏一双海豹的眼球,在楔子刺入头颅的当儿,那双海豹眼球便滑落在她的眼皮上,结果观众便可能相信,她的眼睛已经由眼窝里被剝出来了。巫术的牺牲者被牵到在场者面前绕行一周,使他们确信她的头真的被楔子洞穿了。楔子随即被取了下来,而魔法家的女助手又好端端地来到观众面前,她神采奕奕,毫发无损,伤口未留下一点痕迹。

在另一种场合,魔法师也可能用一把槎形铲刀劈入女助手的头颅。其实,铲刀上有一个凹口,其形状和大小刚好与女助手的头形相应。在表演之前,用这把假铲刀替换了原来展示的真铲刀。

在原始巫术降神会的各种表演中,最惊心动魄的要数火焰所造成的幻象了。例如,在巫师专为特技表演用的器械中,有一口双层底的箱子,那里面预先藏有一副人的骨骼。巫师的女助手好像钻进了这口箱子,实际上她躲在事先特地挖好的一个洞穴中。

箱子被扔进了熊熊烈火中。由洞穴往火炉的中央有一条通道，参与表演的女助手在通道的一头唱歌。她的歌声直接由火焰中散发出来，给人一种似乎她对烧灼的痛楚全无感觉的印象。一俟箱子完全烧毁，便立即由其中夹出那副人骨，以此向观众证实，那个妇女已经烧死了。巫师把人骨庄严地陈设在一张鹿皮上，而鹿皮的下面就是那条通道的出口。连续四昼夜，巫师都不停地对着人骨唱歌，直到隐约传来被烧死的妇女的声音为止。然后，巫师小心翼翼地用毛皮把人骨盖好，而女助手则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地道爬到了毛皮下面。当巫师在一片鼓声中揭开毛皮时，里面露出来的是那个有血有肉、毫发无损的“被烧死”的妇女。

非洲的巫师也因他们的“幻觉的艺术”而闻名于世。生长于南非的L.格林在其著作《古老非洲最后的秘密》中报道说，在他的青年时代，也就是本世纪初期，他曾接触过黑人的秘密社会，亲眼目睹过黑人巫师的降神场面，其精彩技术不亚于欧洲任何著名的杂技团的演出。例如，巫师把饮料瓶里的水吮吸到口里，接着从口里吐出一打欢蹦乱跳的只有郊外的沼泽里才有的小鱼。在刚果，恩基姆巴部落的巫师揉搓一下鼻子，里面便爬出一长列红得发亮的蚂蚁。在塞内加尔，巫师用大刀割自己的咽喉。

俄国巫师的技艺也是极为灵巧、娴熟和麻利的。A.A.波波夫编纂了一部专供民俗学学者参考的关

于巫医、巫术的文献索引,其中有许多文章涉及不同民族(阿尔泰人、雅库特人、拉普人、奥斯佳克人、吉利亚克人、布里亚特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图瓦人、涅涅茨人等)的巫师和巫医的特技手法。在苏俄的民族学研究著作中也有许多有关巫医的戏法的故事。

例如,楚科奇人都是腹语技术的大师。他们具有不动嘴唇就能说话的技巧,看起来这种声音好像是由腹中或旁边什么地方发出来的。B.Γ. 博戈拉兹-塔恩常常亲眼观察当地巫师行巫术。他指出:“……楚科奇人的腹语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让楚科奇人与文明国度的魔术演员较量一下,楚科奇人肯定会赢。在一次巫师的降神会上,出席者们创造了一个十足的幻境,某些声音时而由帐幔的这端,时而由那端产生出来……在这一类的特技表演中,巫师们常常模拟野兽的嚎叫,鸟类的啁啾,甚至风暴的呼啸。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声音,人家告知我说这是回声。它轻轻地重复周围的一切声响,包括我们说出来的每个词,甚至重复英语或俄语句子。不用说,它说的外国话不完全正确,但那种话的腔调还是十足的,至少这个巫神具有极灵敏的听觉,能迅速抓住陌生语言的音色。我还听见了蝮蛇神、虻蝇神、蚊子神等鸣叫的声音,并且,他们的声音极像这些昆虫平素发出的叫声。”

楚科奇人的巫师降神会是十分单调的(博戈拉

兹-塔恩亲眼见过这样的仪式)，有时长达几个小时。为了补救这个缺点，巫师们必须玩弄各种不同的戏法。神灵常常在外面把内层帐幔的麻布抓得沙沙作响，或在周围跑个不停，东奔西突。它们跺脚顿足的声音，坐在帐幔里的人听得一清二楚。有时来了一位凶神，会把摆在帐幔内地面中央的一块兽皮出人意外地猛然一扯，其用力是如此迅猛，以致摆在兽皮上的东西会一下子飞向四面八方。有时一只不可见的手抓住帐幔的顶端，以一种神奇的力量使它不停地抖动，或者甚至把帐幔略为举起，由外层帐篷朝着它射来一束光亮。有时隐不可见的手向帐幔内投掷雪团、泼洒冷水，甚至投石块、土块，往往击中在场的某人。

堪察加人、雅库特人、吉利亚克人(今称尼夫赫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巫师的拿手好戏是尖刀刺腹。B.M.米哈洛夫斯基在著作《巫术》中描写了这个特技：“巫师右手拿刀，左手拿斧头向没有一点光线的门边走去。他把尖刀对准自己的腹部，用斧头敲击刀柄，直到刀锋没入不见为止。然后，他走到观众跟前，示知尖刀已进入腹内。大家一窝蜂围拢来，要察看个究竟，有人伸手抓住刀柄，用力一拔，拔出来的只有刀柄，而刀刃呢？据巫师说，尚留在腹中，而后来这位玩魔术者又从自己的体内把刀刃变出来了。”玩这个魔术的巫师使用的是一把可以把刀刃收入刀柄之内的特制的尖刀。芬兰的民族学家 M.卡斯特连

是这样叙述西伯利亚巫师的魔术的：“巫师端坐在一张晾干的鹿皮上，鹿皮铺在地面中央。他请在场的人把他的手脚都捆绑住。帐幕的入口和窗眼都严密地关上，巫师开始召唤供他驱使的鬼神。突然，在漆黑的空中，出现了鬼神降临的奇迹。由帐幕的里里外外，由不同的方向，传来了种种声音。在干燥的鹿皮上，发出均匀的喀嚓声和鼓声。室内有熊的吼叫声，蛇发出的咝咝声，松鼠的跳跃声。终于四处又重归于寂静，在场者焦急地等待着结果。过了几分钟，只见巫师轻松自在、毫无束缚地由外面走进帐幕。大家都深信在帐幕内发出吼声、咝咝声和跳跃声的正是鬼神，是鬼神解脱了巫师身上的绳索，用神秘的方法把他引到了帐幕的外面。”

依靠这一类特技和魔术的帮助，原始民族的巫师在本族人那儿获得了法力无边、神通广大的声誉。他们被认为是神的选民。巫术是作为一种幻觉的手段而产生的，借以补偿上古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软弱无力，并且充当了人们生产活动的代用品。同时，它还是一部分人的社会特权的来源。这些人在原始社会的集体中，垄断了与超自然世界交往的中介人的角色。

产生于人类原始社会时代的巫术，在漫长的数千年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它的一个发达形式就是神秘学（通灵术）。

神秘学（原是拉丁文occultus——隐秘的、深

藏内心的)乃是一种学说的泛称,其“理论”根据是在人身上和宇宙中有一些十分奇特的(有魔力的,超自然本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对凡人来说,是不可达到的,但对那些通过了特别的入门仪式和修炼的“圣者”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作为神秘学的组成部分的是一些同样“神秘”的科学,诸如占星术,占卜或看相(手相术,面相术等),招魂术,赫耳墨特医学(赫耳墨特源自传说中的通灵术创始人的名字——护法魔神赫耳墨斯, *Hermes Trismegistus*, 他的形象是埃及的智慧之神托特和希腊传说中神的智慧的使者赫耳墨斯的形象的结合)等等。神秘学的历史可上溯到希腊罗马时代晚期,在1至4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出版了大量神秘学书籍,被称作赫耳墨特书。神秘学经过相当曲折的变化,流传到当代,在西方国家又找到大批信徒。

原始民族巫术的“原则”和“定律”构成了神秘学的基础。“神秘学学者只是使上古时代的巫术观念系统化了。这种观念是以一种错觉的原则为基础的:部分代表整体(媒介巫术),相类似的东西可以产生交感(模拟巫术)”。研究巫术的历史,以及其最古老的原始形式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许多神秘科学的起源和本质(关于神秘学本书后面还要详谈)。

巫术史摘录,或关于奇迹的故事

本章意在介绍过去时代某些人的魔法妖术和奇闻异事,传说中常把这样的人称为大巫术师和大魔法师。本章也并不冀图在这一章里撰写全面的巫术史,而是有另外的目的:用巫术史的某一时刻作为例子,以显示制造奇迹的“机制”,揭露古代、近代和现代巫师的秘密,揭示他们敬奉的神灵的本来面目,说明是什么促使这些东西兴旺发达起来的。本章开首的一页想向读者讲述古代多神教的神殿中祭司创“奇迹”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古埃及的祭司的确享有赫赫盛名。

埃及祭司的秘密

19 世纪的西欧,许多人对古埃及祭司的无边的法力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是与当时出版的一系列神秘学著作分不开的。这些书都说人类远古的祖先具有非凡的法力。在法国神秘论者萨尔维特的《神秘

学》、法国通灵术士博斯克的《伊西达^①的真面目》和许多其它著作中，都以斑斓的笔调，绘声绘影地叙说埃及寺庙中的僧侣怎样具有超出自然法则的知识和非凡的本领。延及 20 世纪，这些书的影响依然不减，并且还出现了好些类似的著作，标上醒目的书名：《科学之谜》、《法老的神秘学》等等。书的作者们都一口咬定尼罗河畔的祭司通晓宇宙的秘密法则，因而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奇迹。

在这些著作中，英国通灵术士 A. 肯农的《命运的影子，因果报应的力量》以下列方式解释古代巫术的起源：所谓巫术，就是指懂得和掌握协调世间万物的规律。在大西岛时代^②人们天生就有一种驾驭自然力量的本领，懂得协调世间万物，点石成金，这是个名副其实的的黄金世纪。在一场悲剧性的灾变后，这块大陆沉没了，曾在这块大陆上繁荣昌盛的伟大文明也消失了，但某些杰出的大西岛人士凭借自己非凡的法力得免遭上帝的愤怒降下的灾祸，逃到了当时尚处于蛮荒时期的毗邻的国度。他们在那儿安家立业，并把自己的非凡的本领传授给一些有身份的当地人，他们就这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伟大的巫术不致于湮没失传。他们落脚的国家中有一个就是埃及。承蒙大西岛人巫术之赐，这个国家很快

① 伊西达是古埃及神话中管理天、地、黄泉三界的女神。——译注

② 大西岛是古希腊传说中大西洋的大岛，后因地震沉没。——译注

就成了上古的强国。埃及的祭司是伟大的大西岛人的徒弟。他们在自己的寺庙中设坛作法，显示了巫术的无比神威。

肯农的研习通灵术的同行和同国人，一位叫爱德华·费尔斯蒂克的学者在英国《奥秘》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其观点较之肯农更令人咋舌。该文历数了埃及人依靠巫术之助所创下的“业绩”和“发明”。

第一大发明是“电视”，当然，这不是电子技术基础上的发明，依靠的主要是巫术。埃及人由平静的水面上可见到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景象。巫术能使纯净的清澈见底的水面产生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栩栩如生的图景。

第二是能够把自己的形象以星灵^①的形式投射到任何距离的地方，以便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及时知道自己的信息。

第三是能够在各个地点，甚至通衢大街上突然出现或突然消失。日后耶稣基督就使用过这样的巫术。当人们威胁着要用石块砸死他的时候，他倏忽不见了。

第四是能使远距离的敌人蒙受各种损失。上古时代，埃及军队之所以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就是这个原因。

第五是凭虚升腾、腾云驾雾的能力，也就是不凭

① “星灵”是通灵学用语，指透明液组成的身体，与肉身有别。
——译注

借任何工具即可升到空中。埃及的巍峨的金字塔的建筑成功,靠的就是这种凭虚升腾的能力。

第六是与别的星球的联络手段。其主要的手段是靠灵魂离开肉体。这按一般人看来是死亡,但从另一种尺度来看是继续活着,这时便可按着魔法师的意旨进行宇宙旅行。

传统认为,古埃及祭司掌握了宇宙的“智慧”,因而具有超出自然法则的本领。这种情况直到古希腊兴起的时代依然历久不衰。来埃及旅游的古希腊人都亲眼目睹无数由僧侣们运用巫术创造的“奇迹”。古雅典人和古米利都^①人要洞彻了解其中奥秘是困难的。我们不妨暂时倒退到几千年以前,设想自己处于古希腊人的地位,再看看周围世界的情景。

“您瞧,在巍峨的庙宇的幽暗的殿堂中,聚集着一群信徒。正在为俄西里斯神举行晚祷。冥冥中可听到一些神秘的声响,传来了天国的音乐声。空气中充满令人眩晕的香气。高级祭司终于露面了。他手持一个火把,火把发出若明若暗的光芒。大祭司在圣殿后壁前面不远的地方站定,口里念念有词,祈求大神降临庙宇。祭司念到咒语的最后一个词时,高举起持火把的手,似乎偶然触及了墙壁。刹那间,奇迹发生了:俄西里斯神像在黑暗中全身通亮,金光闪闪,令人睁不开眼……”

埃及神庙以其历史悠久和奇迹众多闻名于世。

① 米利都——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城邦。——译注

这真该感谢其僧侣的精湛的巫术。时至今日，在尼罗河畔由岩石中凿出的阿布辛拜勒神庙里，依然每年要二度（10月19日和2月21日）庆祝伟大的事件——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太阳神的生日以及其践位的周年纪念日^①。在这样的日子里，信徒们聚集在寺庙中供奉太阳神拉美西斯的神殿里，仰观拉美西斯神像突然闪闪发光的奇迹。

在亚历山大的神庙里，天神有时会俯允祭司们的祈求，居然在靠近祭坛的墙壁上露出真容。在埃及其他各地的神庙里，也常常产生超出自然法则的类似奇迹：每当天空中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地在震颤、地板扎扎作响之际，天神们会身着金光灿烂的法衣，头戴光芒四射的冠冕降临庙内；他们自己会推门而入；庙内的诸神祇塑像也会随之活动起来，自动朝向俯拜的信徒，为怜惜信徒而哭泣；祭坛的圣火也会自动燃烧起来；不知何故，由某处传来神秘的呼叫声、天堂的音乐等等。

埃及的老百姓，还有来埃及观光旅游的古希腊人，都不懂这些奇迹的本质，因而认为这是祭司们具有非凡本领和法力无边的表现。希腊人对古埃及祭司们的神奇法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赞美称颂之词在许多古希腊的历史、地理甚至哲学著作中均

① 阿布辛拜勒神庙是公元13世纪凿成的古埃及石庙，庙前有4座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形雕像，每座高20米。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前1251），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译注

可找到。当今的神秘学专家们发现这些古代的资料后,如获至宝,从中大量摘引描绘埃及人的“奇迹”的段落,认为这是历史的见证,证明古人由于通晓宇宙的神秘规律,因而对世界万物和鬼神具有超出自然法则的主宰力量。可与此同时,这些神秘学著作的作者们忘记了向读者介绍一个事实:早在19世纪中叶,许多科学家就揭露了古埃及的祭司兼魔术师虚构的奇迹。

例如,俄国科学家M.C.霍京斯基当时就写了一本关于祭司的“奇迹”的书,书名为《关于黑暗中的物体、魔法、自然巫术、感情上的愚弄、迷信、变戏法的故事》。作者在书中写道:“历史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证明,古代世界的邪教祭司们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愚弄系统。这对耽于迷信的民众来说是很有作用的。祭司们依靠这套系统谋取利益,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霍京斯基指出:“自然巫术的对象是极广泛的,因为古代社会的生活与邪教祭司的神秘活动和影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者说,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普遍无知所造成的迷信是不可分的。这正好对少数懂得一些物理定律的人有利。民众对这种科学定律是茫然而无知的。巫术的一切秘密都可归结为少数几个机械学、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过程。”

霍京斯基得到了其他科学家的支持。1923年,正当法国人迷恋于T.莫尔神父的通灵术著作《科学的

谜》和《法老的神秘学》的时候，巴黎的化学科学家皮尔·皮奥布租赁了一家剧院，把它装饰得像一所埃及神庙。他贴出了招徕巴黎公众的海报：“祭司的巫术奇迹。埃及神庙的秘密！”这位科学家及其实验助手穿着祭司的长袍走上舞台。皮尔·皮奥布对观众们说：

——“近日来，古埃及的奇妙科学成了巴黎人的热门话题。现在我想向大家证实的是，在埃及神庙僧侣的知识和法术里，没有任何超越自然法则的东西。为了这，我将重演古代祭司的那些奇迹，某些动机不纯的著作家正在用这样的奇迹冒充一门神秘的科学。”

在表演古埃及神庙巫术的假奇迹之前，皮奥布就埃及人的化学知识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大家从他的话中获悉，埃及祭司们曾掌握了制取一系列化学物质的秘术。他们就是依靠这些物质创造“奇迹”的。例如，他们知道创造不怕烧的混合剂的方法。他们还会通过加入砷及其他元素的方法，炼出外表极像金、银的合金铜。他们常常把新发现的化合物奉献给神。例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化合物氨，其外文译音是阿摩尼亚，就是以古埃及神话中的阿蒙神命名的。埃及的祭司和匠师们制造出来的颜料色泽鲜艳，历数千年不会褪色。他们还发现了把尸体制成木乃伊的秘密：“木乃伊”这个词源自一种专门的化学物质“mum”的名称。埃及人把这种物质填入尸体之

中，代替被取出的内脏。

皮奥布把埃及祭司们的化学知识的自然本质告诉观众们后，便转入“奇迹”表演，在讲通灵术的故事书中，曾把这样的“奇迹”吹得天花乱坠。例如，古代有一种超出自然法则的事物：古埃及人每逢新月节，要杀人向阿蒙神献祭，可牺牲者总是乖乖地伸颈就戮，不发出一点呻吟声或哀告声。皮奥布当场表演了这种“奇迹”。当然，用来做试验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羊。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位学者亲手宰杀了和肢解了这头活羊，其间羊既没有进行任何微小的反抗，也没有发出任何微弱的叫声。事毕，皮奥布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他趁观众不注意的当儿，给羊喂了一块糖。这是一块浸透了箭毒（异氰酸）毒汁的糖，羊服用后，神经立既处于麻痹状态。寺庙僧侣们掌握了这个“秘密”，便导演了“无痛苦牺牲”的把戏。

大家知道，石灰和硫化合生成多价的硫化钙。如果将浸透这种物质的物体放到太阳下曝晒，让其吸足太阳光，然后移入黑暗地点，这时这个物体会自己发光。埃及的阿斯旺附近遍布丰富的石灰矿，硫矿也为数不少。祭司们就地取材，通过简单的化学反应，就可制作出自动发光的奇迹来。每逢盛大的节日，在圣殿的闪闪发光的墙壁上，会显露出神祇们的巨大身影。

皮奥布演示了这种祭司“奇迹”。舞台深处有一堵墙，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剧场里火光熊熊，火焰

几乎和舞台一般高。浓烟滚滚而上，全剧场很快为烟雾所缭绕。场内灯光霎时熄灭，一片漆黑，同时舞台的那堵墙变成了淡绿色，并衬托出一个轮廓鲜明的人的黑影。原来，那堵墙事先用硝酸盐、硫化锑的混合物处理过。在皮奥布配制的特殊的合成物的作用下，硫化锑发出浅红色的微光，而硝酸银则发出耀眼的绿色。蓝色的火焰和白色的浓烟是学者的助手在靠近舞台的地面上撒了一层自动燃烧的粉末的结果。然后，助手在黑暗中施放五彩焰火，在焰火的照耀下，涂了混合物的墙壁自动发光。与此同时，墙上未涂混合物的地方依然呈黑色。这块黑斑是模仿一个人的影子制作的，祭司们则说这是神的身影。

还有许多其他的召引神仙降临的方法。只须事先在圣殿的墙壁上用沥青油或别的可燃物涂画一幅神像，然后让这个地方挤满朝拜的信徒。大殿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唯独祭司手上有一个熠熠发光的火把。祭司口里念动真言，并做一些其他的巫术动作，最后高举起火把，仿佛无意之中触及了墙壁。于是，在这刹那间，神殿中出现了一尊火红色的神像。例如，祭司们就是这样召引俄西里斯神在其忌辰和复活的日子下凡的，这在上文中已经提及。

祭司们为了创造天神的幻影，还广泛使用光学器具。他们用这样的器具把预先绘成或雕塑好的神像投射到神殿的墙壁上。古代十分著名的亚历山大的神庙就以这样的幻影赢得了无上的威望。在祭坛

附近的墙壁上，最初出现了一块不大的彩斑，然后它渐渐变大和变清晰，最后变成了一尊神像。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肤浅的戏法。只需要一个照亮图像的光源，并把图像放在一块巨大的反射镜前就成了。这一切都隐藏在祭坛后面，并从那儿向最近的墙壁投影。实际上，这是历史上首次发明的幻灯，而在不久以前孩子们还把它当作玩具呢。许多其他的神庙“奇迹”也都是建立在光学特技的基础上的。

皮奥布还导演了一个古代僧侣的巧妙发明。剧场的灯又重归熄灭，这位科学家召唤一些女舞蹈演员走上舞台。她们旋转着身子，跳起缓慢而庄重的舞蹈。幽暗中她们的身影却一清二楚，因为她们的衣服上闪烁着一种奇怪的光芒。可是，在舞蹈中，这些舞女们，时而这个，时而那个，轮番地消失和重现，有时甚至她们全体都消失了，尽管她们的声音和脚步声依旧可闻。这个现象的奥秘在于，这些装扮成古埃及人的舞女的束腰紧身衣上覆盖着一层溶液，其成分主要是些在黑暗中能自动发光的微生物。这就是她们跳舞时衣服上闪闪发光的缘故。可是，碳酸气能抑制和杀灭这些微生物，皮奥布把一些盛这种气体的容器隐藏在舞台上观众不易觉察的地方，于是，当舞女们走近这个地方时，她们的形体便突然消失了。尼罗河谷地的潮湿的空气中经常充满这样的微生物，僧侣们了解它们的特性，便创造了这种有名的特技，其名称叫“隐身幽灵环舞”。

古代的祭司们为了创造“奇迹”，把各种各样的不同领域的知识都应用上了。上文提到的阿布辛拜勒神庙里祈求太阳神降临的“奇迹”，乃是在开凿建造这座神庙时，祭司建筑师的天文学计算的结果。这座神庙的设计是如此精密，以至于一年两度，10月19日和2月21日，由尼罗河对岸的山后升起的太阳的第一道光线，一秒不差地刚好透入这座地下神庙的一个专门设计的孔洞中，并直射在太阳神拉美西斯的石像上，使它一下子变得光芒四射，明亮非常。

为了使信徒们更加相信这些奇迹，埃及的僧侣们还广泛使用了机械的幻觉艺术。埃及的神灵，确切地说是其机械的模拟物，会举手、点火、开关门户等等。神殿中还安装了一些机械鸟和机械蛇，可以发出鸣叫声和咝咝声。早在公元1世纪，希腊学者亚历山大的海伦就了解这些幻觉魔术的奥秘。他是这样描述其中的一种魔术的：在礼拜神灵的日子里，每当祭坛上的圣火熊熊燃起的时刻，寺庙的大门便自动打开了。这常常被说成是超自然的力量的显灵。实际上，这是因为在祭坛的支脚内安装了一个气动室，气动室经由导管与寺庙地下的一个盛满水的封闭锅相连。随着气动室内的空气由于圣火热度的影响而膨胀并对锅里的水产生压力，水便流到一个特设的桶里，桶附在一个简单的滑轮系统上，每当桶里的水注满时，桶因承受了注入其中的液体的重量而使庙门打开。

在古代印度、巴比伦、中国的神庙里，也常安装有精密的机关和魔幻装置。其中以印度的魔幻建筑最为驰名。比如，在卡纳塔克邦哈姆普城的毗陀罗神庙内，有 56 根花岗岩的圆柱，支撑着一个石头砌的屋顶，却没有外墙。这处地方叫女王殿，人们只要用手或某种轻柔的物体敲一下石柱，这些石柱就会发出各种音乐声，有时像铃鼓、大鼓的咚咚声，有时像管弦乐器的美妙音响。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埃洛尔村^①的岩石凿成的大雄神庙里，还有在泰米尔纳德邦马杜赖城的宏伟的湿婆庙内，都有能产生音乐声的石柱。特别是湿婆神庙，游人如想听见音乐声，实在用不着敲打石柱，只需把手掌抚弄一下石柱就够了。

古代的巴比伦，有几处稀有的神殿，信徒们来此朝拜最高的神明，当神像举起或垂下双手时，就表示对信徒不予祝福，这时，祭司们在位于一旁的祭坛上点起了熊熊的圣火。信徒们敬献的牺牲愈丰富，祭司们就愈加慷慨地往火里浇油。火焰燃烧得愈炽烈，神明则愈加显得关心信徒，愈加急促和频繁地向他们挥手。这个戏法的原理并不复杂。祭坛的上方支着一个普通的密封的装开水的汽锅，一根隐蔽的小管把汽锅与一个埋在神殿地下的活塞汽缸连通。蒸汽由小管进入汽缸，使活塞运动起来，而活塞则使得装在金属神像内部的机械装置的杠杆来回运动。汽锅

① 埃洛尔为奥兰加巴德附近一村庄，有 34 座凿于岩石上的神庙。——译注

里的水则靠着祭坛上火焰的热量而不断沸腾气化。

古代神庙中聪明的祭司们甚至能够设计自动装置。这种装置会吞下金属硬币，随即倒出一杯圣水。还有另一种自动装置，是为那些除了饮圣水之外，还想饮一点更可口的东西的人设计的。这种装置在收下硬币后，会倒出各种不同的酒类饮料。制成这一类的自动装置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现代人曾在费尔岛上发现了当时的遗物。可在古代，这样的自动装置曾被普遍采用。例如，普林尼^①描写过的希腊安德罗斯岛上的喷水器在当时是遐迩闻名的，从中可以交替喷出水 and 酒来。古罗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喷水器，当奥古斯都皇帝远征西西里归来举行凯旅游行的时候，这个喷水器突然不再喷水，开始喷油。在欧几里得的著作中提到过三个供奉巴克科斯神（罗马酒神，即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的石瓮，逢上这个神的节日，它们会自动装满葡萄酒，无论人们怎样去舀酒喝，可总不能舀干它。

古埃及祭司以及他们在古代巴比伦、中国、印度、希腊和罗马的同行就是这样凭借着纯粹的自然知识，而加深群众对他们的超自然威力的迷信的。他们为神庙赢得了声誉，给自己谋得了钱财。

对古埃及祭司全知全能和法力无边的回忆，使日后许多冒险家和继承者们代代相传，香烟不断，难

① 普林尼(公元23—79年)，古罗马作家，所著《博物志》是一部关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的书籍。——译注

以尽述。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要数卡利奥斯特罗伯爵了。

伟大的科普特人^①及其他

卡利奥斯特罗伯爵在不计其数的冒险家中之所以位列榜首,古今驰名,是因为他的魔术规模宏大,手法娴熟精练,而他本人又寡廉鲜耻所致。我们这篇关于这位西西里的大魔术师的“辉煌事迹”的传奇不妨由他初次在法国露面,气度非凡地驱车抵达斯特拉斯堡时写起。

这件事发生在 1780 年 9 月 15 日。一大清早就有大批群众在恭候他。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伟大的巫术家和魔法师卡利奥斯特罗伯爵。关于伯爵的身世有种种极不相同的传说。人们说他的足迹遍及天下,经历奇异非凡,还说他在各地获得了无以数计的珍宝,能点石成金等。按一部分人的意见,他是一个圣徒和受命于天的先知,仁慈的上帝恩准他下凡给世人创造奇迹。按另一部分人的意见,他是一位学富五车、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大学问家,故而能够创造这么多的奇迹。照第三部分人的说法,他是魔鬼的仆人,邪恶势力的代表,是撒旦派来世间兴风作浪的妖人。

① 科普特人是对信仰基督教的埃及人的称呼,这里泛指冒充埃及巫师的西方人,有讽刺意味。——译注

正当这样的传言一传十、十传百的时候，这个万众翘首以待的人物，在数不清的身着镶金银边饰的豪华制服的侍从和仆役的簇拥下到达了科隆桥。那种不可一世的气派只有皇家才能比拟。敞篷马车上与他并排而坐的是他的夫人洛琳·西亚·费利·齐安娜，全身珠光宝气，青春焕发，美若天仙。

卡利奥斯特罗莅临阿尔萨斯州的首府是一次凯旋式。即使桥上发生的一次小小的事故也破坏不了这种隆重的凯旋气氛。当时谁也没察觉到卡利奥斯特罗的惊慌失措。眼看一件令他难堪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正当行列走上科隆桥的时候，人群中传出一声吼叫，一个老头几乎正对着车辕上的马匹冲来。他制住了马车，大声喊道：“这是他，抓住他！”老头愤怒地扑向卡利奥斯特罗，义正辞严地说：“我认识你。我的60盎司金子在哪儿？我的60盎司金子，我那60盎司金子呢？”

卡利奥斯特罗顿时面色苍白，惊慌失措，汗珠由他的前额渗出来，但谁也没注意到这些。伯爵的失态是瞬时的，即使这是一次强烈的震荡，他也能迅速掌握好自己，他立即向下人发话：把这个鬼迷了心窍的疯子给我赶开。卡利奥斯特罗的威望是如此崇高，凛然不可犯的外表是如此令人慑服，于是，人们立即抓住这个老头，拳脚交加，将其驱向路旁。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卡利奥斯特罗光荣莅临这

个欢呼雀跃的城市了。

快乐的喊声，祝福声，当然还有夹杂其中的诅咒声，伴随着这个伯爵抵达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豪华的公馆，就在当天晚上这位伟大的巫师在此表演了自己的奇迹。

斯特拉斯堡的上层社会接见卡利奥斯特罗的大厅布置得豪华而阴森。角落里有一个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它所反射的光线十分耀眼。四壁上都挂着黑色的丝绸。这个地方用来照明的是许多插在笨重的银制的枝形烛台上的蜡烛，烛台有一定的摆法，意在表示巫术的套数和象征，桌子蒙上黑色的桌布，其上用金线绣满咒语和巫术标志。桌上摆着白色的人头骨，埃及神祇的塑像，盛有巫水的容器，而桌子的中央则是一个神奇的玻璃球，装满晶莹剔透的水。

卡利奥斯特罗本人穿着大科普特人的服装，这是一种黑色的丝织衣服，上面绣着红色的象形文字。伯爵头上是埃及人的头饰。这样的头饰由几块头巾组成，头巾打个摺，裹住他的头，然后垂到两肩上。这些头巾都用金线织的缎子做成。他额上有一个勒住头巾的头箍，其上面镶满了宝石。他胸前呈十字形束着碧绿色的绶带，上面布满由金属雕成的神虫图像和五颜六色的字母。他腰上用红丝线系着一把宽刃的骑士宝剑，剑柄呈十字形。

伯爵开始的表演并不复杂：他在地板上画了一个“魔术圈”——这个圆圈发出神秘的绿光，他当着

十分惊诧的观众的面，把一些钻石由小变大，把亚麻制成的口袋布变成贵重的布匹。他打开盛巫水的容器，把一根巨大铁钉交给一大群也像铁钉一样呆立着的观众传观，然后把铁钉的一半浸在巫水里，念了数十句咒语后，取了出来。铁钉浸入水中的部分变成了黄金。观众直到把钉子放在手里观赏一会儿后，才相信这是事实。除了这些之外，卡利奥斯特罗还把烧掉了的和撕碎了的信恢复原状，猜纸牌，念出密封在信封里的观众写的纸条上的文字等等。

这一场巫术表演继续了几个小时。其最后的戏法是操纵一个魔术球。卡利奥斯特罗用在场者不明白的语言念了一些巫术的咒语；等待他助手的灵魂“钻入”这个充满水的玻璃球后，水立刻变浑浊了。卡利奥斯特罗把一个女预言家——他的妻子洛琳西娅带到球的跟前。她屈身跪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容器中浑浊的水，她使出了全身的解数，终于含混而不连贯地把在其中看到的東西报告出来。她似乎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讲的全是此刻发生在伦敦、彼得堡、维也纳和罗马的事情。然后厅内的灯熄了，球开始由内部发光，观众可看到球内隐约出现一些人像、象形文字等等。最后球也黯然无光了。

“现在请大家互相手拉手！”卡利奥斯特罗命令道。“你们马上会认识宇宙的 真正奥秘。可大家要小心啊！”

仿佛要保护厅内来宾们免遭某种不可思议的危

险，伯爵吩咐观众中两个坐得最远的人一只手举起耶稣受难像，一只手拉着邻座的手。这个时刻所有的人身上同时产生了一种类似尖针刺扎的感觉和奇怪的战栗。挂在桌上的镜子立刻闪耀起来。镜子内出现了一些人的影像。来宾们觉得镜中人和魔法师此刻召唤的那些人十分相像。临了，桌子和镜子都为一片白色的烟雾所笼罩。在烟雾的背景上，显露出一个动作的人的形像。突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一片漆黑。当灯光复燃时，一切幻像都消失了。魔术表演正式结束。

各种目睹的景象都使来宾们激动不已，心跳个不止。巫术表演一结束，他们便默默地各自归家。这时他们心中深信今天自己观赏了真正的奇迹，而卡利奥斯特罗真不愧是个伟大的巫术师和魔法家。伯爵在斯特拉斯堡差不多居住了三年时光。当地的贵族界、司法界和宗教界的头面人物都争相与他交往，对他礼遇甚隆，待如上宾。在这些人当中，这位巫术师觅到了一个亲密知己——红衣主教德·罗昂。

可是卡利奥斯特罗也遇到了对手。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系调查了伯爵医治过的病人，查明伯爵“常常用许多人的生命来开玩笑”，也就是说，用魔术表演来为他们治病。伯爵出卖一种神奇的巫术药水，名曰“尤皮特的胡须”^①，吹嘘说这种药是用点金

① 尤皮特——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神。——译注

石^①制成的，服了它就可青春永驻，长生不老。可该医学系的化验表明，这种药是由几种最常见的有机物溶解在普通河水中制成的。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直言伯爵蒙骗头脑简单的人们的罪过了。越来越多的听众聚集在那个老头周围，听他讲述他是怎样几乎使得卡利奥斯特罗的凯旋入城式砸了锅的。伯爵把红衣主教和城防司令（他的才干的重要景仰者）当作保护伞。然而，过了一段时日后，为了躲避对手们的令人讨厌的危险的跟踪，卡利奥斯特罗束装上路了，他先去波尔多，然后到里昂。1785年1月30日，他到了巴黎。

什么原因使得卡利奥斯特罗在法国的各城市中辗转流浪呢？他本人在回忆录中含沙射影地谈到了某些人对他的迫害，以及一些丧失理智的人们向他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因而使他十分烦恼。显而易见，这些人当中肯定有那个我们已经熟识的曾在科隆桥上露面的老者，此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决不罢休，因而对乘机溜走的伟大的科普特人穷追不舍。

卡利奥斯特罗到巴黎后，在该城的一个贵族区，圣克洛德街的一所豪华公馆里安下身来。他重操旧业，扮演大魔法师、大巫师的角色。他的名声大振，任何人都想亲眼目睹卡利奥斯特罗的奇迹。那些无缘目睹的人（要想瞻仰伯爵的丰姿，门票要花100

① 点金石（哲人石）是中世纪炼金术士认为可以点铁成金，祛除百病的石头。——译注

个金路易)也都津津有味地聆听着关于他的奇闻。法王路易十六本人下了一道谕旨,谁如果胆敢冒犯和侮辱卡利奥斯特罗伯爵,将视同侮辱国王陛下本人,将处以重罚。

这时,卡利奥斯特罗隆重宣布自己是埃及共济会新巫术公会的创始人,并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会上通过法兰西的一些显赫人物为该会的会员,而卡利奥斯特罗本人则被授予该会的大科普特人的称号。他开始宣传这个新的共济会流派的信条。

卡利奥斯特罗试图巩固自己在法国的地位,决定以自己的“艺术”和“才干”为自己的主子——法国社会的上层服务。于是这位巫师宣布说,他要举办一次神秘的晚宴,邀请六位重要人物赴宴。这些人物都是由阴间来的已死去的人,也就是鬼魂。晚宴摆设在圣克洛德街,卡利奥斯特罗的公馆里。

夜半时分,一切都准备就绪,在极尽奢华的大厅里摆上了待客的圆桌。仆役们把丰盛的美味佳肴端上来后,立刻被责令退下,并被威胁说,如果他们胆敢不听召唤就推门而入,必然有生命危险。厅内的蜡烛全熄灭了,伟大的科普特人卡利奥斯特罗伯爵开始了自己的神秘活动。法兰西的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阴魂来到了宴会厅。这些人生前写下的向往自由的著作在当时的法国乃是家喻户晓的书籍……

在全巴黎,然后在全法国,人们都在传说着这样的怪事。卡利奥斯特罗借神力之助把那些百科全书

派的启蒙主义者的幽灵召唤到了阳间。这些人生前大力揭露君主专制和宗教迷信的罪恶，在民众中甚有威望，可现在他们的阴魂都矢口否认自己在尘世的悖逆言行。由阴间应召而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幽灵仿佛说道：“人们总把我当成是学者，其实我不是；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的记忆提醒我说，我从未读过什么书，我从这里剽窃一点，那里抄袭一段，拼拼凑凑，勉强成书。因此，我的著作中缺乏有机的联系，50年后人们将忘记这些拙作。人们归到我名下的那部百科全书其实不是我的成果，编辑的作用在于把现有的资料编排有序。在百科全书事业中出力最大的是目录的编排者。”

伏尔泰是法国另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生前曾不调和地揭露君主政体和它的披着世俗的或教会的外衣的仆从。可是这时他的阴魂却仿佛说道：“我曾十分赞赏百科全书派的著作，因为我认为这些书正好体现了我的哲学观点。现在我对自己的哲学有了清楚的认识。这是一种谬误的学说。现在我见到了许多新颖而奇异的事物，以致我从前的见解彻底崩溃了。”其他几位法兰西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灵魂都在卡利奥斯特罗的帮助下以类似的方式诅咒自己无宗教信仰的过去，忏悔自己反对教会和君权的罪行，否认自己的观点和著作。

这样，“隶属于”卡利奥斯特罗的魔力，就开始为那些向其主人慷慨施舍的人们的信仰和真理服

务了……

然而，这位大科普特人到了晚上往往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以入寐。他心中十分不安，老是记起那个老头，就是当他莅临斯特拉斯堡的那天，朝着他不要命地冲了过来的那个老头，后来又跟踪他不放。无论在波尔多或里昂，这个老头都尾随着他。老头会不会在巴黎出现呢？他的那些至今还在信誓旦旦表示忠诚不渝的庇护人会救助他这个大科普特人吗？一旦他们知道了卡利奥斯特罗的暗黑发霉的老底，他们会抛弃他吗？

然而这位老头是谁呢？1780年9月15日发生在斯特拉斯堡科隆桥上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天，这个骗子手遇见的是一位曾受过他蒙骗的人，真是冤家路窄，阔别20年以后又相见了，并且，他们一见面就彼此认出了对方。然而，要彻底阐明这件事的真相，我们应把笔锋转向卡利奥斯特罗的青年时代，追述他早年的历史。他一直把这些对外人讳莫如深。

1743年6月8日卡利奥斯特罗出生在意大利巴勒莫城的一个贫苦的人家里，取名朱塞比·巴尔萨莫。他从小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喜欢海阔天空地奇思异想，同时又诡计多端，招摇撞骗。他在巴勒莫到处散布一种传说，说自己出身于显贵名门。他母亲是位小亚细亚的公主。他还常常对人说，人可以与彼岸世界的力量交往，而他自己就有这种能力。

城中许多人都传说年轻的朱塞比似乎经常与天使交往，天使们向他洩露了许多天机。

这时候，在巴勒莫住着一个绰号马拉诺的金匠。这是个吝啬鬼、高利贷者和笃信迷信的人。他对各种巫术万能的传说深信不疑。各种各样的骗子常常使马拉诺上当吃亏。但是，由于自己的迷信而蒙受的重大的损失并不能使他彻底醒悟。眼下，他风闻到有一个非凡的年轻人，人家还说此人能与“前世”的生灵打交道呢，于是他决定再次碰碰运气。

这位黄金首饰匠与巴尔萨莫会面后，便请他运用超自然法则的能力帮他捞回被冒牌炼金术士们骗去的那些钱，如果有可能的话，再比原数增添一点。朱塞比·巴尔萨莫欣然应允。

第二天，天未亮他们就在城外碰头，一齐前往离巴勒莫15英里的一处地下岩洞。到达后，巴尔萨莫指着地洞的一个洞口说，这里面贮藏有珍宝，但他本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神圣性和纯洁性，不可以触摸这些宝物。可是其他人取走这里的宝物是无妨碍的。虽然这笔财富有地狱的鬼卒守护，但巴尔萨莫的保护天使可以助他获得它们。于是巴尔萨莫转向自己的保护天使，询问马拉诺是否可以获取这笔财富。

由地下传来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预言说：

“60 盎司珍珠，60 盎司红宝石，60 盎司钻石，通通装在一个精工镂刻的重 120 盎司的金匣里。守护这笔财宝的地狱里的鬼卒将把它交给一个由我的

朋友引荐来的忠实可靠的人，如果他的年纪 50 岁，如果他不是基督教徒，如果……如果……如果……”

这个声音终于说出了最后一个条件：

“如果他在进洞之前，先把 60 盎司金子放在洞口，以酬谢看守者。”

马拉诺对全部条件都表示首肯。他身上有的是钱，这是遵从巴尔萨莫的建议随身带上的。一想起这笔即将到手的巨额横财，马拉诺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连忙由怀中取出一个钱袋，点清所需的数目，把它放在一定的地点，然后走进洞去，他一直向前走，越来越深……猛不防前面冒出三个巨大的黑影……

马拉诺壮着胆子从这三个黑影旁走过，心想巴尔萨莫的天使们总该会保佑他免受这些地狱的魔鬼的伤害吧。可是，他刚刚走到与他们并排的位置，他们便一齐朝他扑了过来，把他当成一个玩弄的皮球，任意推搡，拳打脚踢，他没有半点招架的能力，高声向巴尔萨莫的保护天使呼救，但天使已成了聋子和哑子，没有丝毫回音，而这时落在他身上的拳头越发加重了。最后，被打得半死的老头俯身跌倒在地面上。这个时刻，一个清晰而低沉的声音命令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不准发出任何声响，否则的话，他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个不幸的人服服贴贴地照着做了。

马拉诺慢慢清醒了过来，周围一片寂静，这使他的勇气大了一点，抬头一看，四下里空荡无人。他竭

尽全力向前爬行。好容易爬到了这个倒霉的山洞的出口。他往四周围仔细察看一下，人影皆无！连鬼也没有一个，三个鬼卒，巴尔萨莫和黄金都无踪无影了。

聪明的读者当然猜得到这是年轻的巴尔萨莫和他的几个朋友设下的圈套。他们利用老马拉诺的迷信和愚昧，侵吞了那60盎司金块。最后金匠本人也明白了这一点，第二天就跑到法院里去告状，但巴尔萨莫已经逃离了巴勒莫。

命运使巴尔萨莫来到了埃及的亚力山大。他在那儿结识了许多街头魔术师。他向他们学习了许多有趣的知识，对他日后的新的冒险生涯来说，这些知识大有用场。他掌握了施行催眠的方法，研习了各种巫术的方剂，学会了好些十分复杂的魔术，收集了一整套具有埃及巫术情调的物品。回欧洲后，巴尔萨莫使用种种不同的化名（加拉特伯爵、德·安侯爵、德·佩莱格林侯爵、费尼奇伯爵、齐兹希斯等等），以继续自己的冒险生涯。在意大利，他结识了一批制造伪币的朋友，结果受了株连，在罗马身陷囹圄，随同入狱的还有他的妻子。她同她丈夫一样，也是一个狡黠的冒险家。在彼得堡巴尔萨莫伪装成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人家送来一个刚满周岁的病孩求他医治，他由别处弄来一个健康的婴孩掉换了这个病孩，以示自己有起死回生的法力。这个掉包计被揭穿了。这个骗子不得不立刻逃离北方的巴尔米

拉^①。他乘车经过华沙时，骗去了波宁斯基公爵的一大笔钱财。在英国他窃取了弗雷夫人的贵重的钻石项链和华贵的金首饰匣。他一再要这个英国女人相信自己通晓使这些名贵的首饰增加体积的方法。“这只需先将其埋在……土中就行了。”弗雷夫人把他告到了法院，但英国陪审法庭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只得把这位骗子手释放了。总之，敲诈、勒索、诓骗、偷盗、买卖伪造的遗嘱和爵位证明——这就是这个冒险家的基本职业。他穷得没办法的时候，甚至在自己老婆身上打主意，确切地说就是出卖她的肉体。在瑞士、罗马、华沙、巴塞罗那、彼得堡、维也纳、日内瓦等地他都干过这样的勾当。这个狡狴之徒巧妙地利用周围群众的轻信，在这些城市都居留过一段时间，但临了总是匆匆溜走，以免被司法部门认出来。

他以卡利奥斯特罗的化名第二次来到英国时，他时来运转的机会到了。时值1776年，他与一批英国共济会会员结成了莫逆之交。这些会员向他面授机宜，教导他说，凭借巫术仪式和巫术丹方，上帝的选民可以驱使鬼神，召唤死者的幽灵，以及把不值钱的金属变成金子。卡利奥斯特罗的一些精彩戏法，诸如使铁钉变成金子，把小粒钻石培植成大钻石等，也十分投英国共济会会员所好。卡利奥斯特罗被吸收

① 北方的巴尔米拉即指彼得堡。巴尔米拉原为叙利亚的古城。——译注

加入了共济会分会。而他对共济会的规章也很满意，因为共济会里的老师傅^①可不受任何人的约束，谁也不能过问他们的活动和财务开支。他以神奇的速度研习了共济会的巫术仪式，通览了该组织的魔幻书籍，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魔术杂耍节目一一进行了修正，经过仔细斟酌后，淘汰了一些易露破绽的东西，保留下来的节目都是最适宜演出和最精彩的。卡利奥斯特罗从此开始了新的冒险生涯，这预示着他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他自封为共济会的“老师傅”，在欧洲各地纵横漫游。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介绍自己是共济会的督察员，同时又是古埃及祭司及其神秘事业的继承者、东方巫术的信徒和新的埃及宗教仪式的创始人。他在自己的巫术表演会上，显示了超自然法则的奇迹，同时还出售永葆青春药水。卡利奥斯特罗为了证实这种药水的功效，力图让听众或观众相信他本人就是个长生不老的人。他似乎曾谒见过马其顿王亚力山大，与耶稣基督也有一面之缘。他在各地募集了包括无数法郎、英镑和里拉的巨款，其中大部分是加入他创始的共济会埃及分会的会费。

可现在，在初次尝试冒险生涯 20 年以后，在一行人浩浩荡荡抵达法国的那天，卡利奥斯特罗与他的第一个牺牲品狭路相逢。此人仍旧没有把他忘记，

① “老师傅”是共济会的一个等级。——译注

当卡利奥斯特罗躺在巴黎市中心圣克洛德街的公馆里度着失眠之夜时，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轻率行为并不感到懊悔和遗憾。但他心惊肉跳、忐忑不安：这个20年前受过他欺骗的马拉诺会不会向巴黎政府上诉呢？而巴黎政府会不会追查他一生的历史呢？要知道即使在法国，在他变成一个神奇的卡利奥斯特罗之前，他也曾干过一些非法的勾当，并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一旦追查出来，在当时也足够锒铛入狱的条件了。他那些显贵的庇护者们如果知悉他的发臭发霉的底细，又将怎样对待他呢？就是这些事情使这位自封的伯爵忧心忡忡，使得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寐。

但是，卡利奥斯特罗徒然地担惊受怕了一阵，那个在斯特拉斯堡让他大吃一惊，在波尔多和里昂又不让他安宁的老马拉诺一直没有在巴黎露面，显然是死了或遭人暗害了。使卡利奥斯特罗伯爵覆灭的乃是他本人难填的欲壑和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对钻石和黄金的贪欲促使他参与盗窃著名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项链^①。于是一名亮出利刃的军官带领几名宪兵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而这时他还在忙着准备魔术表演的道具呢。这位勇敢的冒险家并没有张皇失措，对自己的超自然的法术也不寄托多少希望，而是顺手抄起一根铁杆，蛮横拒捕。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王后，路易十六之妻，奥皇之女。——译注

是的，在这紧要关头，超自然的本领、鬼神和幽灵都帮不了这位大魔法师的忙了，尽管不久前他还在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巫术表演中，对这些鬼魂能随意摆布，指挥自如。1786年这位伟大的科普特人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与他一起入狱的还有这次盗窃案的首犯，红衣主教罗昂。早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卡利奥斯特罗与罗昂就勾搭上了。不过，他在押的时间并不久。由于他那些高官位显的庇护者的全力营救，他被释放了，不久他又踏上了漫游欧洲的旅途。

1789年9月27日，卡利奥斯特罗到达意大利的罗马城。对他来说，这是极不审慎的一步。他刚在罗马住下来，立即被宗教裁判所逮捕。这个组织早就紧紧地盯住他了，因为他常常以上帝的名义掩护自己的蒙骗行为。1791年成立了一个宗教审判法庭。卡利奥斯特罗被判处死刑，后又改为终身监禁。在圣莱奥要塞中，卡利奥斯特罗度过了自己的残生。1793年，在这个阴森的城堡的一间囚室里，这个烜赫一时的骗子在久病以后死去了。

这就是这个18世纪的大冒险家的下场。读者会问，卡利奥斯特罗在大庭广众之中所表演的那些奇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全是假的吗？是的，可敬的读者，超自然法则的奇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人的双手的灵巧所产生的奇迹，也是人们的轻信心理所造成的奇迹。所有这些在18世纪的头脑简单的愚夫愚妇眼前演示的奇幻景象都不能归功于

卡利奥斯特罗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本领，而只能归入魔术的范围，都属于普通的戏法和骗局。

卡利奥斯特罗会画“魔圈”，其实这是重复古埃及祭司的戏法，其原理是荧光现象。不过，古代祭司使用的是原始的材料，而卡利奥斯特罗用的是磷。他会“在观众的眼皮”底下使钻石变大，实际上这是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用磨光的碎玻璃掉换了这些钻石而已。至于所谓把亚麻口袋布变成丝织品，这样的把戏不仅卡利奥斯特罗会，当时每一个游方的魔术师也都会变。观众被这位大魔术师迷住了，因而认为这种起码的魔术中也有超自然的因素。

他的全部“奇迹”在杂技和魔术的领域内也完全解释得通，其所根据的技法也是18世纪许多魔术家都知晓的。A.瓦季莫夫和M.特里瓦斯合著的《由古代的巫术到当代的魔术》一书中详叙了那个时代的魔术师的手法。

把一颗铁钉放在巫水内浸一下，浸过的那端便变成了金子。这个戏法的奥秘在于，这颗铁钉有一半事先套上了一个金帽。而整颗铁钉的表面上却涂了一层厚厚的颜料，因而它的两个部分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样子，把它放在巫水里（其实是一种酸性溶液）浸一下后，颜料立刻褪落了，露出了金光灿灿的帽罩。

用咒语召来鬼神，幽灵在一团烟雾中显现——这一切与上文所述的埃及祭司的鬼花招没有什么两

样。大家已知道，埃及祭司们常常在自己的寺庙中把神像投射到一团白色烟雾上。用一面摇晃的幕布当作活动银幕，便可产生出一个人体或一张人脸在活动的幻像。把预先绘制好或雕刻好的人像投射到一团烟雾上，只须十分简单的装置即可。在古埃及祭司时代使用的是镜子，而在卡利奥斯特罗时代使用的则是幻灯。这位伟大的科普特人表演巫术时，投影的幻灯隐藏在桌子下面，这时大厅一片漆黑，最初由那个魔术球发出光亮，然后发光的是那面充当映像屏幕的烟雾缭绕的镜子。

魔球内的水突然浑浊了，上面显现出一些幽灵、人影、字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特技表演的秘密在于一个藏在这个巫术器具的支架内的特殊装置，魔球放在一根伪装成支架的巨大管子上，管子中装有一些滚轴，滚轴上有一根特制的彩带，彩带沿着管子运动，正如电影胶片在电影放映机内运动一般，彩带上绘有一些人像和字迹，由下面的光源把彩带照亮，彩带上的图画和文字便在魔球的水内显现了出来。带动彩带的是一个观众看不到的简单的踏板。

那个时代，许多魔术师和不少共济会员，在显露自己的法术时，都懂得使用蓄电池，用以产生微弱的电流。卡利奥斯特罗也应用上了这种新玩意。他把一组这样的模样独特的电池与金属的耶稣受难像连在一起，观众们的手接触到这个“导体”——耶稣受难像时，就会感到一种突发的战栗和内在的冲击。

在考察卡利奥斯特罗的巫术的效果时，不能不考虑到在场观众的情绪中的明显的心理因素，卡利奥斯特罗熟练地利用了这些因素：他本人具有某些令人入迷的性质。

当然，在18世纪，靠玩弄妖术魔法起家，到处招摇撞骗的绝不止卡利奥斯特罗一人。像他这样的游方术士不胜枚举。这些人为了骗取轻信观众的钱财，也动不动就由彼世召唤幽魂，或制造雷鸣电闪。18世纪是各种各样的冒险家和骗子手大显身手的世纪。不少人因冒充巫师或术士而飞黄腾达。其中有假伯爵圣热曼。他被誉为伟大的巫师，名震京都，成了路易十五本人的密友。还有名噪一时的法国女占卜家勒诺曼夫人。她是卡利奥斯特罗的高足；还有莱比锡的堂倌乔治·施雷普费尔。他是共济会会员和魔术师，使用幻灯、起电盘、蓄电池等玩弄召唤鬼魂的戏法。他的下场很不妙——因贪污共济会的会费一事被揭发而开枪自杀。此外，还有许多有名的或不那么有名的预言者和能显灵者。

18世纪在历史上是启蒙哲学、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欣欣向荣的时代，也是自然科学获得初步成就和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时代。可是，为什么在这个进步的时代里，又有这么多冒充巫师的冒险家和骗子手横行无忌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封建主义欧洲的上层阶级的腐朽衰败是巫术、神秘主义、通灵术的良好培养

基石。旧的社会基础崩溃了，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那些至今还认为自己是“天潢贵胄”的人物有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封建主义欧洲的上层阶级深感前途未卜，首先是对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恐惧、孤立无援、众叛亲离感，以及对急剧发展的各种事件无力扭转的软弱感，寻求慰藉的渴望，对冥冥之中的力量的期望等就决定了其代表人物的精神状态。他们巴不得能出现奇迹，从而帮助他们阻止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在这样的局势下，形形色色的通灵术士、预言家、未卜先知者和巫术大师自然就应运而生，生意兴隆。那些不久之后就要把自己的头颅置于革命的断头机的铡刀之下的人们，纷纷向这些巫术大师求取禳灾免祸，遇难呈祥的良方。正因为如此，法国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为高等无赖和骗子卡利奥斯特罗之流打开了皇宫的大门。事过一百年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也基于类似的原因，对各种各样的伪预言家、歇斯底里装神弄鬼的女人、假魔术师分外垂青。

俄国宫廷中的创奇迹者

为了尊重历史的公正性，我们应当指出，在罗曼诺夫王朝延续的数百年中，其对待通灵术、神秘主义、巫术魔法的态度并非是前后一贯的。彼得一世不仅为俄国开辟了通往海洋的道路，而且将它导向

启蒙进步之途。他敢于向任何形式的迷信和奇迹宣战。彼得一世在位期间有一段关于这方面的史事，特别值得一提。下面就是《英明的俄国改革家彼得大帝的活动》一书中关于这件史事的记叙：

“突然妖言四起，说什么彼得堡地区的一所教堂里的一幅圣母像流出了眼泪。老百姓由四方八面成群结队来到这所教堂，把那里挤得水泄不通。迷信观念还与一种危言耸听的解释纠结在一起。人们纷纷传言说圣母不满意这个地区。她的眼泪预示这座新的城市将遭到不幸。说不定，全国都要蒙殃。彼得一世立即采取断然措施。这位伟大的皇帝凭多年的经验知道，一颗迷信的火花可能变成燎原大火，必须及时予以扑灭。他亲自驾临那所教堂，走近那幅十分著名的圣像，发现圣母画像的一双眼睛里有一些肉眼难以觉察的极小的孔眼。这时候彼得一世把画着圣像的木板翻转过来，由后面揭下金属做的圣像衣饰，拆下横木，经过这几道手续后，一场骗局便真相大白了：在木板的背面，正对着正面画像的眼睛，有人钻了一些孔，在孔内放了少许很稠的油脂，并用后面的横木把小孔遮住。由于圣像前点起的油灯和蜡烛的热度的作用，油脂溶化了，一滴一滴地由圣母像的眼睛里流淌出来。这种伪造眼泪的骗局和妖言惑众的伎俩使皇帝十分震怒。他下令追查和严惩罪犯，并给该教堂堂长亲笔写了一道谕旨：‘朕命令从今以后圣像都不准流泪。如果它们的眼睛里再

次流出油来,教士们的屁股就得流血。’①”

一直到彼得一世驾崩,圣像都不敢再流眼泪了。可是,后来这样的“奇迹”和许多其他的怪事又成了俄国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并且形成了下列的连锁反应:俄国的内部状况越不稳定,奇迹就被创造得越多,预言家和会显灵者也越多。在这样的形势下,俄国专制统治者本人及其左右近臣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力,而对奇迹和超自然力量则表现出最大的兴趣。

例如,大家知道,1801年即位的亚历山大一世玩弄了一段短暂的自由主义游戏之后,很快站到了最黑暗的反动立场,他倚重宠臣阿拉克切耶夫②。哪儿出现自由思想的苗头,就由阿拉克切耶夫率领武力加以镇压。亚历山大一世青年时代,也曾一度向往主张改革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对神秘主义和种种奇妙而不可解释的事物的迷恋,对五花八门的预言家和会显灵者的宠信促使他与进步思潮日渐疏远。他对那些能“预知未来”的人特别感兴趣。在取得对拿破仑的军事胜利后,亚历山大一世也驾临被俄国哥萨克骑兵占领的巴黎,见见世面。他诸事都要向法国著名的女占卜家勒诺曼夫人咨询请教。他还不惜重金,把另一位著名的女预言家兼女巫克吕德纳夫人由法国礼聘到俄国。

① 屁股流血指一种坐尖木桩的酷刑。——译注

②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俄国陆军大臣。——译注

克吕德纳夫人对这位俄国专制帝王的影响极大，以致有段时间她能由幕后操纵他的活动。有人还说，1815年，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签订的“神圣同盟”条约中，有若干条款是在克吕德纳夫人的授意下起草的。这项条约旨在镇压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在欧洲大陆上巩固正统主义原则。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这项条约。

克吕德纳夫人插手政治太深了。在应聘担任俄国君主的近身顾问以前，她是奥国首相梅特涅的座上嘉宾。有人据此推测她是奥国政府派往俄国宫廷的负有特殊使命的间谍。很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最后促使亚历山大一世把这个当时很有名气的女巫放逐到克里米亚，后又迁至科烈伊兹，她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风烛残年。

然而神圣的职位并没有空缺。克吕德纳夫人的职位很快就由其妹妹萨洛梅娅补上了。从1819到1821年，萨洛梅娅都待在俄国宫廷里。她是法国宗教巫术组织“圣约翰会”的会员。她在俄国以一个歇斯底里狂喊乱叫的降神者和预言家而知名，有时也施行妖术和占卜算命。萨洛梅娅制作了各种祛病防灾、驱邪赶鬼的符箓、戒指、法宝。她用纯金替沙皇专门制作了一个心形的护身法宝，上面雕刻着一个三角形，象征神圣的三位一体^①。

① 三位一体指上帝，即圣父、圣子和圣灵。——译注

随着俄罗斯帝国内部的矛盾日渐尖锐，专制君主愈益察觉到自己的基业不稳，回天乏术。国家的统治阶级越来越深地遁入神秘主义和魔术的幻景中，借以逃避臻于成熟的社会动乱和革命风暴。我们今天翻开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四个统治者的历史，就可发现一大批本国或外来的未卜先知者，歇斯底里狂喊乱叫的预言家，装疯卖傻假托神命的先知，降神扶乩者，巫师妖人，念咒施魔法者以及星相家和巫医。其中有英国的念咒招魂大师休姆·朗斯多夫男爵、喀琅施塔得的约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德马耶夫（布里亚特族的巫师——亚历山大三世的教子）等等。

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对超自然力的兴趣，与俄国其他专制帝王相比，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沙皇宫廷圈子的人都深受神秘学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神秘学是门十分时髦的学问。西藏巫医的医术，本地的东正教神意代言人的预言，外来的降神招魂者的预测——这都是沙皇家族最喜爱的东西。这一家族为了逃避现实，而不愿从自己所处的人为的安乐窝里探出头来。不用说，这种对未来感到恐怖和缺乏信心的境况，给无数的冒险家和骗子手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在这样的气氛中感到如鱼得水。

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对神秘主义和巫术的着迷程度几达病态的地步。他

们身后经常尾随着一大群占卜者、星象家、未卜先知者和其他的黑巫术和白巫术方面的术士。尽管先皇亚历山大三世遗留下不少巫医和预言家（彼·巴德马耶夫，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等等），尼古拉二世及其皇后为了罗致新的巫师、先知和降神者，煞费苦心，差不多搜遍了俄国和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沙皇夫妇的一大收获就是由法国觅到了一位巫师——救世主菲立普。这位有魅力的魔术师一来到俄国宫廷，立即把俄国最高统治者及其妻子都掌握在手中。当时的一位高级国务活动家 A. A. 波洛夫采夫写道：“皇帝由里昂请来了个自称什么菲立普的巫师。他的全部身心都被这位巫师摄去了。这个骗子……一开始就给他召唤幽灵，首先召来的是他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魂灵。这个魂灵面谕他儿子应当怎样治理我们不幸的祖国……皇帝凡事只听从这个冒险家的通报和训言，他再也不向任何人提出什么咨询了。他只会下令，而这些命令则全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事先并不与任何人商讨，也不问其是否符合当前的形势需要和预定目标。反正，没有经过丝毫斟酌考虑就信口开河。”

菲立普对沙皇的影响极深，有关俄罗斯国运的大事，沙皇都要请教于他。例如，他诡秘地向尼古拉二世进谏说：“不应该给俄罗斯人民一部宪法，因为这将把俄罗斯断送掉。”

沙皇一家都尊称他为菲立普大师。可他原先在

里昂时却是一个灌肠商，后来他感到搞这行买卖没意思，又赚不到多少钱，于是便投身一个新的领域——黑巫术与白巫术。他宣称自己是一位预言家、先知，还能诊治百病。但对救世主菲立普来说，法国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切新的冒险都遭到了惨败。他因诈骗罪和用巫术治病罪被送上了被告席。官司过后，大师决心到俄罗斯去碰碰运气。这一着他算走对了。多亏大公爵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的夫人、黑山公主，一个狂热崇拜各种巫术的女人的大力襄助，他才得以混入沙皇的近侍之中，一跃成为皇帝皇后身边的不可替代的人物。皇宫侍卫长格斯奉令要设法满足这位骗子的各种日常的或怪异的需求。

按波洛夫采夫的记述，菲立普除了招魂外，还试图冒充一个手到病除的神医。在这个领域中他的“实验”对象是急盼生一个男孩继承帝位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在这以前，她生的尽是女孩。波洛夫采夫写道：“菲立普使用催眠手段使她相信自己怀了孕。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拒绝再让其他宫廷医生看病，到了八月中旬，她呼唤御前产科医生奥托前来，其用意只是请他看一看自己为什么骤然消瘦了。奥托立即直言禀告：皇后压根儿没有怀什么孕……可是宫廷产科医生奥托被解职了，在皇后假孕时间，不准奥托照料她的健康。接替这个位置的是菲立普，结果，他把事情弄到十分尴尬的地步，在各个方面都丢尽了丑。”

临到最后，菲立普除了招魂和用巫水治病外，竟然又玩起原始时代的巫术和魔法来了。他献给皇后一尊带有铃铛的圣像。这玩意竟会有神性呢！遇有包藏祸心、图谋不轨的人走近，铃铛就会叮叮作响。这位里昂的灌肠师献给尼古拉二世一根似乎能攘灾免祸的魔杖。接连好多年，这位皇帝一直把这根手杖当成防身法宝，从不离手。

菲立普还算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人。他明白好运道往往不能持久，于是他激流勇退，告老还乡。罗曼诺夫家族给这位法国灌肠师以厚赐：他荣获了相当五等文官的官衔，得到了圣彼得堡军医学院的医学博士证书，被授予无数俄国奖章，当然，他也赚到了大量金银财宝。

继菲立普之后，接踵而来充当沙皇一家的嬖臣的还有许多本国产或进口的创奇迹者、预言家、降神者、先知，其中有魔术师兼巫师帕普斯，法师申克，女朝圣者达里娅·奥西波芙娜，女算命家格里帕（阿格里平娜），疯修士帕莎·季韦耶夫斯卡娅和米佳·科泽尔斯基，东正教的修士司祭伊利奥多尔等。但所有这些人加起来的影响还比不过一个由东西伯利亚来的目不识丁的乡下佬。此人名叫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是个鞭笞派教徒^①、小偷、盗马贼。他自称为基督派来尘世的使者，古今中外一切法师中道行最

① 鞭笞派是俄国一个分裂教派，该派不承认圣徒和圣经，崇尚苦行。——译注

高的人。他进宫后，成了尼古拉二世皇帝与皇后的贴身参谋和精神之父。

事情的发展真令人可笑，尊贵的俄国皇帝和皇后居然在这个一字不识的文盲、淫棍、十分邋邋的乡巴佬面前屈膝下跪，求他护佑，吻他的双手和双脚。

原始的巫术和偶像崇拜出现在皇村宫院和克里姆林宫的拱顶之下，渗入了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几位君主的生活之中。苏联历史学家 M.K. 卡斯维诺夫在《下降 23 级台阶》一书中描写了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年代：“深宫内院中，一位老者用一双灵巧的手表演许多独出心裁的巫术。在这里，铃鼓在咚咚作响，铃铛的叮叮声在警告来者不善，急速的祈祷语言诉诸不同的神灵：短木头、树墩、袖珍神像、塑造或雕成的偶像、护身宝物——镶有鱼头的手杖和藏有‘神圣’经文的腰带。荒谬可笑的偶像崇拜与受过欧洲教养的绅士派头、华丽大门的奇巧精致，舞会酒宴的五光十色结合在一起。巫师的毡帐与宫殿相邻。”

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 20 世纪初期的俄国，沉湎原始巫术、魔法与神秘主义的不仅是沙皇家族及宫廷显贵这一狭小圈子的特色。1905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接踵而至的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列宁描写这个时期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的立场坚定的党派都瓦解了。衰败、堕落、分裂、混乱、背叛、色情成了政治生活的特色。唯心

主义的哲学对人们很有吸引力；作为反革命情绪的伪装的神秘主义也很有市场。”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救世主”和“先知”，许多以前常常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然对这些“先知”十分赞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如果仍旧像过去那样，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那是很危险的。这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时尚，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的时尚就是对神秘主义的爱好。”在当时急剧向右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内，神智学变成了一种十分流行的通灵神秘学，最初开创神智学的 E. M. 布拉瓦茨卡娅这时已亡故了。这位 19 世纪末期的俄罗斯女冒险家以自己的“特异”功能和“奇异”的经历而驰名遐迩。下一章我们专门来讲述她的故事。

拉达——巴依或妖婆伊济德

伦敦，1881年，大雾笼罩的1月的晚上，叶莲娜·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卡娅身患重病，躺卧在自己的床上。她的曾经十分窈窕和轻盈的身体现在已臃肿到了丑陋的程度。她那张脸庞也变了形，使得人们简直认不出她是布拉瓦茨卡娅了。在她身上，人们已很难找出这个生气蓬勃、精明强干的女人当年的风貌。著名的俄国哲学家 B. 索洛维约夫遇见

她时，她正是这副人老珠黄、穷途末路的模样。这次探访历时很长。布拉瓦茨卡娅显得十分坦率，她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清算了自己多年漂泊生涯中造下的罪孽。她仿佛陷入了昏迷状态，嘴里不停地叨念着下面的话：“库特·胡米大圣乃是我想象中的产物……我全凭臆想……各种奇迹都是戏法。……我愚弄了人们……我把一大群人都当成傻瓜……这是使我一生道德败坏的瞎胡闹——现在我忏悔。”

这里说的大圣是谁？奇迹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布拉瓦茨卡娅是什么人？她是怎样愚弄人们的？欲知其中底细，不妨参阅瑞典著名科学家 A. 莱曼的《迷信与巫术插图史》一书。该书通篇叙述这位19世纪末期的大女冒险家的生平，书中对她冷嘲热讽，揭露无遗，另外还可参看 B. 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读者如找不到这两本书，则请看下面的叙述。

叶莲娜·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卡娅 1831 年生于南俄城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一个炮兵团长冯·哈恩-罗坦施泰因的家中。母亲亡故后，小女孩被交给保姆照管，这是一个不识字的十分迷信的妇女。她常向这位未来的神智学奠基人讲述各种关于巫师、妖婆、妖魔鬼怪的恐怖故事，唤起了她的不可遏止的幻想和想象力。此外，女孩还被灌输了一种信念：她是“礼拜天降生的小孩”，应该有看见鬼魂并与其交往的特异功能。孩子长得极为神经质，常为幻

觉和歇斯底里病的发作所苦。这种种迹象更加使这个小姑娘相信自己经常为鬼魂和天使所包围。叶莲娜的堂兄，俄国政府的财政部长 C·IO. 维特在回忆录中证实，她的心理状态显然是不正常的。

1848 年，17 岁的叶莲娜·彼得罗芙娜嫁给了 60 岁的埃里温省副省长 H. B. 布拉瓦茨斯基将军为妻。然而，婚后三个月，年轻的妻子就离开了丈夫，随后也离开了俄国。迄至 1871 年，布拉瓦茨卡娅一直在欧洲、亚洲、美洲各国流浪。流浪期间，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曾经历了一些难以忘怀的奇遇：她在印度旅行时，似乎在喜马拉雅山上遇见了一些超凡脱俗的人——大圣。她与这些大圣共同生活了 7 年（1863—1870）。许多神秘学学者至今仍在描述这种神话般的大圣，并把发现大圣的光荣归于布拉瓦茨卡娅，而且引述后者的话，说这些神话般的大圣是一个由极其聪明睿智的贤哲组成的团体，他们住在攀缘不到的丛山峻岭之中，过着圣洁的生活，潜心探究宇宙的奥秘，因而像神祇一样，能知过去未来，并且获致了超自然法则的力量。这些大圣似乎具有洞察别人头脑中思想的本领，并能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他人的头脑里去，还能把东西分成几个组成部分，分放各处，然后依靠神秘的力量把这些部分转移至某一地点，又使其恢复到初始形状。大圣们不用接触物体，就能令其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借助不可见的力量，以阻止物体改变其在空间的位置。他们能够听

懂动物和植物的语言,能改变自己的形象,把自己变成任何物质的形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自己的形体和思维物质化,能任意改变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能让灵魂和身体分开一段时间,能把灵魂派往任何时间点和空间点,包括派往宇宙最遥远的地区。

这个神话般的超人团体已经存在千万年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这个团体孜孜不倦地为人类的福利而尽心竭力,运用神秘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把人类导向发展的正途,就各种可能的危险(其中包括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向人类发出警告,使其采取防范的措施。

布拉瓦茨卡娅似乎在这个团体里度过了7年时光。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团体向她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并把她培养成第一位女性的大圣。她现在负有一项光荣使命:把大圣们的事迹首次向世人公开,在此以前人类压根儿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大圣们决定让世人知晓他们的情况,并派一个女赫卢(也就是女教师,即布拉瓦茨卡娅)到人间去,传播“神圣的学问”。靠着这一套臆想出来的神话,布拉瓦茨卡娅成了大圣派往尘世的救世主,她给自己取了个教名:拉达——巴依,随即着手下一步的云游生涯。

在开罗她打算纠集一群信徒,结果没有成功。在欧洲她的活动也十分令人失望。只有到了美国后,她的事业才有所进展。她深感招魂术在当时美国的

群众中甚有影响力，便在一个热心信仰招魂术和催眠术的上校亨利·奥尔科特的合作下，纠集了一小群东方巫术的信徒。1875年，一个神智学团体诞生了，这是个宗教巫术组织，按它的创建人的话来说，它有三个目的：

（一）为一个普遍性的宗教团体奠定根基，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分性别、民族、肤色和信仰，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团体。（二）发起研究雅利安人^①和其他民族的有关宗教和科学的学说和著作，首先是研究古代亚洲的，特别是婆罗门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哲学。（三）探索宇宙的奥秘，尤其要探究人的心理力量，人静坐不动时的境况以及瑜伽、坐禅等。

经过布拉瓦茨卡娅和奥尔科特的无耻欺骗和蛊惑的手段，许多家道殷实的富豪也堕其术中，加入了这个组织。利用这些人（如德·帕尔米男爵）的资助，两位创始人前往印度，在马德拉斯-阿杰亚尔的近郊兴建了一座住宅，作为神智学团体的总部。奥尔科特上校成了第一任主席。

过了一段时间，1877年，布拉瓦茨卡娅，这个团体的主要理论家，在波士顿出版了自己的主要著作《伊济德吐露真情》。在这本书中，她试图证明神智学是古代的宗教哲学体系、巫术、招魂术等等的内在本质，换句话说，这门学说是由历史上最优秀学说中

^① 雅利安人是属印欧语（首先是印度伊朗语）共同体的一个民族的名称。——译注

提取的精华。布拉瓦茨卡娅许诺说，谁如果敢于品尝这些知识精品的真味，那么，只需经过一段时期的修炼，就可获得许多超自然法则的本领，跨入永恒不灭的圣者之列。她还大肆吹嘘这部著作不是用平凡的方法写的，其中大部分出自东方的大圣的亲笔，大圣之灵曾降临到作者的身上，说准确点，是每晚降临作者的书房。布拉瓦茨卡娅每天早晨起床走到书桌旁时，她总是发现一大堆已经写好的可又不是她的笔迹的手稿，这样的手稿比她那段时间亲笔写的要多得多。

为了使大家相信神智学组织的创始人确属于卓越的神人团体，不怀疑她传播的学说的真实性，布拉瓦茨卡娅组织了超自然的行为和奇迹的表演。根据她的手势，房间里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铃铛的叮叮声，有人在奏吉他，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了出席观看“巫术表演”的人的鼻子，人们把布拉瓦茨卡娅的一位叫鲁道夫的仆役用挺结实的绳索捆住了手脚，单独扔在一旁，可他居然解开了绳结，脱身出来，这似乎只有靠超自然力的帮助才能做到。有时，由布拉瓦茨卡娅住的房间的天花板上会落下来一封信，这是她的大圣朋友寄来的。写信人多半是她的老师库特·胡米。信中对她刚才在这个房间里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解答。有时，这位女神智学大师的手里一直拿着一件东西，骤然，东西不见了，结果发现在其他人的衣袋里。有人丢了一枚胸针，布拉瓦茨卡娅以前

似乎从未见过它，而且分明是在另一个地点丢失的，可是它竟按照布拉瓦茨卡娅的意愿，出现在她的房间里，并且插在她任意指定的许多枕头中的一个里面。库特·胡米本人有时会以星灵的形式出现，当时在场者都会看见他，布拉瓦茨卡娅还有一“魔箱”，她常以此来夸耀，称其为“神柜”。凡是四分五裂的物件，撕得粉碎的书，折断的梳子，一放进这个箱子里面，就消失不见，代替它的是一件一模一样的新东西。向大圣提问的信件一放进这个箱子，也同样会消失，过不久，原地方就摆着一封详细解疑答问的信。如此这般的花样，不胜枚举。

这种种超自然法则的活动和奇迹使公众对布拉瓦茨卡娅和她的组织感到极大的兴趣。当然，1881年，英国文学家桑内特以娴熟的文笔写的一本书《隐蔽的世界》出版后，社会上对神智团体及其领袖的关注更是达到了顶峰。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上文列举的那些“现象”，写得活灵活现，惊心动魄。

应当指出的是，在对这位崭露头角的神意代言人的创作十分入迷的人们当中，固然有许多无知之辈，但也有一些在社会中地位很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有些人在接触布拉瓦茨卡娅及其著作以前，还常常以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自命呢。例如，A. 贝赞特在跨进神智学团体以前，曾是英国自由思想运动的活动分子，可后来却成了布拉瓦茨卡娅的接班人，在布死后任神智学团体的主席。贝赞特

青年时代是位思想解放的女性，曾写过一系列反对宗教迷信的小册子：《关于自然和上帝的本质》、《生死与不朽》等等。但自从与布拉瓦茨卡娅有了私人交往和领教了她的世界观后，贝赞特就与无神论一刀两断，变成了神智学团体的积极活动家。

促使这种由无神论向神智学急遽转变的原因何在？19世纪末期布拉瓦茨卡娅的思想在西方知识界广为流传的原因为何？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像 A. 贝赞特这样的西方知识界代表人物，虽然以善于批评宗教著称，但不能持之以恒，因为，作为他们思想的基础的不是深刻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是满腔的激情和感触。贝赞特写道：“我不相信上帝，因为我的内心抗议这个幻影，它居然对人间痛苦无动于衷。” A. 贝赞特与许多其他的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最终还是与无神论决裂了。然而，脱离无神论后，他并没有回归到基督教神学的陈腐的教条中去，而是着手寻觅一种更精确的更有效验的宗教信仰。布拉瓦茨卡娅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新宗教。正如贝赞特在《神智学的意义》这部小册子中所写的：“许多人背弃了教会，因为教会灌输给他们的那套学说侮辱了他们的理智，激怒了他们的感情。”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西方知识界的人士纷纷脱离无神论的情况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意识有了重要变化的条件下产生的，而这样的变化又是由当时总的

社会政治思想状况引起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对社会进步发展的信仰是资产阶级头脑里的固有观念，资产阶级深信人类将由简单的初级的形式向越来越复杂、完善的形式发展，相信依靠人类智慧的力量，可以克服进步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它想象中的未来是个充满彩虹的光明世界，它认为历史发展的顶点是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理想的风尚与秩序，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民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情绪上都是持乐观论的，并且无所畏惧地瞻望未来，深信自己有权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这种乐观论的信念很快就产生了动摇，这时，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新的角色——无产阶级，其意识形态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资本主义根本不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将为新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所取代。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遇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的产生和成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阶级斗争以前所未见的形式展开，这种种现象都是他们无法领会和解释的，他们感到张皇失措了。他们所面临的未来突然变成捉摸不定和吉凶难测的了。现在他们不再放眼未来以寻求完善的社会，而只是缅怀过去的黄金时代了。对进步的信仰代之以对文明毁灭的宣讲。资产阶级思想家由崇拜科学知识转向怀疑人类理性的力量。于是，资产阶级便与其过去的

自由思想发生决裂。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面对着社会现实中涌现的新因素所感到的惊恐万状，资产阶级社会通常意识之对自由思想的否弃，这种种都表现在该社会的成员对宗教的向往中，然而，他们向往的不是传统的、而是更精密的新宗教。19世纪末期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普遍相信神秘主义、巫术和魔法，可由此得到解释。有许多问题，资产阶级理论家无法加以解答，人们便急于在神秘的巫术中寻找答案。布拉瓦茨卡娅提出的神智学学说也成了处于迷津中的人们趋奉的目标，由于这个女人创造的“奇迹”，她的声名在当时也就不胫而走。

可是，假把戏不久就露了马脚，一切超自然的“奇观”原来都是最简单不过的精心构造的骗局。布拉瓦茨卡娅的声誉急遽下降。这件事的缘由还得由她的贴身助手库洛姆夫妇说起。库洛姆夫妇参与了她的各种假戏法的表演，可是布拉瓦茨卡娅和奥尔科特都是吝啬鬼，他们付给库洛姆夫妇的报酬太少，双方发生了争执。库洛姆夫妇一气之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把各种奇迹的内情通通捅了出来。他们在信中详细陈述了自己是怎样伙同这两个印度江湖术士制作超自然的“非凡事迹”的。

这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以致伦敦的“心理研究协会”（一个神秘主义的组织，常常以其研究超自然世界的方法的客观性而自诩）派遣一名“杰出”的会员霍奇森先生火速前往印度，嘱咐他在当地把一切

都查个水落石出，以免让其继续败坏招魂术的名声。霍奇森是个有经验的专家，对五花八门的骗局戏法了若指掌，他轻而易举地揭穿了布拉瓦茨卡娅的行骗手段，并把这次视察旅行的结果写在一篇报告中。报告发表在“协会”出版的书刊上，由于摧毁了自己的危险的竞争者，该协会感到十分得意。

霍奇森抵达印度后，首先着手研究的是所谓大圣寄来的书信。他设法收集几封这样的信件，将其与布拉瓦茨卡娅亲笔写的信仔细比较，于是，得出了下面的结论：所有的信都出自布拉瓦茨卡娅夫人一人之手。这个结论后来经伦敦笔迹专家鉴定证明无误。然后霍奇森把大圣库特·胡米显灵的假把戏也弄清楚了，这位神仙常常以星灵的形状当众显现，原来这是女魔术师幕后操纵一个模拟人的结果，而这个模拟人是由机械师库洛姆制作出来的。库洛姆还制造了一口“魔箱”，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魔术道具，装有一块可抽出的活动后侧板。人可以通过一扇秘密的门潜入这口魔箱中，这扇门位于布拉瓦茨卡娅卧室的墙上。

其他的“奇迹”也大致与此类同，说穿了都是十分简单的戏法。布拉瓦茨卡娅每次向其老师库特·胡米求教时，她身上会自动发出十分悦耳的信号，其实这是由暗藏在她的斗篷的风帽中的一个小巧的银铃铛发出来的。每当她假装用手调整自己的发式时，就发出一种类似风鸣竖琴的音响，令四座皆惊。

至于所谓由天而降的书信，都是经由天花板上或墙壁上的特设孔洞落到房间里来的。

霍奇森在其长达 200 个印张的报告中，详尽无遗地分析了布拉瓦茨卡娅的各种特技手法，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布拉瓦茨卡娅女士是一位教养有素、头脑机敏和引人入胜的女骗子，历史会判明她的真面目，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她的名字会流传下去，让后人知晓。”

俄国哲学家 B. 索洛维约夫对布拉瓦茨卡娅的个性作出了比较简短而又同样富有形象性的评语。他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个“可怕而危险的心灵窃贼”。这个说法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布拉瓦茨卡娅向他吐露隐私时，多次承认自己利用人们的轻信，昧着良心欺骗他们。在解释令她这样做的动机和理由时，她说道：“可叫我怎么办呢？你如果要统治人们，你就必须欺骗他们，你如果要吸引和驱使他们去追求个无论什么目的，你就必须先向他们许愿，向他们显示点新奇的玩意儿……要知道，就算我的书《神智学》再有趣一千倍，再高深一千倍，如果没有那些奇异现象做后盾的话，我也难以在任何地方取得任何成功。如果不玩点花样的话，我将到处碰壁，老早就饥饿而死了。人们只知道排挤我，压制我……可谁也不会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要知道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知道我也要吃，要喝……但是我老早，真的，老早就看透了这些灵魂——人们，他们的愚笨给了我

最大的快慰。”

我们不妨用布拉瓦茨卡娅的这段自白来结束巫术魔法史上的这一小小的插曲。读者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值得花这么多笔墨来叙述这些遥远的往事吗？我们以为是值得的。因为这些于千百年前创造奇迹的大巫师和大魔法师的形象并不仅属于过去。他们的魅影有时会重返人世。有些巫师把他们“由阴间召唤回来”，他们的鬼魂（总是根据其召唤人的意旨行事，这些招魂术士遇到技穷计绌之时，往往要乞灵于这些无形体的幽魂）使人们重新忆起其往昔的名声和生前的活动。布拉瓦茨卡娅的魅影也常常被由彼世召回。20世纪重新产生了对这个女冒险家的狂热崇拜。当代神智学家们宣布，布拉瓦茨卡娅，这个超脱自然法则的仙人，现在仍住在喜马拉雅山的峻岭上，与东方的大圣们一起修行论道。

今天的西方出版了许多巫术小说，其作者不但使布拉瓦茨卡娅还魂复活，而且把古代其他创奇迹者的幽灵也逐个地由阴间召唤回来。把这些鬼魂召来阳间，是为了借重他们的名声以证明神秘学说的真实性，一旦群众对这种学说都深信不疑，巫术对世界的统治便有望了。这些小说的作者们一再强调说，那些早已沉入勒忒河（希腊神话的冥河）的巫师术士之所以声名不朽，并非其周围群众的迷信和无知，而纯粹是由于其有创造奇迹的超自然的本领。这样的本领对凡人来说，是不可企及的。例如，法国神秘学

者路易·波维利斯和扎克·贝尔齐耶在《巫术的晨曦》一书中编造了古代祭司创造奇迹的神话。美国玄秘学者瓦利迪斯在其著作《第四维》中，把历史上一切著名的巫师都看成是来自某个神话般的四维空间的移民。在那里居住着和我们一样的生物，只是在智力和技术方面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而已。他写道，蒂亚诺的阿波洛尼、圣齐门、卡利奥斯特罗和其他的古代巫师术士都以能创造奇迹驰名，他们借助的是地球以外的取之不尽的能源，这样的能源存在于另一种时间和空间里。

20世纪的中世纪迷信

为法西斯服务的巫术

从20世纪的初期开始,原始巫术的浪潮就席卷了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一文中指出了宗教界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帝国主义的发展的关系:“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衰老的资产阶级与一切衰败了的和正在衰败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陷于动摇状态的雇佣奴隶制。”在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尖锐危机的条件下,剥削阶级对各种超自然法则的事物表现出空前的爱好,同时,他们热衷于蒙蔽劳动者,千方百计在群众中培植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在西方国家内,形形色色的通灵术组织,专门研究“巫术学”和巫术仪式的秘密社团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由五花八门的星象家、巫师、手相家和显灵者组成的人数众多的队伍在

欧洲土地上流窜,由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奥匈帝国及其首都维也纳成了 20 世纪初期全欧巫师术士汇集的中心。那里有数十个神秘主义小组、社团、协会在开展活动,出版了大量宣扬神秘主义的巫书。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神秘学、半地下的巫术社团、共济会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出现过这么多的奇迹和具有这么多的星象家、催眠术士、巫医、招魂者在进行活动。道地的迷信狂热风靡全国,那些依靠群众的愚昧作为谋生手段的人满可以这样说:黄金时代来临了。”

第三帝国成了原始迷信的堡垒。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热衷于在德国人民中培植最野蛮的信仰。德国著名作家L·福伊希特万格在其长篇小说《劳 腾 萨 克兄弟》中如实地描绘了当时德国的精神状态:“保罗·克拉默(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作家)着手写一篇关于神秘主义时代复兴的论文。他在论文中阐明,统治阶级一心要促进神秘主义的发展……传播巫术和神秘主义是使群众不开动脑筋思考的最轻易的方法。”

作者还借小说中另一位主人公之口道出了下面的评语:“今天柏林人不想聆听任何科学家的夸夸其谈,不愿了解逻辑学或其他抽象议论,给他们神秘主义吧,给他们显示奇迹吧!”

在第三帝国,神秘学和巫术成了正式的学说。出

版了数十种神秘学杂志，有5万名(1940年)职业显灵者和巫师，还有一个什么“自然力医疗协会”，加入其中的有12400名巫医。这就是那些年代德国现实生活的特色。1939年，德国甚至通过了一项专门的法律，对这批借医术行骗的人给以国家保护。法律条文中说：“凡是具备自然医疗才能的人，不必通过高等教育和考试，即可批准行医。”

第三帝国政权对德国星相学家的活动大力支持，同时各种占星术士也竭尽全力维持纳粹嗜血者的权威。比如说，1936年在杜塞尔多夫市德国星相学家们聚集一堂，举行世界星相学会议，与会者协力同心对星象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希特勒的使命是“符合上帝的意旨的，因而各法西斯头目都是福星高照的上帝宠儿”。纳粹党徒是怎样利用这些伪装成星相学家、预言家和显灵术士的开赖汉为其目的服务的，可以由下列事实得到说明：1941年，指挥第11军的冯·曼施泰因将军签发的2603/21号指令中说，为了提高官兵的士气，命令一切神意代言人和先知都要预言德国很快将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样的状况下，德国的民众和部队官兵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迷信和偏见就不足为奇了。许多德国士兵贴身带有“保护咒文”、吉祥物、避邪物、护身符等，据说带上这些东西就可免遭敌人的子弹的打击。在德国老百姓中交相传述着一些女占卜者和女先知的预言，说什么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德国将获胜利

等等。

纳粹的上层人物为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纳粹领袖不仅在老百姓中灌输荒谬绝伦的神秘主义，而且其自身也沉湎于原始的巫术迷信之中。

今天在西方出版了许多分析研究纳粹意识形态与神秘主义-通灵术互相沟通，以及法西斯领袖偏爱各种奇迹和超自然现象的著作。其中首推赞恩和米奇尔·安德烈伯尔兄弟的《神秘学与第三帝国》，美国女学者达斯特利·斯克拉写的《上帝和骗子：纳粹主义和神秘学》等，这些书都以1945年英美军队缴获的法西斯档案为据，并非无中生有。虽然这些著作免不了用结果代替原因，用对希特勒及其助手们的谜一般的心态的研究代替对纳粹主义起源的社会历史分析，但由于其征引的材料十分翔实具体，仍然值得读者一阅。我们不妨读读1974年纽约出版的一本书，书名为《在有形的界限之外。通灵术和奥秘术的社会学》，这是一本关于通灵术和奥秘术的神秘主义的独特文选，通过由编者选入其中的事实和资料，我们可以瞥见纳粹主义和巫术、神秘主义联系的一斑。

第三帝国上层人物世界观的基础，是一种近似心理失常的对于社会和世界的独特理解。根据希特勒及其亲信的观点，地球实际上是空心的。人类居住在它的内部。星星原来都是大冰块。古代地球有许多月亮；后来有一部分月亮坠落在我们的行星上。

每逢这样的时刻,地球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人类的历史进程是由冰与火的斗争决定的。人的形成过程尚未结束。今日人的状况只是其本性的巨大变化的开端。这一次飞跃必将赋予其以非凡的力量和权威,以致其差堪成为古代人心目中的那种神祇。然而新人类的某些雏型在我们中间是可以找到的。这种新人的降临本来就是超时空的。普通人可以与他们结成联盟。凡是与他们(宇宙的真正主宰)订下盟约的人就有能力改变地球的面貌,就可以为人指出生活的新意义和照耀其今后数千年发展的新使命。

希特勒本人似乎与这些世界的主宰进行过“接触”。某次希特勒对自己的私交、但泽的行政长官劳希宁说:“新的人现在就活在我们中间。他就在这儿。难道你还没有明白我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见过他了。他是无比威严和冷酷的。我怕他,也为他感到骄傲。”据劳希宁回忆,希特勒说这些话时,全身颤抖,仿佛处于神魂颠倒状态。

希特勒认为,世界的主宰们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使命。他幻想要进行一次新的造人的活动,这项活动与上帝造人有同等的价值。这指的是一次生物学上的突变,它使人类有可能实现空前的飞跃,因而“出现一个新的半神半人的神人合一的英雄种族”。据希特勒的意见,这项“活动”的第一步应当是消灭没有充分价值的人和民族。

希特勒的助手们也是以这般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方式进行思维的。鲁道夫·赫斯早在青年时代就沉湎在巫术和魔法的世界中。他深为占星术、炼金术、手相术和各种其他形式的占卜术所吸引，对巫医也很感兴趣，特别是草药疗法，这种疗法是神秘学理论“全宇宙协调一致”的附属品^①。希特勒的另一位助手希姆莱则把对巫术、通灵术和神秘主义的兴趣同种族主义结合起来。他试图以这样的信念来巩固自己的种族主义观点：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本家族的不朽因子，本人逝世后，这样的因子以新的形式在后代身上显现出来。希姆莱认定自己是一千年以前的萨克森国王捕鸟者亨利一世的后裔^②。他并且觉得这位斯拉夫土地的侵夺者的灵魂经常给他施加巫术般的影响。为了与祖先的灵魂保持亲密的交往，希姆莱每年要朝觐一次放在奎德林堡的捕鸟者亨利的棺材。朝觐时，他独自走进停放着亨利一世遗骨的教堂，待到夜半时分便走入圣堂下面的墓室，在那儿与先祖之亡灵“畅叙别情”。希姆莱确信自己有与死了一千多年的人的鬼魂进行交往的能力。

希姆莱把自己领导的党卫军看成是上帝护佑的英雄组织，其使命是与魔鬼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他为

① 赫斯独自驾机出走苏格兰，也是相信了一位占星学家的话的结果，那位占星学家为他算命时说，他是注定会带来和平的。——译注

② 捕鸟者亨利一世是10世纪初萨克森王朝（919—1024）的第一个国王，当政时，（919—936）所有德意志公国结合成一个王国。——译注

这个组织构思出一系列神秘的节日。希姆莱及其党卫军分子最喜爱的一个节日是“冬至节”。每个参加庆祝这个节日的人都可领到一个插了 12 支蜡烛的陶瓷烛台。举行庆典时，一切参加者都聚集在一个房间里，点燃各自的烛台，同时嘴里念咒语。党卫军把“春分节”也当成一个重要节日，认为这一天象征光明对黑暗的胜利。

希特勒及其亲信的这些怪异的观念和想法是从哪儿得来的呢？要知道，1918 年后，在奥地利和德国的图书市场上，充斥着各种神秘学的著作，同时，在这两个国家里，有许多研究巫术之谜的神秘学社团在活动，正是这些组织和书籍成了希特勒之流的精神泉源。Д. 梅利尼科夫和 Л. 乔尔纳亚在《天字第一号罪犯》一书中写道：“像本书加以片断摘引的这种资料，希特勒读了许多，即使是囫圇吞枣地阅读也罢。他读过的书籍有神秘学、占星学……。”这些出版物所宣扬的思想成了五花八门的神秘学组织的精神纲领。比如说，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前，德国有一个名叫“闪光会”的奇异团体。被该团体当作纲领性文件的是 19 世纪英国作家 E. 布利维尔-利顿写的《未来的种族》一书。书中讲述一个在各方面都优越于作者同时代的人种。这个种族在管理自身和控制世间万物方面所达到的水平，简直与上帝不相上下。这本著作还说，目前这个种族的佼佼者都隐藏在地球中心的洞穴中。不久他们将重新回到地球表

面,成为我们的统治者。

这个团体的成员相信他们掌握了一些秘传的知识。这使得他们能改变自己的本质。通过这个方法,他们将变成与现在正隐藏在地球深处的那些人相同的超人。这个柏林人的组织也取名为“弗里尔团”。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人身上有一种超正常的能量,可现今人们只使用了它的极少部分。这种能量被命名为弗里尔。它是我们身上潜在的神性的指挥中枢。谁成为了弗里尔的主人,对这种能量驾驭自如,谁就将成为全人类、全世界的主人和帝王。掌握和应用弗里尔应当成为日耳曼种族的唯一目的。为此必须研究古代巫术和祭司的秘密。一切其他的理论——心理学、道德、宗教、科学——统统是不屑一顾的空谈。世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行星的真正主宰将由地球的中心走出来。如果我们不能与他们结成同盟,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一大堆废物,只配当作肥料使用,为新人类的产生施肥。

与“弗里尔团”(或“闪光会”)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神秘学组织是所谓“图莱社”。该组织的理论基础是:世界上有一些具有无穷无尽的超自然力的超人种族。这些超人将给日耳曼民族提供援助,使其成为未来的超人类产生的报信者。在20年代希特勒本人是这个组织的积极成员。后来党卫军的全国领袖希姆莱成了该组织的保护人;他指示党卫军拨出专款加以赞助,许多著名的纳粹党人都访问过该组织。

希特勒掌权后，德国产生了一个“阿尼内尔布”（祖先的财产之意）社团。其宗旨是利用黑巫术和白巫术促进第三帝国繁荣富强。这个组织和“图莱社”一样，也获得了德国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的庇护，有一大批巫术师、魔法家在该组织中工作。他们必须研习古代显灵者的经验，以使用来为“第三帝国”服务。该组织派出考察团深入全球各个角落，旨在搜集和探索巫医和祭司们的“秘密知识”。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被派往喜马拉雅山麓的楠加帕巴峰^①，查访古代的神仙术士。

不用说，在这种理性崩溃和道德沦丧的环境中，各种各样的伪装成未卜先知者、神意代言人、巫师、术士的骗子手就像如鱼得水一般。他们中每一个都试图在元首的宫廷中大显身手，充当卡利奥斯特罗这样的角色。早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他的前后左右就有一大群星相家、炼金术士、预言家，也就是说他早已被一大群骗子所包围。而自1931年后，有一位狡猾的冒险家埃里希·扬·加努舍恩超出了众人之上，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恩宠。

埃里希·加努舍恩原名赫尔斯曼·施坦恩斯尼德，来德国前长期住在奥地利。他曾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借以糊口：演员，魔术师，占星术士，预言家等等。他干过不少诈骗钱财的勾当，因而其中有一件

^① 楠加帕巴峰——在印度北部，克什米尔之西北，高达8126米。——译注

被揭露了出来，遭到了奥地利警方的追究。他被迫潜逃德国。来到这个国家后，他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他的谋士和冒险家的才能从此有了用武之地。加努舍恩开始从事预言表演，举办星相学的讲座，从而吸引了广大的听众，特别是他在自己的预言中增入一些政治性问题后，前来听他讲演的人更多了。加努舍恩很快就发财致富了，他创办了一份专门预测政治问题的星相学报纸，加入了法西斯党，以预言家和占星术士的身份为纳粹头目们制造舆论。他伪造了身份证（给自己的姓名上加了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单音节词“冯”，并由一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变成了一个雅利安人），接受了基督教，参加了冲锋队，在这个组织里他攀上了许多纳粹高官。特别是他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沃尔夫·冯·赫尔道夫伯爵和希姆莱的至交海德里希交上了朋友。经过海德里希介绍，加努舍恩首先拜见了希姆莱，随后又谒见了希特勒。从此以后，他平步青云，成了元首的上宾、宠臣和精神顾问，他俩之间表现出一种十分契合的精神一致。

加努舍恩的官运是非常惊人的，但却不十分长久。德国的一所大学授予他神秘学博士的称号。他建造了一处表演复杂的特技魔术的“神秘宫”，可是1933年秋季他就被赶下了表演舞台。

这位预言家同元首的亲密关系必将引起希特勒其他伙友的强烈嫉妒和仇恨。他们决定在希特勒面

前败坏加努舍恩的名誉，以便日后收拾他而不受惩罚。加努舍恩意识到处境不妙，决定出走布拉格。海德里希知道了加努舍恩的意图，这样就加速了这位元首的私人巫师的垮台。加努舍恩最后死于冲锋队员们之手。

元首的私人巫师空缺的位子很快替补上了另一位冒险家——卡尔·克拉夫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拉夫特接受法西斯头目们的命令，编制德国及盟国军事指挥官的占星图，预测战争的成败（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情报机构知道了这种情况后，也召集英国的占星术士们举行座谈，向他们了解，克拉夫特根据星座图向元首及其同僚提供了一些什么建议）。他还奉命依据宣传的目的，伪造、篡改中世纪占星家诺斯特拉达穆斯的《百年纪》^①，预言纳粹德国必胜。然而，他虽然“法术”高明，也难免重蹈希特勒的第一位预言家的命运。他显得很谨慎，居然宣布蒙哥马利将军的星座图比隆美尔将军的星座图要强大，因而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1944年病死狱中。

由以上可见，预言家和创奇迹者既不能使自己摆脱厄运，也不能使希特勒免于覆灭。1945年法西斯德国投降了。可是法西斯主义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

① 米歇尔·德·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是16世纪法国医生和占星家，因写《百年纪》(亦译作《诸世纪》)而闻名于世。其中，每百首预言诗为一篇章，预言一个世纪，故称《百年纪》；每首诗都是四行，诗句用学究味很浓的拉丁化的法文写成，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当时已属晦涩难懂。——译注

正如原始巫术、魔术、通灵术没有成为历史陈迹一样。逃脱了惩治的纳粹分子们在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势力中找到了庇护者。后者竭力培植新一代法西斯主义。由于他们的维护，法西斯的专制制度和统治方式也得以保存到今天，新法西斯的头目们把希特勒尊为精神之父。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点，这些“元首们”和纳粹德国的元首一样，宣扬仇恨人类的思想，与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包括巫术和通灵术在内的最令人厌恶的蒙昧主义形式，他们在这些东西中寻求精神支柱，而对于其国家的人们来说，这些东西都不过是麻醉剂而已。

萨尔瓦多的一位独裁者马西米利安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①是希特勒、尼采和叔本华的崇拜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族长的没落》的主人公就以他为原型^②。这位希特勒的崇拜者同时也崇拜神秘学和巫术。他公然在总统府中组织招魂术的表演，他强使自己的私生活与全国的生活符合于自己的心理反常倾向。美国新闻记者琼·吉尔恩在其揭露性的书籍《萨尔瓦多》中叙述说，这个独裁者经常使用无线电广播，向幸存下来

① 马西米利安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于1931年12月建立了独裁政权，1944年5月被劳动人民起义推翻。——译注

② G·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哥伦比亚作家，代表作《百年孤独》(1967)引起世界轰动，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族长的没落》写于1968至1975年。书中以夸张、嘲讽的笔调刻画一个暴君的昏庸无能，穷奢极欲。——译注

的公民陈述那些萦绕在他心头的想法：“孩子们赤脚走路是好事。这样做，他们就可以由地球获得补充的能量，他们就可感受到大地的颤动。植物和动物都是不穿鞋的……”还说：“生物学家只发现五种感情。可事实上却有十种。饥、渴、繁衍后代、排尿、屙屎都是感情，可生物学家却没有考虑进去。”

美国政府编辑出版了一本关于萨尔瓦多的手册，以供派往该国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参考。这本小册子除提供了许多其他的情况外，还报道了下述事实：马丁内斯“藏有一些盛着五颜六色的水的瓶子，据说这样的巫水能医治百病，对心脏病和癌症也能药到病除；他常常使用复杂的巫术公式来处理国家大事……当天花病在首都大流行期间，这位将军吩咐在全城遍挂电绝缘子串，试图用这个方法阻断这种病的传染。”

马丁内斯将军在美洲大陆有几位志同道合的难兄难弟。已故的海地总统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就是其中之一。杜瓦利埃把全国变成一座法西斯牢狱，而他自己则常常一连几天或几小时都处于精神恍惚状态中，他试图依靠一种由被掳为奴的非洲黑人带来美洲的巫术——伏都教^①来管辖国家。

① 伏都教——原为西非土著宗教之一。由被掳为奴的黑人从加纳带往美洲。宗教仪式皆由伏都巫师主持，被遴选作巫师者须先经过严峻可怕的考验以甄别是否确具超自然灵力。仪式充斥着狂热纵欲意味，并举行蛇舞。伏都教巫师把反对他的人埋入土中，然后又令其复活，称为“幽灵”。巫师还令人服用草药制的毒剂，使其变成白痴。——译注

上述情况和许多其他的事实都证明，纳粹的意识形态与巫术、神秘学的不可避免的融合，时至今日依然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种融合的原因在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和神秘学、巫术的信徒都抱有同样的目的：与理智的力量，也就是与社会进步的力量作斗争。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要在伪装成巫师术士的骗子手和无赖汉队伍中寻求同伙的原因，而后者也要在法西斯分子的阵营中寻求自己的支柱。这就是各种神秘主义和巫术的浪潮目前在西方甚至成了动荡不安的因素的原因。这方面的内容下一章将要详叙。

迷信的俘虏

法西斯德国崩溃 40 多年了，但是好战的非理性主义杆菌采取一种最蒙昧的形式——原始的巫术仪式和迷信的形式——卷土重来，因而使西方社会大为震惊。例如，美国国内成年人中迷恋巫术的占 12%，17—60 岁的美国人中有 3200 万人把占星术视为科学，大约有 70 万美国人是行招魂术的教会或组织的信徒。美国政论家查尔斯·库珀指出，在美国社会中，“巫术公然存在并产生作用。我看到，巫术甚至能在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中引起恐惧。这样的恐惧常常变成临床上的类妄想狂，造成极可悲的结果”。罗伯·沃尔克对美国西北各州居民的信仰进行了社会

学的调查研究,提出报告说,有数百万人“的确对巫术充满了恐惧”。

在其他西方国家中,也可观察到类似的情景。在德国,100个居民中有11个人深信巫婆和巫师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58%的德国人定期使用占星图。在意大利70%的居民确信巫术和魔法是种现实的力量。在法国,1/3的居民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神秘学,60%的法国人迷信星相学。仅仅在1984年,就有8百万法国人至少有一次曾经向巫师、预言家、招魂术士、星相家求助。美国科学家汉斯·西博尔德对以上事实作出评价说,时至今日,中世纪的喀迈拉^①和恶魔依然统治着西方国家中有理智的人们。迄今在西方许多人的意识中占主宰地位的仍是“中世纪的神智学思维”。

另外有许多专家都同意他的意见。维尼夏·纽威尔在其编著的《巫术百科全书》中证实说:“对巫术的理论和实践的兴趣日益增长成了我国社会当代生活的特征”。汉堡学者约翰内斯·克鲁斯潜心研究西德人的迷信风习,数十年不辍。他目睹该国的各种怪现状,不得不特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了一封专函,其中写道:“帮助我们吧!……最野蛮的巫术狂热不是存在于非洲的热带丛林里或南美的部落中,而

① 喀迈拉——古希腊神话中一种狮头羊身蛇尾喷火的怪物,中世纪建筑的屋顶上常常雕有它的形象。——译注

是出现在欧洲的心脏，在联邦德国。”

对巫术和神秘学的兴趣日浓成了西方社会各阶层的共同特征。神秘学和巫术在各大学城已牢牢扎下了根。例如，1984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开创了全国第一个研究巫术的讲坛，并美其名曰研究超自然的异象。在美国的许多大学和学院里，都开设了关于白巫术和黑巫术的课程或研究班，听讲者都是正规大学生，讲课的则是职业女巫和巫师。美国政论家V·彼得森承认美国有68所高等学校开设了这一类的课程或研究班。大学校园里居然装有电子算命机和电子占星图。

联邦德国的许多大学里，学生们也可以选修巫术、招魂术等课程。杜塞尔多夫大学法律系的门口挂着一块十分醒目的告示牌：“有兴趣者请来听选修课：‘怎样召唤灵魂？’”在被好奇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的演讲厅里，一个年轻的心理学教授郑重宣告：“同学们，你们中有谁渴求直观地了解真理的，请走到我的面前来，请在这张椅子上坐下。别紧张，请触动一下操纵台，留神看着荧光屏，不要移开视线。马上就可从其中心部分现出您的死去的亲人。”大学院长在《德默根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杜塞尔多夫大学院长欢迎大学生选修‘怎样召唤灵魂？’课程，以便研习由阴间召唤灵魂的法术。”

平民百姓对五花八门的巫术日益感到兴趣。这种情况被形形色色的奸商、骗子和不务正业之徒看

在眼里。他们绝不放过这个利用自己同胞的愚妄而大发横财的好机会。在出售巫术器材的商店里，你可以买得到各种各样的巫术药水和丹药、蛇皮、活猫头鹰、黑雄猫、硕大完整的颅骨、纯蜂蜡制的蜡烛、熬煮巫水的锅等，柜台旁总是熙熙攘攘，生意兴隆，而且还可按照广告上的商品目录，通过邮购手续获得陈设在这些商店橱窗里的一切商品。

西方有一些商号，专门承办迷信用品的邮购业务。这些商号的老板们从不会抱怨顾客稀少。英国的一个不大的城市利兹，这样的商号就拥有常年顾客2万余人。可该城市一共只有几十万居民。克里斯·布顿商行拥有的常年顾客更多，该商行老板是英国最著名的巫术用品商，并且在许多广告中，他宣称自己就是一位巫师。这位巫师商人向一切有求者供应花色繁多的巫术用具，不管其祈求的是职位荣升迁、考试获得高分、或爱情得到圆满，他都有现货供应。在百色齐全的巫术用品中包括有传统的巫术用具：魔法油和魔法油膏、蜡像、魔法墨水，当然还少不了巫术仪式的全套器材。例如，把两个玩偶连接在一起，玩偶就成了人的化身，其用意在于使某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亲密交往。

经营巫术入门的书籍也成为了一门独家生意，好多书店靠专门销售巫术手册和参考书发家。在这些书店的书架上，摆列着一排排的迷信读物。它们有成百上千种书名，可以诱使任何毫不谙习巫术的

顾客埋头研习这门“学问”。如：《奇迹、幻象和巫术》、《点石成金术》、七卷本《巫术和奇迹百科全书》、《今日巫术》等等。法国出售巫术读物的中心书店是巴黎的“魔鬼书屋”。这家“书屋”的售货员都具有大学的学位证书。他们不仅能满足顾客对巫术读物的需求，而且能现场演示巫术。美国出售通灵术、巫术出版物的最著名的书店是旧金山的“玄学中心书刊分部”。在那儿可以买到有关占卜看相、灵魂转世、星相反映人生、数字巫术、犹太神秘学的入门参考书籍。

《预言》是西方重要的巫术杂志之一。它的主编乔·洛根对西方国家的通灵术-巫术市场的形势作了评估。他对新闻记者们宣称：“人们对巫术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个欣欣向荣的市场也许是今天唯一不受衰退影响的。最近几十年来，它显露出巨大的进展。”他的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巫术商人的利润正在逐年增长：在法国其年利润达到50—60亿法郎，意大利——4200亿里拉，美国——8亿5千万美元。

读者一定要问，原始的迷信怎么能与尖端的科技成就（如“阿波罗”飞船）并行不悖呢？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深思。

对未来的恐惧

在苏联一般读物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断：

资产阶级的大众传播工具的明显特征是魔幻化。在这种魔幻化的潮流中，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民众对巫术、神秘主义、通灵术日益增强兴趣的根源。西方大众传播工具执行强大的资本世界的社会指令——不择手段地传播对超自然力的信仰，以便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例如，IO.普拉托夫写道，“统治阶级不仅要把社会中的被剥削阶层，也就是占压倒多数的群众保持在愚昧无知的水平上，以便确保社会上层在物质和政治上的统治和福利，而且要维持和加深群众的社会消极性，其手段包括有意识地宣扬轰动一时的事件、故意传播迷信观念等等。统治阶级的这种意图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客观本质。”

资本世界的当权者一心要培养劳动人民的社会冷漠感和消极性，这是不容置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权者们必然要把希望寄托在对超自然灵力的信仰上。例如，D.温斯顿教授在巫术中发现了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刺激素。这是“对抗任何社会制度必有的张力和应力的良方”。按他的见解，人们一旦迷恋于巫术，他就更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生活中的艰辛，“他就能以原始巫师的勇猛走向生活”。

同样不容置辩的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众情报工具宣扬传播原始社会及中世纪的迷信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仅在美国就有1250份群众性的报纸从事占星术迷信的宣传，而联邦德国的90%的定期

出版物上经常要发表其记者对巫师洞府的采访报告，刊登巫师本人的广告，他们的答记者问、照片等等。

然而，在回答西方国家中宗教巫术迷信复兴的原因这个问题时，仅仅说统治阶级有意借助大众情报工具渠道，传播、宣扬对超自然灵力的信仰，以便维持和加深群众的社会消极性是不够的——这无异于落入了一种浅薄的理论的窠臼。根据这种理论，“宗教产生于第一个骗子遇见第一个愚夫的时候”。实际上，今天在西方以巫术、神秘主义、通灵术为中心而掀起的狂热，则有其更深刻的根源。正如 IO. A. 列瓦达在《宗教的社会本质》一书中指出的，“极其荒诞不经、充满内在矛盾的神话结构、极其粗陋的宗教仪式活动往往是人们所需要的，因为在这种宗教形式中存在着不依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社会性的需求。”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虚幻的信仰复兴的原因，首先与整个社会和生活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些条件中潜伏着对于超自然事物、命运、神秘主义和一切巫术的信仰在今天十分流行的根源，以及人们对非理性观念极为向往的原因。当前西方民众对巫术和神秘学的兴趣恰恰应当在这种前因后果中加以研究。

私有制社会发展的自发性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何况现在这种自发势力的统治更带有

极沉重的灾难性。千百万人的生命、健康、幸福、安定和福祉所系的各种事件的进程越来越成为不可控制的、缺乏理性的。“对未来的恐惧”——法国社会学家们用这句话给不久前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定了性。这次测验想要了解他们的同胞们对未来的20年抱有何种期待。49%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将得到的是生活水平的进一步下降，70%的人深信失业将具有灾难性的规模，83%的人认为，未来的20年将使国内的犯罪率和吸毒者增加。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合理性渗入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对人产生了压抑。在这种情况下，不自由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货币关系对人们的无所不在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再有自我的目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为确保他人或巨大的经济机器的物质利益的工具。生产者的天赋、能力、肌肉甚至大脑都成了商品，它们的买卖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势力。恩格斯写道：“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对人们的统治表现在人怎样也改变不了劳动的强制性质，按恩格斯的话来说，这样的劳动使人沦落到畜牲的处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丧失了创造性的成分，作为劳动者的人变成了生产工序中的一颗“螺丝钉”。在私有经济的条件下，沦为生产过程的附庸

是生产者的注定的归宿，而生产本身主要表现为资本家役使劳动力。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许多人丧失了对自己的个性和自我价值的意识……在他们心里留下的只是自我不完善的意识和自卑自贱的感情……不用说，这往往是作为一种内在的悲剧为人所体验经受到的，对人的个性来说，常常会孕育出严重的病态表现和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

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是朝着违反人性的方向发展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当代科技革命把人变成了大规模生产中自动化生产线的奴隶。建立在最新科学发现的基础上的技术并不是为劳动者服务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压迫、折磨着人们，在人们心头孕育出恐惧感和绝望感。在资本世界中使用现代技术的结果导致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和失业的增长。在劳动者的眼里，技术简直成了一种恶魔般的非理性的力量。西方社会学家们指出，生产自动化在工人中引起惊惶失措的恐惧感。盖洛普研究所的民意测验资料证实，西方公众最大的恐惧是核灾难，其次便是科技革命和失业。

不久前“共同市场”布鲁塞尔总部发表的对失业者进行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报告指出，处于失业状况的人们始终感受到一种剧烈的战栗：“失业者不仅认为自己是孤立无援的，而且他们的确处于这样的境地中。孤独感与无所作为的时间直接成正比。对

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感情是一种持续的精神状况。这种状况的后果是——沉郁、宿命论、本身一钱不值的痛苦感、在家庭面前有罪的复合感情、绝望、对神秘教派的沉迷。”

私人所有制经济条件下人们生存的不稳定性,由于当前的全球性问题的尖锐化而加剧了。并且,生活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现代人……比包括 19 世纪在内的往昔年代的人更加强烈地感到自己的依附性,即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其生存的那个社会的命运。许多个人问题日益清楚地表现为全社会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全国范围的问题,甚至是国际政治问题。贪污腐化、政治丑闻、极右势力、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的猖獗、连绵不断的区域性战争,恐怖主义的抬头,政变和动乱,最后还有热核灾难的危险——正是当代的这些现象引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心理的病态状况,并且,由于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人们生活的极不稳定,上述现象为西方国家一部分居民转向巫术、神秘主义、通灵术准备好了基础。

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们的日常意识中,产生了有关非理性力量的观念。这样的力量不受人们的控制,但却无情地安排着他们的命运。按这些人的观点,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不能提供关于这些力量和自发势力的常识。若要认清它们的本质和性质,必须转向秘传的知识和控制世界的非理性方

法。而巫术和通灵术就属于这一类。

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识到，信仰超自然的世界并试图遁入其中是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失去控制的人们的反应。汉斯·西博尔德在《巫术·邪教的遗产》一书中指出，如果在往昔，即上古和中世纪人们趋向巫术是为了克服肉体上的贫乏，那么今天在工业化社会的条件下，人们面向巫术是希望摆脱精神上的贫穷。英国社会学家梅里安·泰索就这点写道：“当政治家的无个性的力量压迫着个性的时候，当你对工作虽然感到沉重和艰苦，但市场的力量仍然使你失了业的时候，当未来对一个人来说显得十分茫然的时候，巫术就给人一种力量感。”

贝尔法斯特大学教授E. 穆迪采用长期观察、心理测验和访问等方法，得出研究结论说：感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稳定是现代的巫术和神秘学的崇拜者的最明显的特点。E. 穆迪引用许多有关现代巫术信徒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以充实自己的结论。

E. 穆迪研究现代的巫术崇拜者历时15年之久，其中有两年半时间他还是某巫术会社的会员。他在自己的著作《巫术疗法：现代魔鬼崇拜的人类学研究》和《都市女巫》中，详细描述了那些感到自己在一个普遍幸福安康的社会中显得多余的人，是怎样陷入神秘主义和通灵术的泥潭的。

那些一心要与巫术世界进行联络的人，往往感到社会对他们是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力量。它凌驾

于他们之上，抛弃了他们，不让他们进入社会生活之中。这些有可能参加巫术社团的人员对这方面的缘由进行了反复思索，然后得出存在着一些神秘的力量结论。这样的力量不仅对人们，而且对整个世界施加影响。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对个人来说是没有希望的，其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并且对个人来说，它显得太严酷了。而这时一位未来的巫术大师可使这个严酷的世界具有一个比较适于居住的形式，让一些在其中起作用的自发的神秘的力量系统化，使其变为驯顺的、常见的、习惯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想当巫师术士的人正企图为这种影响他生活的无名力量定名，并且为他的各种困境寻找解释，并使他在与社会的交往中所遇到的一切复杂问题求得解决。

穆迪写道，喜爱占星术、纸牌算命、魔术水晶球测命，或神秘主义的其他形式，是迈向巫术世界的第一步。一些人也就此感到满足。他们心里十分感激，例如，占星术使他们“明白”，他们的失败不能归咎于个人的缺点，而是一些巨大的神秘的力量所使然，它们的名称叫命运、福星和灾星。然而另外有些人的目的在于缓和、祛除内心的紧张，其根源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对这些人来说，如此这般地趋向神秘主义是明显不够的。

他们深信，一旦这些神秘力量的行为是可以预言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不仅掌握了认识它们的行

为，也就是认识命运的钥匙，而且可以进一步掌握它们，控制它们的行为，使其给自己带来好运。一个人就这么迈出了通向巫术世界的另一步，他把实际从事巫术当作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社会中取得成就和战胜敌对世界势力的最佳手段。于是，在一个由与他相类似的人组成的会社里，在有经验的巫师和女巫的指导下，他开始从事巫术的学习和训练。

20世纪的巫师和女巫

法国《快报》周刊写道：“神秘学成为了热门。今天的巫师比中世纪还要多。巫术不仅在加利福尼亚十分兴盛，并与‘性解放’成为两股主要的社会浪潮，而且在伦敦的繁华街区里也香火不绝。那儿的被亵渎了的教堂祭坛的供桌上，点燃一排黑色的蜡烛，熊熊的烛光之下，一个赤身裸体的神意代言人正在宰杀一只黑色的雄鸡，向一位处女的肉身献祭。女巫师帕特里夏·克劳特尔、埃莉奥诺拉·邦、奥利维夫人等等都成了时髦人物。马德琳·蒙塔尔班正在举办黑巫术的函授班……正如16世纪一样，20世纪也成为了神秘学的伟大时代。”

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男巫和女巫都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魔鬼撒旦与自己未来的信徒签订契约时，先给这位女巫（或男巫）画十字祝福，然后在她身上留下特别的记号：摸她的双手、额、两耳后面的

皮肤或身上的其他部位，凡是被他的手摸过的地方，此后再不会有疼痛的感觉；这些地方可以任凭扎刺捏拧，甚至火烧刀割也不会出一滴血。人们把这称作“撒旦的印记”。

魔鬼在契约中写上自身的职责和女巫与男巫应负的义务。信徒用自己的血签署这项契约，魔鬼也要对这项契约进行签署，也就是在其上面盖上他的魔爪的抓痕。按照这项契约，女巫或男巫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危害人类和上帝，而魔鬼则答应庇护他们。

参加巫婆狂欢夜会是女巫和男巫的一项职责。这种狂欢集会是由男巫、女巫与妖魔鬼怪一起举行的，其时间往往与基督教节日相合——逾越节、圣灵降临节、圣约翰节、圣诞节，这也发生在女妖五朔节^①。平常日子也举行一些较简单朴素的夜会，往往每周一次。可供巫婆、巫师夜会的地点有山岭、平原旷地、十字路口、坟地、城堡废墟，甚至都市的地下室里也行。

女巫们事先全身涂满一层巫术油膏，骑在扫帚或通火钩上飞往狂欢集会地点。她们离家时是从烟囱里飞出去的。有时也变成狗、母猫、兔子，由地下钻洞前往集会场所。

一切女巫和男巫都必须出席这种狂欢夜会，责无旁贷，因为在会上要礼拜冥府和地狱之君——撒旦，还要举行渎侮上帝的活动。撒旦本人从夜会一

① 女妖五朔节——中世纪迷信传说，五月一日前夜，女妖要举行狂欢集会。——译注

开始就端坐在宝座上，飞来赴会的女巫们纷纷降落在他四周的地面上。她们一个个地走到他跟前，向他致以深深的敬礼，接着转过身去亲吻他的左手、左脚和屁股。女巫们众口同声地诅咒上帝，声称与天父、圣母、圣徒永远脱离关系，她们把自己奉献给撒旦，称他是国王、创世主和上帝。然后，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开始跳环舞，她们彼此背靠背地跳，因为在这样的夜会中，一切事情都是违反常理的。女巫一边跳舞，一边极粗野地狂欢作乐，这当儿，撒旦要与每一个巫婆进行淫乱。夜半时分，一个盛大的酒宴开始了。这时，一个最老最丑的巫婆——狂欢夜会的女后与撒旦坐在一排，用手势发出酒会开始的号令。宴席上摆出的都是巫婆们最爱吃的美味佳肴：癞蛤蟆、尸体，未受洗礼的死孩的肝脏和心脏等等。酒宴后重新开始跳舞狂欢。

黑色弥撒在临近早晨时举行。魔鬼身着黑色的长袍，走到祭坛上面，拙劣地模仿基督教弥撒的做法，把屁股朝向圣餐贮藏器。在敬献圣餐的时刻，他招呼大家向红甜菜和胡萝卜顶礼膜拜。其他的各种基督教仪礼全都遭到他们无礼地戏弄和模仿。撒旦再次用血和硫磺给信徒们祝福，而信徒们也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亲吻这个黑暗之君的屁股。这时候，所有在场的巫婆和巫师都放肆诅咒上帝和在十字架上狂舞。

狂欢夜会一直延续到破晓时分，随着公鸡报晓的啼叫声，一切陡然消逝得无影无踪。妖魔鬼怪们

立即飞奔逃往各自家中。在飞回家的路上，巫婆和巫师们一面往田野和人畜的头上喷洒巫术油脂和粉末，把邪气和灾殃散播四方。有时他们化装成动物的模样，以免被人们察觉。

民间传说就是这么描述巫婆和巫师们的狂欢夜会的。教会也千方百计维持这种无稽之谈，用来陷害某些无辜的妇女，间或也陷害男人，诬指他们是巫婆和巫师。某人一旦被指为巫婆和巫师，就难免一死，或死在宗教法庭的审问者的严刑拷问中，或死在火刑柱上。

在20世纪末的今天，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代在西方做一名巫婆不但不是危险和见不得人的事，而且还备受崇敬，十分体面。如今那儿的巫师都成了时髦人物。他们不再是趁深更半夜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地下室、林中空地中进行活动的幽灵，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大吹大擂、公然刊登广告、乐意接受记者采访的闻人。

影片《魔鬼的眼睛》在英国拍摄期间，自称为“巫婆国王”的亚历克斯·桑德斯和他的妻子梅克森·莫里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被特邀参加，莫里斯也是巫婆国度里一名佼佼者。她向记者回答问题。当记者问到当代巫婆与中世纪巫婆有何不同时，她答道：“那个年代我们的同行只能暗中活动。不然的话，教会法庭审问官会把他们放到火堆中烧死的。今天我们不害怕公开亮相。我们乐意接受新闻记者和摄影

记者的采访。让他们拍照拍个够吧，拍下我们怎样熬煮爱情的饮料，不少人喝这种饮料还上了瘾呢；拍下我们怎样召唤灵魂，怎样呼风唤雨，怎样用妖术迷人，怎样制作扫帚——扫帚可是我们这门职业不可缺少的象征事物呢。”

“您可以骑在扫帚上飞行吗？”

“当然可以，只是我不能当众这么做。这是我们的新规约禁止的。”

甚至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诸民族中，巫婆和巫师的职业活动也已被认为是奇风异俗。可今天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老百姓对巫术妖法的需求不断增长，巫术竟成了一门最时兴、最普通的职业。比如说，20世纪末期在联邦德国总共有一万名以上的专业巫婆和巫师，这还不包括那些除本行职业外，附带搞点巫术魔法营生的人。在其他西方国家内也可观察到类似情景。法国将近有12000名巫婆、巫师在白巫术和黑巫术领域里耕耘；仅巴黎一地1985年就有近2000名“非洲”巫师开业。意大利的职业巫婆和巫师总共约12000人，美国大约有15000人，英国有30000人。

M·特拉齐在著作《神秘术的社会学问题：当代巫术一瞥》中，以简练的笔法描绘了当代巫婆和巫师的肖像。20世纪的巫婆和巫师似乎在各方面都在追随着其先辈的传统。正如千百年前一样，他们依然可分为两大派别。属于第一个派别的巫婆和巫师

今天仍搞白巫术，而第二派别的巫婆和巫师则以黑巫术为业。而且，在这两大派的内部，并非每个巫师都是按同一个模式工作的。

从事白巫术的巫婆和巫师的内部，通常又可分成两类：非传统的和传统的。属于第一类的巫婆往往单枪匹马地活动和独自研究巫咒和仪式，其所依据的资料是巫术入门课本、巫术博物馆（在西方有这样的机构）和公共图书馆的大部头古书。今天这样的巫婆构成了这门古老的职业的大部分，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她们是真正的女巫师。无论怎么样，传统的巫婆是不会承认他们的。所谓传统巫婆，是指那些毕生献身于巫术实践，或出身于巫术世家，其家族中产生过著名大巫师的人，或者则是已参加某个声名卓著的现代巫术公会的人。

从事白巫术的人虽有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种对待巫术及其起源的共同观点把她们联系在一起。据她们说，白巫术起源于自然界的善良力量，故而这种巫术只准许应用于对人类有益的目的——治愈病人，为人排忧解难，助人脱离困境，济困扶危，行善积德。这种行善的巫术还包括一些护身的仪式和咒语，以防卫黑巫术大师的暗害。

就在西方的名气而言，所有白巫婆中首推一个名叫西比拉·利克的女人。她已有64岁了，可每年逢上传统的巫婆狂欢夜会的日子（10月30日），她总要偕同12个女友走到附近的森林中去，炼制巫术药

水和举行巫术仪式。据利克说,目前美国有将近400个秘密巫术氏族,每个氏族由12个女巫师、女祭司或男祭司组成。他们定期在森林里聚会,围在篝火旁跳舞,膜拜四种自然力——火、空气、土和水。利克强调说,他们的宗教崇拜与邪恶的巫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里所说的邪恶巫术指的是黑巫术和危害人类的魔鬼的仆从。所以,她宁愿用古代盎格鲁撒克逊语的“Wicca”(“威萨”)一词来称呼自己的职业。这个词意味着她这一行源自中世纪的巫术郎中。按她的话来说,今天的“威萨”是生命的象征,正因为如此,白巫术以造福生灵为宗旨,是一种维护生命的宗教,而黑巫术则是崇拜魔鬼,旨在制造死亡。

西比拉于1924年生于英国。她的祖母是当时一位甚有名气的巫婆,祖母娘家曾出过十代巫婆,家谱可上溯到1134年。小西比拉在祖母的教育熏陶下,从小就掌握了巫术的秘密,西比拉长大后在英国以行医为业,很快就遐迩闻名,被誉为神医圣手。1949年,她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新森林区(汉普郡)的巫婆氏族的高级女祭司。由于西比拉·利克的大力赞助,第二次国际巫婆巫师代表大会于1956年在英国召开。利克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

1969年起,西比拉·利克迁居美国。卜居在佛罗里达的一所小巧而舒适宜人的住宅里。在此地她学会了第二门职业——占星术。由于具有纯熟的传统巫婆技艺的功底,又加上占星术这种十分走俏的

新花招，西比拉在美国一下子就成了红人。她的巫术生意越做越大，日益兴隆。这包括出版巫术书籍、在报章杂志上开辟占星术预测栏目、举办巫术讲座、接受记者访问、收取学生的入会费等。这些生意使她赚得100多万美元。

然而，由于人老珠黄，西比拉·利克在美国的冠军地位渐渐让位于一位名叫艾登·凯利的新星，后者是旧金山海湾地区白巫术狂欢夜会的头人。他现年47岁，精力过人，满怀活动欲和权力欲。早年他是一位天主教的狂热信徒，后来沉迷于灵学^①。但是，有一次他读了20世纪巫术狂热之父、英国人杰罗德·加德纳(英国报刊称他为“施虐受虐狂大王”)等的《今日巫术》一书。这件事决定了凯利日后的命运；从此以后，他成了巫术和魔法的狂热崇拜者。他在巫术培训班结业后，便把一些来自奥克兰巫术总会的巫婆和巫师组成一个信奉加德纳的氏族。

凯利率领的氏族成员每月要聚集一次，举行狂欢舞会，时间定在月圆之夜。夜半时分，巫婆和巫师都脱掉尘世的服装，跳传统的巫术舞蹈。刚开始时，他们的舞步都是紊乱无章的，渐渐地，这些狂蹦乱跳、赤身裸体的巫婆和巫师表现出某种次序：巫婆与巫师手拉着手，连成一串，围绕着一个高级女祭司转动。人串时而弯曲成螺旋形，时而闭合成一个圆

^① 灵学——以传心术，千里眼等超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译注

圈。到一定的时刻，女祭司由人圈里走出，指挥大家组成一个双重的螺旋形。这时，她亲吻一个熟识的男巫，这个男巫再亲吻自己身后的女巫，就这样依次传递亲吻。

据凯利说，这种舞蹈起源极古，约有6000年的历史。它是人性的再体现的神秘象征。舞蹈过程中，出现了灵体^①与肉体分离的现象，巫婆与巫师是借助超自然灵力进行接触的。这种巫术舞的必备条件之一是脱掉所有的衣裳。参加跳舞者身上只允许系一条彩色的腰带，腰带上插一把魔刀。凯利强调说，人身体上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穿上衣服后，这些能量就被掩盖了。

舞蹈以集体纵欲狂欢作为结束，据说连这样的胡闹也具有超自然的意义。巫婆与男巫的性交原来是白巫术的“伟大仪式”，这意味着主要的自然力——水、空气、火和土的结合。按凯利的话来说，这个时刻，男巫与女巫以最适合自然本性的状态进行接触，替他们的巫术能力“充电”。

以上所说，实际上就是美国巫术的全部秘密之所在。大洋彼岸的其他巫婆和巫师都以诸如此类的方式开展巫术活动，其中有名噪一时的巴克兰夫妇，他俩是由波士顿到旧金山的几个巫术氏族的男祭司和女祭司；路易莎·哈布纳，她已被洛杉矶市政府

① 灵体以及前面提及的星灵都是通灵术用语，指由液体组成的透明身体。——译注

正式承认为“市民巫婆”；劳拉·卡伯特，她已被马萨诸塞州的地方政府宣布为合法的巫婆，并且正在瑟科姆城（该城曾发生过一件讼案，巫术组织被控用私刑拷打几十名妇女和女孩）开办巫术讲习班，在图书馆大厅举办讲座和在广播电台和电视中发表演说；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巫婆。

无以数计的白巫婆和白巫师散布在大洋的这一边——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在英国，那些知名度最高的巫婆常常通过电视台和 BBC 广播公司的发射台，以及发行量甚大的西方报刊杂志发表自己的答记者问，其中有：英国巫术协会主席珀克小姐，该会的新闻秘书埃莉奥诺拉·邦，自命为英国巫婆皇后的梅克森·莫里斯小姐，以及这位“皇后”的竞争对手帕特·克劳特尔夫夫人。这些巫婆们还常常以二次大战的功臣自居，声言她们参加过反希特勒的战争。据她们说，1940 年夏天，英国的巫婆们齐集汉普郡的森林中，举行巫术仪式，将所有的巫术子弹都瞄准了德国的元首，涣散其斗志，使其无法入侵英国。

巫婆在联邦德国也十分吃香。离曼海姆不远，居住着一个“白巫婆加纳”。她施巫术所用的材料是人血。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沙特恩”兄弟会^①的会员们挥舞魔剑召唤地球上的神力。联邦德国“罗滕

① 沙特恩——古罗马的播种之神。——译注

堡的巫婆”，一个自称乌拉·冯·贝尔努施的女人更是生财有道。她举办了一个西藏瑜伽术学习班，据说，掌握了这种法术，就可以“统治众人”。凡愿学习者须先交纳 3000 马克。

今天的白巫婆和白巫师的情况概如上述。而黑巫术的团体则是以撒旦为中心组织起来的。那班魔鬼崇拜者坚持认为，利他主义的巫术，也就是白巫术是不存在的，一切巫术都是邪恶的。凡是搞巫术的人都是想借此为自己谋点好处，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反正他们考虑的总是自己。故而，按照魔鬼崇拜者的观点，白巫术大师们所标榜的主张，不是出于伪善，就是出于天真，而这二者的确是崇拜魔鬼的人们经常犯的毛病。

今天只有美国领土上存在着几十个黑巫术信徒的组织和小团体，他们自命为魔鬼的信徒或撒旦的子弟，他们纠集了成千上万的人。

美国《时代周刊》是这样描述一个撒旦崇拜团体的集会的：

每周星期五，临到夜半时分，在路易斯维尔附近一个偏僻地区的一座有好几层楼的幽雅精致的公寓前，鱼贯驶来好多辆汽车。下车的都是些不那么显眼的人物。白天这些人是教师、药剂师、商人、职员。到晚上他们则是撒旦参拜会的会员。他们一齐走进这栋房屋，顺楼梯下到一间地下室里。他们把地下室的门关得严严的，以免不相干的人看见室内发生

的事情，门上装饰着鲜艳的橙黄色象征图案，上面画着一把黑色的叉子。

走进这座殿堂的人围绕室中央的一个挂着黑色帷幔的祭坛站着，祭坛上陈放着一个赤裸裸的稚龄处女的肉体。其余的人也一下子脱光了身上的衣服，开始举行崇拜撒旦的仪式，诵念巫术的咒文。他们祈求神灵赐予他们肉欲方面的享受和快感。

正点到达夜半时分，开始举行主要的仪式——黑弥撒。这是对基督教仪式一种十分拙劣的模仿。在做黑弥撒的时间，也要挂上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然而头向下地倒挂着；参加做弥撒的人也要领受圣餐，也就是他们要喝祭祀神灵的牺牲者的生血，血里面还混和着葡萄酒、麻醉剂、人尿等等；他们还要胡乱披上僧侣或修女的衣裳，诵唱基督教的颂歌，只是歌词完全篡改了。他们也要演奏自己创作的圣歌，歌词放肆地咒骂上帝，肉麻地颂扬撒旦。弥撒的高潮时刻来临了，这时，那些在场的女撒旦门徒纷纷脱下身上的修女衣裳，将其铺在地上，自己则躺在上面，与某个相好的男撒旦门徒发生肉体关系，似乎，他们要用这样的淫行来亵渎“基督教圣母”的法衣。而 20 世纪的魔鬼崇拜者的夜会也就在这种不堪入目的场面中结束。

美国魔鬼崇拜者最主要、最大的组织是一个名叫安东尼·拉维的人在旧金山创立的第一撒旦教会。这个组织得到了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

来的美国总统里根的赞助。西方报刊称撒旦教会的首领拉维为黑色教皇，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周刊记者杰克·加罗法洛撰文介绍了他的生平。

安东尼·拉维现年约 50 开外，已婚，家中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卡拉受过律师教育，现协助父亲主持该组织。

安东尼·拉维年方 5 岁时，就已博览恐怖小说和刊载巫术神秘作品的杂志。16 岁时，他瞒着家里人参加“旧金山芭蕾舞团”，在乐队里当第二双簧管吹奏手。后来他完全离开了父母的家庭。在这段漂泊的时间里，他变换了许多职业：开始在杂技团当驯兽师，接着在夜总会和脱衣舞厅当管风琴与钢琴伴奏手，在旧金山警察局当摄影师。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千方百计充实自己在巫术和神秘术方面的“知识”，他认定巫术是自己的遗传天赋（据说他祖母出身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吉卜赛人家庭，而吉卜赛人是以巫术传统闻名世界的）。终于临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这时，安东尼·拉维认为他的时代到来了——他准备扮演地狱的高级祭司的角色。

第一撒旦教会就这样诞生了。教会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和集权制。为首的是九人会议，会议的头头是拉维本人——教会的最高祭司。教会中有几个等级：学徒，普通巫术士和巫婆，男巫师和女巫师，黑色教皇本人。九人会议就吸收新会员和任命地区分支教会的头领等作出决定，地区分支教会称格罗托，

源自英语 grotto 一词，乃洞穴之意。目前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底特律、芝加哥等大城市，在肯塔基、新墨西哥、密西西比等州，都有拉维的洞穴。拜撒旦教的信徒究竟有多少，外人无法知晓。但据可靠消息，仅仅旧金山一地就有 8000 多人。

黑色教皇的教民的圣书是拉维编写的《撒旦圣经》。这本书问世后，不多几天就发行了 12 万 5 千册，现已出到了第三版，地狱的高级祭司还为初入门的拜撒旦者编印启蒙读物。此外，他还经常由旧金山的总部向入会的徒众发布书面训示，在地方报纸上回答当代热衷于魔鬼崇拜的人的问题，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

载入《撒旦圣经》的宗教信条都是些极其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说教，否定任何精神原则和社会责任的狂言，歌颂强者和崇拜暴力的谬论，其形式模仿基督教教义，但反其意而用之。例如，《撒旦圣经》中的某些诫条正好与著名的基督教十诫相反：“强者们有福了，因为世界是他们的”，“如果别人打你的脸，你就使劲打他的同样部位”等等。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允许撒旦教会作为一个正规的宗教团体办理了登记手续，并由此而豁免了它的税款。

当前崇拜魔鬼的团体不仅公开出现于美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内也有出现。在这些地方，大众信息媒介被用来宣扬对恣意妄为、暴力强制的崇拜。

这种组织的头头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冒险家和骗子手。

联邦德国新成立的魔鬼崇拜社团是由一个名叫米夏埃尔·埃舍纳的人领导的。此人的法号名“特勒姆”，原是一名电机工程师。他感到电机这门职业不会给他带来大笔收入，便改行研习巫术和神秘术了。眼下他正向所有被他的广告引诱上钩的青年传播“宇宙的奥秘”。这是些什么样的奥秘呢？可归结为下面两点：宣扬恣意妄为，崇拜寡廉鲜耻。埃舍纳总是毫无顾忌地坦陈自己的拜撒旦教的信仰：

“我们举行巫术仪式，举办死亡展览会，修炼迷离恍惚的气功，阅读神谕。我们要跨越行为的戒律，打破一切‘禁忌’，我们要摧毁道德。”

这是当代的拜撒旦教的纲领。乍看起来，这只是些粗鄙浅薄的狂言，不值一驳。然而，对现代撒旦崇拜者的社会思想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它是具有极严肃的现实内容的，因为它以一种独特、虚幻的形式反映出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意识中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与今天扩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全球性危机是切切相关的。

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在现阶段的特殊性在于，这种危机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而对这种资本主义来说，明显的特征是，基于个人主义传统的个性价值目标、个人的希望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化。这意味着那些传统的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的价值,诸如财富、金钱、私有制、权力等,对千百万大众来说仍旧是个人生活成功的首要的、万能的象征。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越来越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了。有一种人的意识已沦为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俘虏。这种人的个性对于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会有一种极为病态的感受,他痛恨自己的失败,同时因贬值的情结而深感痛苦^①,正如社会学家L·切诺韦思在《美国的成功梦》一书中所写的,在当代美国,一个人抱定的志向一旦在现实中不能成功,他就易于接受悲剧性的意识形态,并为一种思想所困扰:他这一生白过了。他可能为生活的灾祸感以及“自责自罪”感所征服。忧郁感、活着没用和没有价值的意识、四面楚歌的感觉、丧失信心、孤独、消极甚至绝望感等等都笼罩着他。

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其悲剧性状况的真正原因,都能挣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的桎梏,并且能够在与资本暴政的斗争中找到改变现时处境的出路的。在许多人身上,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会孕育出一种反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物的无政府主义的抗议。继续执著地相信传统的个人主义的约言和信条的人们,其内心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十分愤懑。这样的愤懑心理常常使人对于任何社会生活的纪律规范和组织形式都抱着一种虚无主义态

① 情结——精神分析学名词,情结是在下意识的领域中围绕遭到压抑的心向而形成的。——译注

度。

虚无主义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社会的，伦理的，宗教的等等。当代的撒旦崇拜是虚无主义意识的一种独特形式。这种邪教乃是向道德的一种宣战，按照西方的传统，道德往往反映在圣经上的十诫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受到基督教大教堂布道台上的祝福，教会本身就是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对大资本统治的不道德行为的抗议，并非直接针对资本本身，而是采取反对基督教及其戒律的形式。圣经传说中诱惑夏娃偷吃禁果的魔鬼撒旦成为了这种抗议的象征。20世纪拜撒旦教中的魔鬼是愚昧的热情和生物本能的化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借其来反抗社会的极权，并试图借此摆脱“自我异化”的危险。这就是当代的拜撒旦教的实质所在。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直接产物。

以算命为业的女人

在西方，形形色色的靠算命、占卜为业的男女处处可见，其普遍程度并不亚于撒旦崇拜。资本主义国家中找这些人去释疑解难的民众数以百万计。算命卜筮是一种虚幻的、全凭想象的“艺术”和一门猜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问”。算命实际上是与巫术同时产生的，此后这二者始终互有关联，相辅相成。

从远古以来，就存在着许多千奇百怪的算命方法和手段。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根据物品、迹象进行算命和根据内心的感觉进行算命（即所谓未卜先知）。属于第一类的有占火卦（用火进行占卜），占诗卦（根据诗句进行算命，类似中国的求签），脏腑相术（根据动物的内脏占卜），身形相术和相面术（根据人的身体状态算命），手相术（根据手的状态算命）等等。依据喝完咖啡后的沉淀、纸牌、硬币等判断吉凶也属于这一类。属于第二类的有详梦术，神秘的启示（预言家、先知）等等。

命相卜筮的根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巫术。这样的巫术以虚假的原则和联想为基础，即“类似引发类似”，“部分代表全体”。例如，扑克牌的两张Q意味着友谊，四张Q——流言蜚语，四张J——斗殴等等。手相术的预言的根据也是这一类的神秘类推法：如果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这人似乎会长寿。如果“生命线”突然折断了，此人肯定会短命。笔相学家也根据这一类的方法进行判断，他们深信，巨大的字母标志写字的人惯于吹牛皮，好大喜功；书法整齐、排行笔直意味着诚实；字体扭曲、排行歪斜意味着诡计多端等等。详梦术和任何其他的命相术一样，也是依据类推的原则进行直接的或相反的解释的：梦中掉了一颗牙齿——预兆将失掉一个朋友；梦中哭泣——预兆有喜事临门。

今天的西方民众广泛相信命运和定数，有数以

万计的女算命者在各地挣钱糊口，每一种古代的卜筮法在西方都有“专家”。

一贯迷信算命先生的通常是些这样的人：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和他们的社会关系都带有一种令人困惑的神秘莫测的性质，也就是两种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例如，小商贩与批发商、工程师与主管者、职员与银行经理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些人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似乎阶级关系和阶级差别都是不存在的，于是，他们禁不住要把个人的恩怨好恶摆到社会关系的首要地位。这就是民众中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者往往会成为这些预言家们的主要主顾的原因，中产阶层和小资产者的代表人物对未来常常丧失信心。对竞争的恐惧驱使他们去找这些出售幻想的商人。法国的进步社会学家雅克·梅特尔写道：“正在与剥削制度的各种现行形式进行斗争，并且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的一切残酷性的工人们，对天国的预言是漠不关心的。”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很难设想工会的活动家们会以企业主的占星图作为自己决定罢工的依据。

西方有许多对自己和对自己的未来均失掉信心的民众，那些出售希望和幻想的商人们对这些人的心理作了精细入微的分析。他们深知这些人急于要寻找摆脱紧张不安的方法，即使破费钱财也在所不惜。这些商人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商品硬塞给顾客的。下面是 1980 年法国《外交世界》月刊对一个这样

厚颜无耻地出售幻想的女生意人所作的生动素描：

“多么可怕，人们是何等的孤独啊！他们会因缺乏情绪而憔悴的，”克莱门斯夫人说道。

这个60开外的肥硕的女人用交际手腕博得人们的好感：她满脸堆着笑容，挽着顾客的臂膀，称他为“我的新朋友”，将其邀入她的位于巴黎16区的朴素、小巧、舒适的居室里。室内桌上点着两支蜡烛，摆着一个水晶球，一副纸牌和一些算命图。

“请用左手上牌，请你抽出五张牌”。克莱门斯夫人脸色一沉：老K，Q，J——全部是黑花色。“请再抽五张”。又全是黑牌。“您的亲人中没有谁生病吧？我常常避免谈论不幸。不过，”她以一种理解别人苦衷的神情加上一句，“如果你这是与一个有知识的人打交道的話……”

对每个人她都有说不尽的甜言蜜语。顾客得到了安抚，心情宽松了一些，便启齿说话了。他所求不多——他是来此倾吐衷情的。讲的全是自己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素材，这位大师通过加工使其成型。顾客的秘密终于被这位专家猜到了。

“我向他们宣布，他们是干什么的，心里希望什么，想要做什么，”克莱门斯夫人说道。“我试图使他们变得坚强一些。”

至少，她使他们变得更加依赖她了。

“我的大多数来访者要来第二次。他们经常按我的门铃，或荐来新的顾客。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我

和顾客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大家庭带来了不少收入：这个女算命家每月进入将近 3 万法郎。

像克莱门斯夫人这样的预言家在今天的法国并非凤毛麟角。据法国报刊透露，眼下在法国有 5 万预言家在活动。其中有许多人就是以这一门为职业的，其余的也是一有机会就利用算命赚钱。仅巴黎一地，在政府部门正式登记的就有 3700 个能提供预言的服务所和服务室，所需价格由 10 法郎到 2500 法郎不等。

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与此大同小异。例如，联邦德国目前共计有 4000 名职业女算命者和预测未来的先知。在联邦德国女算命家的排行榜中，位于榜首的是“波恩的卡珊德拉”^① 布赫拉夫人。她主要靠政治性的预言闻名。请她占算一次，代价十分可观——600 马克。居第二位的是女预言家玛丽亚·埃里卡。她定期在《星期日图片报》上发布对知名人士的命运的预测。1986 年前夕她给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袖 F. E. 施特劳斯算命说，“这位大人物将遭人暗算，但没有生命危险，”给劳工部长 N. 布卢姆的卜词是：“与失业作斗争中将有若干新困难和新提案，”给足球名将 F. 贝肯鲍尔的卜词是：“至少将在三场比赛中取胜。”联邦德国报纸的版面上登满了各

①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人物，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女预言家，能凭阿波罗宣示预言。——译注

地女算命者的广告。辛根的马格达夫人许诺帮助被遗弃的丈夫或妻子，用纸牌给她们算命；杜兰夫人使用一个魔球（有三个支脚的玻璃球）帮助女士们认清自己的命运；奥尔登堡的一个巫师用一本摩西留传下来的奇书给顾客算命。

在垄断化的时代，算命的个体户势难久撑，因此，他们往往联合成一家家巨大的“公司”。在美国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属于某个叫雪莉·安·塔巴特尼克的女人，其手下就有 300 个女算命者。另一家搞迷信活动的美国公司属于一个名叫希拉·库尔茨的野心勃勃的女人。她雇用了数百个女算命者和笔相专家。这家公司既为私人指点迷津，也为垄断资本服务效劳。仅 1983 年内它就替 200 家商号和公司服务过。具体的做法是，库尔茨夫人雇用的“专家们”根据申请工作时填写的履历表上的笔迹进行判断。他们对每一份表格要经过 3—10 小时的“研究”，然后说出书写人的个性“参数”，进而为客户作出分析结论，判明该求职者是不是一个捣乱分子或不轨的人。

这些算命公司和占卜测字服务所的老板的收入是不断增长的，因为，据社会学家们估计，仅近 10 年内，他们的主顾就增加了 4 倍。例如，《巴黎竞赛画报》证实说，法国民众付给女算命家的钱要多于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用于民众身上的钱，意大利民众付给命运预言家的钱等于该国医疗保健支出的 1/3。

这些命运预言家们的成功，他们收入的猛增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之不能满足其成员的期望已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与人们自由交往，探索和搞清楚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做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总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些都是自然人的起码要求，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对此无一能予以满足。这种不能满足的状况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无论他是“卑贱者”或“高贵者”，因为在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统治的世界中谁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未来高枕无忧。这就是为什么在女算命家（当然是最高级的算命家）的主顾中也可能遇到西方最著名的家族的代表人物的缘故。

“我的老主顾中，”常住巴黎的女算命家玛丽蒙·维洛曾经讲道，“有一位家在美国的男爵夫人，还有国家官吏，他们常打发妻子前来。此外，主顾中还有一位僧侣。”

今天跑来请女算命家测命的有现代的大政治家，“自由世界”的中流砥柱——大企业家和银行家。例如，女算命家E·特塞耶曾给联邦德国自由民主党的主席G·D·根舍算过命，克虏伯家族借助招魂术举行预言未来的降神会，现已逝世的德国报业大王A·施普林格曾聘请一位职业预言家兼心灵感应术士做自己的随员，交易所经纪人库尔特·布劳恩请女算命家乌尔苏拉·卡多斯当参谋等等。高尔基早在30年代就对资本世界的掌权者迷信各种星相

卜筮的情况进行了揭露：“资产阶级不是向哲学家和‘思想家’寻找‘慰藉’，他们更乐意找那些预言未来的骗子手。欧洲报纸上充斥手相术士、占星家、星相图编制家、江湖魔术师、未卜先知者、笔相学家、心灵感应术士和其他魔法师的广告，可这些人比资产阶级本身还要不学无术。”

现代的占星术士

占星术^①就是依据天体进行占卜，也是一种虚妄的推测未来的方法。

西方社会学家们指出，在今天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占星术狂热。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法国人、联邦德国人在寻求为生活定向的方法时，把眼光转向天空，说准确点，是转向占

① 把占星术定性为一种虚妄的伪学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地球与宇宙的联系。宇宙对于发生在地球上的物理、生物过程和现象无疑是有影响的，对此我们迄今还未彻底搞清。然而，由此完全不应当说天上的星宿决定了人们的私生活和全社会的生活以至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过程。用列宁的话来说明占星术是十分恰当的，列宁曾指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强调得太过份了，如果把它加以夸大，如果把它推广到它适合的范围以外，那么，就可能使它接近于谬误，而它甚至不可避免地在此条件下变成谬误。”古代占星术士正确无误地发现了宇宙同地球上的生命的联系（例如，狩猎、捕鱼、播种、收割、牲畜产仔的期限与天体在天空中一昼夜和一年内的各种明显的运动相符合），但是这种联系后来被误解成星宿的轨迹和位置能预兆地球上的一切事物，这样它就变成了一种谬误。——原注

星术士，似乎这些人能依据星辰测知过去、现在和未来。占星术士在今日的西方备受推崇。

占星术起源自远古。研究者在原始社会的遗址中发现了占星术信仰的痕迹。据许多学者的意见，“占星术谬见的成因应该追溯到古代的巫术。只有这样才能对占星术的象征体系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例如，占星术常把太阳同雄狮、公牛、雄鸡、黄金看成等同的事物。这种占星术的类比本来只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但后来却把它当成了一种实际的联系，例如，一个孩子，如果是天秤星座支配下的日期降生的，日后就会成为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如果是在巨蟹星座支配下的日期降生的，他一生的成绩将是平平的，未可殊望；如果是在宝瓶星座下降生的，他就会溺水而死等等^①。只有研究基于‘类似的事物可以产生交感’的原则的象征巫术，才能彻底弄清楚占星术的迷信观念。”

作为一种预卜人们未来的方术，占星术在古代世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古代的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的方士们试图根据人诞生的时刻行星与黄道 12 宫的相对位置来“推测”人的未来。这时已出

① 天秤星座、巨蟹星座、宝瓶星座都属于黄道 12 宫，黄道 12 宫内共有 12 个星座，每一个星座占整个黄道带的 1/12。黄道指太阳一年在星座中穿行的视轨迹大圆。所谓各星座支配的日期是指太阳经过它们的边界的日子，天秤座支配的日期是 9 月 23 日—10 月 23 日，巨蟹星座是 9 月 23 日—12 月 23 日，宝瓶座是 1 月 20 日—2 月 18 日。——译注

现了一种占星图，上面绘了孩子出生时刻行星与黄道 12 宫的相对位置。孩子一生的命运似乎就依附于这样的位置。

按照占星术的观点，星辰和行星是怎样对人施加影响的呢？据认为（术士们今天仍是这样看的），任何婴儿在诞生的时刻，其周围就产生了一个魔圈，婴儿处在魔圈的中心，各天体都被包括在圈内，各有固定的位置。一切天体都以一种特有的神秘的放射（流）对这个新生儿施加影响，婴儿成为行星和天体相互作用的中心，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婴儿具有一定的特征。这样的特征决定了他未来的发展、性格、命运。这么一来，一个新生儿日后的命运、优劣、善恶，都由天象的影响，在一刹那间决定好了；并且每颗行星所起的作用既根据其本身的性质，又要看它当时行经的是哪一个星座。术士们让大家相信，在白羊星座的影响下出生的将拥有很多畜群；受金牛星星座影响的将生性凶暴，好勇善斗；室女星座使人爱好打扮，好向妇女献殷勤，胆怯；摩羯星座下出生的人注定一辈子婚姻不幸福。水星照命的人多半善于经商，金星（爱神维纳斯）照命的将招惹女人喜爱等等。

占星术士在古代世界就已十分走红，地位尊隆。他们往往充当国王、将帅、霸主的心腹参谋。事无巨细，无论是成交一笔小生意或是进行一次大会战，无论是搞一次国家政变或是出门旅行，都要事先用占星图推算一下，否则就不能付诸行动。例如，罗马皇

帝如果不观察星象，决不会做任何重大的事情，他们还把自己诞生时刻在天空中占支配地位的星座图形制成纪念章。

中世纪欧洲国家的每代王朝都豢养着一大批占星家。这些人对内政外交的影响往往是举足轻重的。当时的每个贵族也认为自己非供养私人占星术士不可。宫廷贵妇玛丽娅·梅迪奇身边有一个具有男爵爵位的占星家。教皇保罗三世把主教职位赐予自己的占星术士。与教皇亦步亦趋的红衣主教们也在自己的教区里设有占星师一职。马萨林和黎塞留的政治决策常常是由他们手下的占星家开会决定的。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有一个占星术士让·巴蒂斯特·莫伦长期向宫廷领取每年约2000法郎的养老金。这样的薪俸是由马萨林规定下来的，理由是此人擅长于编制占星图^①。

那个时代的最有名气的占星家往往门庭若市，应接不暇。这从一个名叫特尼曾的占星术士的繁忙程度就可窥见一斑。无论哪个王侯贵族家里发生了头号喜庆事件——添了贵子，无论这是在匈牙利、英国、奥地利或德国，都得马上派急使向这位占星家报信，求他编制孩子降生时刻的占星图。往往他在一

① 保罗三世(1468—1549)，1534年起任罗马教皇；马萨林(1602—1661)，意大利人，1643年起任法国首相；黎塞留(1585—1642)，1624年起任法国首相，这两位首相都是大权独揽的统治者；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专制君主，即位初，首相马萨林把持实权，1621年亲政。——译注

天之内要同时接见十多位急使，这位占星家忙得不可开交，只好雇请助手帮忙。

科学的天文学时代终于来临了，这是和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的名字分不开的。到这时候，占星术总该寿终正寝了吧。加利莱奥·伽利略证实行星系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但怎么样也不是上帝的世界。哥白尼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行星的运行规律。他还创立了令人信服的太阳中心说，因而解释了地球上昼夜交替，季节变化的原因。这一切都摧毁了占星术的基础，使它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占星术还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至今未衰。有些国家和民族由于历史之使然，而长期与人类文化启蒙和社会进步的总进程相隔绝。但是，在这些国家和民族中间，占星图编制者的作用依然是很长的。

例如，尼泊尔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占星师在现代的尼泊尔人的生活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从贫穷的苦力到富商大贾或高官显爵都不能例外。神职人员或占星师（在尼泊尔往往一人兼有这两项社会职能）从尼泊尔人呱呱降生落地时起就介入他们的生活。一个小孩刚降生，神职人员便把出生的日期、时刻（甚至精确到分秒）逐项进行登记，立刻着手编制占星图，一面还给孩子取名字。孩子长大要完婚时，未婚妻的占星图必须交给作为未婚夫的精神指导者的占星师审查，后者拿两个人的占星图仔细进行对比，如果没有什么相冲相克的地方，他就同意这桩婚事。

一个人要离开人世时，他要带着自己的占星图一道日西天。人们会把占星图放在死者的头下，然后举行火葬。尼泊尔人的日常生活也必须严格按星相行事。凡事都须先与占星师商量，决不能擅自采取行动。例如，在成交一项土地或房屋买卖前，买主必须拾取一小块泥土，一点灰泥碎屑或一根小木片呈交给占星术士，后者要进行“卜算”，看这笔交易给买主带来好运与否。占星术士们在许多方面的决定连国王也得遵循。

然而，时至 20 世纪末，还有一些在科技方面最先进的西方大国的国务活动家也按占星图的征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管理自己的人民。西方报刊透露，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总统里根一直小心翼翼地依照占星图生活。许多当代人听到这样的怪事可能会感到惊讶：里根当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那天，他指定就职典礼必须在半夜后零点 4 分举行。对此丝毫不感到蹊跷的恐怕只有琳达·古德曼一人了，因为她是《美国最好的占星图》一书的作者。据她说，她也推算出这个时刻最合式：里根是根据她的“著作”算出这个大吉大利的良辰佳刻的。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占星术的迷恋带有流行病的性质。美国政论家、超感觉现象研究会会员、精神病研究中心会员米尔本·克里斯托芬在其名著《巫术商人》中颇为忧虑地指出：“我们的时代是向其它行星发射飞船的时代，同时也是占星术自

从在巴比伦一度繁荣以来最吃香的时期。今天编制的占星图,制造的预言,印刷和出卖的各种占星术入门指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现代的占星术士预言股票市场的上涨和下跌,分析星相对猫和狗的影响,编造占星图以测知工商企业、各种机构和整个国家的命运。黄道 12 宫被用来为化妆品、汽车、衣服、保险单、干酪和不含酒精的饮料等做广告。艺术家们为白羊星座、公牛星座、巨蟹星座和其他影响人类的星相创造出新的现代表现形式。今天的读者如饥似渴地翻阅着报纸上对显要人物的星相预测。他们对这些东西比对连环画故事或纵横字谜更感兴趣。按月出版的杂志上有声有色地描述星相是怎样帮助各个知名人物取得高位的。安装在纽约中央车站的一台巨大的电子计算机显示出对未来 6 个月内显要人物的动态和官场活动的预测。这台计算机能用三种语言回答问题:英语、西班牙语、法语。

据美国的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资料,美国现在约有 10 万名职业星相家在“工作”,还有 17 万 5 千名以星相占卜为副业的星相士。无论职业星相家,或是占星术业余爱好者,其活动都属全美占星术协会领导。20 世纪的美国有 30 个专门教学机构培养星相士,并发给毕业证书,全国许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占星术课程,还有数十种占星术的专业杂志在国内出版发行。

此外,美国的所有报纸都定期刊登占星术的预

测。无线电台和电视台都为星相士开辟节目。美国有好多台专业计算机在昼夜不停地工作，每天要编出数千种占星图。这样的占星术狂潮每年要带给现代星相家们2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卡尔·雷特是美国占星家中执牛耳者。他给电影明星、亿万富翁和政治家们编制占星图已有50年的历史。这位举国闻名的星相家也为“群众”“服务”。对前途感到茫然的数百万美国人每天要认真研读雷特“大伯”编制的占星图。他的占星图几乎刊登在400家报纸上。他那里实际上是一家占星术公司，拥有一个庞大的雇员班子。公司每天收到的寄给雷特的信件就有10万余封。公司的雇员中除了有数不清的秘书外，还有若干得过学位的数学家。公司给这位占星术士带来了巨额收入。

西欧各国的群众迷信占星术的程度一点也不比美国逊色。索勒依夫人的占星术预测在法国最受欢迎。由于这个国家的前景中笼罩着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浓密乌云，索勒依夫人的“工作负荷”自然愈益加重了。她那所小巧精致的巴黎住宅令人想起最走红的名医诊所或名律师办公室。每天总是门庭若市，求者摩肩接踵。求她“答疑解难”一次，平均要支付400法郎。在她所接待的络绎不绝的人流中有出于好奇的城市居民、企业家、银行家，甚至还有外国的首脑。

据《快报》周刊说，索勒依夫人曾给一些法国著

名政界人物提供谘询，如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丹总统，雷蒙·巴尔总理等。

那些地位显要的主顾来到她那儿求见时，往往戴着阔边的墨镜，身子紧贴着墙，露出十分不自在的模样。而更常见的是，他们委托代表前来，免得亲自露面。这多半是其妻子或情妇。这样的密使身上携有该主顾的某种证物（手帕、烟盒、照片等）和准确的个人资料，如出生的日期、时刻、出生地、近亲状况等。前来向索勒依夫人求助的甚至还有神职人员。

“您看，我这里有他们的信”，索勒依指着堆积如山的信件说。“其中有一个神父还恳求我为他的教堂作宣传，我许诺说，如果我的主顾把一切都指望上帝安排，他们的情况就好办多了。”

一家巨大的商业无线电广播公司“欧洲1号”请她作定期广播，在她的住宅里安装了25根电话线。有7个邮务人员专门为这位夫人工作，每月听众寄给她的信件有15万封之多。他们在信中写下了自己的全部资料，请她在下次广播的时间里讲一讲他们的占星图。

法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科学与生活》对“索勒依现象”感兴趣，决定对这位女算命家走红的原因进行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主持这项研究的是法国学者埃利阿耶·德·马萨德和米歇尔·戈克伦，下面就是他们的见解：

这位女占卜家竭力给人一种神秘而又慈祥的印

象。她道貌岸然，仙风侠骨，令人觉得她的思维挺健全，绝不会有任何蒙骗人的念头。她的声音和语调充满感情，含义深远，可同时又是十分坚决的，女占卜家就是这样使主顾们不知不觉地入了迷，俯首帖耳地接受她的“星相判词”。索勒依还善于搬用 20 世纪末期的科学术语，巧妙地运用各种各样的生活中的格言。她的话半真半假，三分幻想，三分神话，可又有三分真实，其目的在于使人的意识脱离现实。“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就是她的口头禅。

一般来说，这位女占卜人的主顾们想由她那里听到的只是对自己希望的确认，他们都下意识地期望安慰式的回答，索勒依对此胸有成竹，她的巫术表演临到结束时，往往是一种精神宣泄——使人的心理得到净化，精神得到松弛。这位夫人对待一切事情总是遵循在“命中注定”和“意志自由”之间求得平衡的策略。她作为法国最享盛名的女算命家，就是这样接待顾客的。

占星术士们发布预言的口气，令人觉得仿佛他们是在执行政府方面的社会指令。例如，联邦德国著名星相家霍茨·范·阿克森在回答记者关于 1986 年联邦德国的星相问题时声称：“G. 科尔于 1983 年掌握内阁权力以来一手奠定的国内政治局势，将继续稳定不变。”IO. 茹可夫写道，今天在西方星相界不仅是个收入最丰的领域，而且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清洗的最强大“部门”，它使得“自由世界”的普通老百姓

姓习惯于社会的消极性，冷漠无情和萎靡不振。你只要翻到西方报刊杂志中载有星相图的版面，就可得到各种有关为人处世必备之道的劝告和建议：应该怎样保持自己的言行举止，应该找什么人谈心，怎样谈，应该提防什么人，应该避免什么事。原来，世间万物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头顶上方的行星和星座的世界里预先决定好的……。干嘛还要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吸毒犯罪、政府内部的贪污腐败耿耿于怀呢！您应该关心的是怎样与顶头上司、同事保持极融洽的共处，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就是执行十分明确的社会指令、担当固定的社会角色、拯救灵魂的占星图对世人的要求。

米歇尔·诺斯特拉达穆斯就是这么一位至今还显灵的古代预言家。他既是占星家，又是医生，生于16世纪，长期在亨利二世的妻子卡特琳·美第奇的宫廷中当食客^①，一生创作了942首隐晦曲折的四行诗，诗中似乎包含了关于未来的极神奇的预言。这本不少于5000行的诗集成了许多代巫师、占星术士、妖道们的无价珍宝。在绵延420年中，这位中世纪预言家的骨灰多次受到惊扰。对他写下的同一段诗有时竟有6000种不同的解释。诺斯特拉达穆斯的儿子也名叫米歇尔。他为了继承父业，也当一名

① 亨利二世(1519—1559)，法国国王；卡特琳·美第奇(1519—1589)，亨利二世之妻，1547年起为法国王后，其子在位期间，国事由她左右。——译注

著名的占星家,就以他父亲的蹩脚诗为据,预言法国的皮赛城将毁于火灾。可是他预测的各种期限都过去了,预言仍没有实现,为了证实自己的预言真实无讹,他亲自放了一把火焚烧该市,结果被当场抓获并被判处死刑。

但是,此后每逢欧洲酝酿成熟一种社会经济危机,公众又重新萌发起对诺斯特拉达穆斯的兴趣。例如1914年8月,有名的德国星相家克尼普夫在报纸上发布了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一首音节诗:

怪鸟声声似风琴,
麦斗腾贵价连城,
金戈铁马沙场见,
刀光血影击比邻。

克尼普夫利用当时德国上下一致的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的情绪来解释这首诗。他把怪鸟看成是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其螺旋桨的轰鸣犹如风琴声;麦斗是法国的象征,该国盛产白面包,麦斗句暗喻法国将是兵家争夺之地。后两句喻爆发战争。克尼普夫认为总起来看此诗可归结为:诺斯特拉达穆斯在16世纪就预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将取得胜利。当然,法国报纸也刊载了另一首四行诗,以预言德国将覆没。1942年,德国星相家克拉夫特秉承戈培尔的指令,伪造了许多诺氏诗,为法西斯宣传服务。

今天,西方宣传机器的操纵者实际上把诺斯特拉达穆斯列入了他们的反苏人员的编制之中。巴黎

有一位作家让·萨尔德·方布隆于80年代初出版了一部两卷本专著《诺斯特拉达穆斯——历史学家和预言家》。这本书立即被译成多国文字。

方布隆篡改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使其现代化，从中可辨别出下面的意思：俄罗斯是信奉天主教的欧洲的永恒之敌，不久之后，它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战火最初是在近东燃起的，接着便开始了一场全球性的浩劫：“克里姆林宫准在两个战场上展开大规模的攻势：欧洲战场和南方战场——波斯湾、近东和非洲……欧洲战场上苏联将把不可胜数的地面与空军力量投入战斗，其中包括20个机械化和坦克师团，3000个带有原子弹的战术航空队单位……”

然而，让·萨尔德·方布隆这位作者是在书中大肆抒发自己的反苏情绪。军人嘛！就是爱好战争，哪怕玩玩战争游戏也行。他们就依照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玩起战争游戏来了……

离法国城市圣雷米德-普罗旺斯700公里的地方，远远避开好奇的新闻记者的耳目，某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正在进行军事指挥演习。该中心的机器打出一行行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韵脚诗，从其中费力地找出开展军事行动的区域地理名称来。以方布隆—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书为依据，在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下，一张未来战争的地图绘制出来了。

演习分两个阶段进行：开始是根据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制定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案，然后确定

打败入侵者的战略。该中心的领导人米歇尔·加登在演习总指挥的席位上庄严就座。

方布隆的书仅在法国就拥有 50 万以上的读者，而报道圣雷米德-普罗旺斯的军事指挥演习的杂志的销数则更大，尽管演习的事属于“机密”，报刊上还是把它披露了出来。这其实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政治挑拨事件，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会告诉公众，方布隆-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书中关于苏联威胁全世界的臆造性预言与客观事实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正如许多其他的星相家的预言与人类的真正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一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仅仅根据占星家们解释同一首诺氏诗而发布的预言，近 300 年来巴黎就应该多次由地球上消失掉了。许多预言家关于天象的解释也总是“落空”，他们常常依据自己的占星图预言世界的末日。他们说海水将在 1186 年淹没大陆，洗劫人类，然而人们安然无恙地迎来了 1187 年 1 月 1 日。星相家们预言 1500 年意大利将有洪水为灾。20 年后他们说得更明确了：洪水泛滥准在 1524 年出现。可这次他们还是没有说准，这一年里除欧洲某些地方春潮泛滥外，并没有洪水发生。仅在 20 世纪内，星相家就曾多次预言世界末日：德国星相家说是 1949 年，印度星相家说是 1962 年，美国星相家说是 1969 年。

全部星相学史中，星相家从未言中一次历史事件。名噪一时的占星家托马斯·梅内斯 1934 年预

言法西斯即将在西班牙失败，希特勒将在德国的内乱中被夺权，1937年墨索里尼将在意大利被赶下台。这些预言一件也未实现。

特雷弗·罗珀在其著作《希特勒的最后日子》中讲到，根据元首私人的星相家为他编制的星相图，战况应该是这样的：德军于1945年初遭到重大失败后，将迅速恢复元气，并于4月末转入大规模反攻，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决定性胜利，8月份即可迫使敌人投降。当然，星相图上没有标出1945年5月9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也没有指出希特勒本人即将死亡。

星相图编制者们的令人沮丧的失败还可举出许多来，例如，1959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病死前不久，他们曾预言他的身体将康复，还有多年的政治生涯。1965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前不久，他们曾预言他将再次当选总统，等等。科学家多次指出，星相家们的吹牛是靠不住的。《占星术的梦呓和谎言》一书的作者、法国社会学家M·戈克伦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旨在揭穿一台名叫“天文讯号”的占卜计算机的推测的荒谬性。这台计算机安置在巴黎一家占星术公司营业所的铺有绿呢的桌面上。戈克伦把一切必需的资料都输入了这台计算机，得到的回答是：“由于您的天性，您的行为完全符合必需的道德规范。您是一个忠实、善良和快乐的法国人”。快乐的人，这倒说对了。至于说忠实和善良嘛……，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戈克伦偷偷塞入计算机的是某

一个叫梅塞·佩蒂诺的人的资料。这人曾轰动一时，绰号叫“魔鬼”，杀了63个人，1947年被处死刑。

尽管占星术士们的话常常落空，但他们的主顾并没有减少。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想要知道何时利于约见朋友，何时利于向老板提出增加工资的请求，何时利于向爱慕的人求婚……他们常常就这些问题向占星术士们求教，同样，也向占星家的巫术同行——那些常与鬼魂世界交往的“专家们”求教。

现代的招魂者

对于幽灵的迷信是在原始社会里产生的。当时人们相信有一种无形体的超自然的活物。它们附在人、动物和植物身上，或存在于各种物体和自然现象之中。它们能驾驭尘世和非尘世的一切物体和现象。与这种迷信一并产生的是人有个非物质的灵魂的观念，灵魂依附在活人身上，人死后，灵魂就离开躯壳，前往由无形体的幽灵和鬼魂组成的冥国。

这种迷信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认识不够成熟，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许多现象缺乏理解，以及社会实践的狭隘性。一些事件的偶合及其偶然的连续性可以导致不合理的推断和错误的结论。比如说，古人对自己在白昼和夜晚的影子的本质是难以理解的；影子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时而出奇地大，时而缩

得很小，它总是纠缠着人不放，重复他的动作，这样便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人身上存在着一个不可见的复制品——灵魂。正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古老和原始的语言中，“影子”和“灵魂”是用同一个词表示的。塔斯马尼亚人用来表示影子和灵魂的就是同一个词。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族称灵魂为“奥塔赫丘克”，其意思为“他的影子”。

许多地方的民间习俗禁止攻击一个人的影子，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危害他的灵魂。南非巴苏陀族人不仅把灵魂称作“塞里泰”（影子），而且认为，当一个人走近河边时，鳄鱼便可能抓住他映在水中的影子，连带把他本人也拖下水去。在各个民族的许多民间传说中，都有邪恶的巫师怎样把人的影子攫去，以便残害他的身体和灵魂的故事。至于“影子世界”、“影子王国”、“阴影”等说法，更是众所周知的。

梦境对于有关灵魂的迷信的产生起着很大的作用。原始人不明白梦的本质。他们觉得梦境和现实之间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人们梦见他们自己在捕鱼、狩猎、跳舞、拜访亲朋好友，梦醒后，发现自己仍在原来的地方没动，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观念，灵魂在夜晚可以暂时摆脱肉身的束缚，到或远或近的地方飘荡一阵子，然后再回归到身体内。欧洲几百年前还存留着这种迷信的残余。有关贡特拉姆王的传说是欧洲民族的祖先具有多神教信仰的例证之一。有一次贡特拉姆在森林中睡觉，头枕在他的侍从武士的大

腿上。忽然，这个武士看见由他的国王的口中爬出一条蛇来，那蛇徐徐爬向一条小溪边，但无法越过小溪。这当儿，侍从把自己的剑横陈在小溪上，蛇便从剑上爬了过去，然后在山林中隐没不见了。过了许久，那蛇又爬回来了，并重新爬进睡觉的国王的口中，国王醒来后说，他梦见自己从一座铁桥上越过一条河流，走进一座纯金铸成的山中。许多原始部族甚至有一种迷信观念：决不可把睡觉的人突然唤醒，因为他的灵魂将会来不及由游荡的地方赶回来，这个人就会断气。同样，不能使睡觉的人头脚倒转或把他由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也不能涂画他的脸部，不然的话，灵魂在回归的时刻很可能找不到或认不出自己的主人了。

原始人在梦中常常看见自己已逝世的亲戚或朋友。英国著名的民俗学家 E. 泰勒援引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印第安族老妇的故事。她每晚都要梦见已死去的人，不得不请求巫医替她驱赶这些梦中的鬼魂。另一位民俗学家威尔逊是这样描述几内亚南部黑人的世界观的：“他们做的一切梦都被解释成已死去的亲朋的来访。他们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接受警告、建议和训示的。他们十分虔诚地采纳这些建议和训示，将其奉为行动的指南。”原始人把这些在梦中和幻觉中出现的死去的人的形象，看作死者的依然活着的灵魂。对梦的这种理解从许多方面解释了身体死亡后灵魂继续存在的十分普遍的

迷信。灵魂不死的观念的出现是由于原始人既已承认灵魂的存在，就怎么也不能设想身体死亡后它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灵魂不灭的信仰导致无数迷信观念的产生。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死人的灵魂经常与活人杂处在一起，干预他们的生活。人们还产生了一种看法：善良的靈魂是可以交往的，而且应该与它们打交道，利用其超自然的灵力为人们造福。至于那些邪恶的幽灵，则应竭尽全力与它们作斗争，使其不至于害人。于是，便产生了一批招魂术士，他们利用巫术和魔法手段寻求善良的幽灵的庇护，驱除邪恶的幽灵。

与幽灵交往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是萨满教^①的降神会。俄国民俗学家 B. Γ. 博戈拉兹-塔恩曾多次目睹这样的活动。萨满巫师先抽吸完满满一烟斗的烈性烟草（楚科奇人和通古斯人的萨满巫师把这种烟草当作强麻醉剂使用），然后开始巫术活动。全过程都是在一团漆黑中进行的，楚奇克人的鹿皮棚屋里的火光全熄灭了。萨满巫师敲打着铃鼓，嘴里哼唱着各种不同的巫歌。最初哼唱的声音极细极轻，然后逐渐增大，直到变成一种野性的呼喊，嚷得远近

① 萨满教——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因满-通古斯语族各部落的巫师称为“萨满”而得名。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一般认为人有三个性能不同的灵魂。萨满巫师是氏族萨满神的代理人和化身，具有交通鬼神的特殊本领，为本族禳灾求福。萨满教主要流传于亚洲和欧洲极北部。中国的满、蒙、维吾尔、哈萨克等族均曾信仰该教。——译注

四周都听得见。萨满巫师用这种凄厉的呼唤招引鬼魂——克列特。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巫师已疲惫不堪，观众们也昏昏欲睡。骤然间，鬼魂出现了。它们用各种不同的声音说话，叽叽喳喳，又喊又唱，又刺耳地尖叫，宛如活人一般。最后巫师一丝力气都没有了，身子往地下一瘫，就睡熟了。巫术表演就此结束。但大家还坐在那儿，等招魂者醒来，好向他探询鬼魂（克列特）的意旨。萨满巫师睡醒后，便把鬼魂的喊叫声和歌唱声的含义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

在远古时代，人们已普遍相信身体死亡后有个独立的灵魂存在，活人可以与死人的灵魂交往。在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都产生过有关冥国及死人灵魂在其中的遭遇的十分发达而复杂的观念体系。一大批专司与灵魂交往的人便应运而生（后来在19世纪，这样的人被称作梅德努姆，该词源自拉丁文medium，乃神媒或中介人之意）。同时，与鬼神交往的技巧也越来越精纯。

据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所提供的资料，古罗马人常与鬼魂进行交往，并依据桌子脚的倾斜度来猜测他们的意旨。在古代中国，发明了同鬼神进行书面交往的方法。中国人一旦有什么需要询问鬼神，便派人去请职业的降神扶乩师。主人与扶乩师一起在桌上点燃香烛，摆上茶点等供品，烧好纸钱。另张桌上放置一个盛干沙的长方形托盘。把一件书写“工

具”——一段有两个手柄的削尖的木棒插在沙盘上。请神时，这件“工具”由两个人握着，每人握住一个手柄，其尖端则留在沙上。扶乩师口念咒语，祈求鬼神使“书写工具”插在沙中的一端运动，以显示其降临。顷刻间，“书写工具”在沙上飞舞起来，写下许多文字，作为鬼神对人们的疑难的答复，余下的一个较困难的任务是：如何理解这些文字所阐述的内容。

人们可以召唤死人的灵魂并与其进行交往本是一种原始社会的信仰，可它一直保持到了今天。现代的“招魂术”是上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并与两个美国人的名字分不开，这就是福克斯姐妹。

在美国的位处偏僻地区的小城镇海德维尔（纽约州），1848年夏季发生了一件怪事。两个小姑娘，凯德琳·福克斯和玛格丽特·福克斯，前者6岁，后者8岁。她俩和20年前被杀死于她们住宅里的理发师迪努奥特的鬼魂有了交往。许多年之后两姐妹之一的玛格丽特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临终忏悔时承认，小姑娘们开始只不过是玩游戏。临睡前，她们想开开心，便把一个苹果系在绳子上，拖着在地板上滚动。母亲为这种奇怪的声音所吸引，急不迭地跑到她们那儿来察看究竟，小姑娘们赶紧把苹果藏在枕头里。母亲把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声响的事向邻居们诉说，于是，福克斯家出了怪事的新闻立即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

是已死的迪努奥特的魅影在房间里行走。当然，谁也不会想到，所谓“怪事”全是两个小姑娘的瞎胡闹。

不久，关于这两个不寻常的小姑娘的事传遍了四面八方，远远超过了海德维尔城的范围。她们的已出嫁的姐姐从这件事中看到了捞钱的好机会，立即着手组织一家“福克斯与灵魂”公司。小姑娘们继续与迪努奥特的鬼魂“进行交往”，但“交往”的手段越来越高明。美国各地的邀请函如雪片飞来，双亲便携带着女儿在全国各地旅行，举办同鬼魂交往的表演。他们的大女儿和女婿则充当演出团的老板。年复一年地过去，福克斯一家的银行存款像滚雪球一样地增长，全国掀起了经久不息的疯狂浪潮，人人都醉心于同鬼魂的会见。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还有些纯世俗性的原因。当时正值南北战争(1861—1865)结束不久，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去了亲人。他们闻听到有人“找到”了与阴间彼岸世界沟通的捷径，自然十分高兴，并乐此不疲。他们正急于想同住在阴间的儿子、丈夫、父亲会见呢。在这些年代，还发生了一次最早的工业金融危机。它席卷全美所有地区。这同样触动了公众同彼岸世界居民进行接触的兴趣。人们急于要探寻一条摆脱当时处境的出路。他们把眼光转向宗教，然而往昔的宗教都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只有这种可以提供善良的鬼神的庇佑的“新宗教”才合乎众望。并且，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对招魂术“现象”

也持一种赞赏性的态度，^① 这更加促使人们增长了对“新”宗教的兴趣。

当时，在民众普遍醉心于招魂术的情况下，许多科学家不仅没有站出来反对这种广泛的迷信风习，而且自身也为其传播推波助澜，个中原因，恩格斯早在 19 世纪末期就作了揭示。他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指出，对资产阶级科学家来说，“从自然科学到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是蔑视理论思维，迷恋“爬行的经验主义”和“最肤浅的经验论”。那班“最纯粹的经验主义者”，诸如阿·华莱士、威廉·克鲁克斯、弗·策尔纳等人，对理论嗤之以鼻，只承认“纯粹的”，也就是主观的经验，因而成为了招魂术士们的欺骗手法的牺牲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也指出，“纯粹的经验”不能作为可靠的担保品，从而把客观现实、对实物的感觉同幻觉、感情的欺骗区分开来。

现代的招魂术，按其本质来说，与古代的招魂术是一丘之貉，可在许多方面，这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在遥远的古代，同鬼魂世界接触只是少数被授予专门职位的人——巫师、祭司、先知、希腊的皮蒂娅、罗马的色维拉等的特权，而其手段和方法又

① 招魂术现象被认为是一种所谓“物理神媒”现象——各种日常用品的运动和敲击（最常见的是桌子通灵术，即阴魂转动桌子，桌腿发出声音与招魂者交谈），乐器的响声，甚至还有所谓“物质化”现象，也就是身体的个别部分（手、脸）的显现和消失等。——原注

是高度保密的，也就是所谓“天机不可泄漏”；那么现代的招魂术则采取群众性的神秘主义流派的形式。到1888年，当玛格丽特·福克斯在临终忏悔中承认她们两姐妹所作的只是蒙骗轻信的人群的时候，招魂术已经广为传播，甚至出现了“神媒”（招魂术士）这种职业。19世纪末期，英国总计有数百万行招魂术者，全都是招魂术教会和团体的成员；美国的行招魂术者至少有一千万；新的招魂术组织和协会在各地相继涌现，出版了无数招魂术的报章杂志。俄国最有名的宣扬迷信的杂志《奥秘》在十月革命前一直出版。现代招魂术也产生了自己的理论家——美国人A. J. 戴维斯（1826—1910）和法国人A·卡德克（1804—1869）。连教会也对这些热衷和鬼魂交往的新秀怀有好感。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要知道，招魂术以其魔术手段证明了关于灵魂不死和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的基督教教义。而这些魔术就其复杂性和技巧的技艺来说早就远远超过了这项事业的奠基人——福克斯姐妹的笨拙的手法。

神媒们从虚无中召唤来的鬼魂出现在招魂术表演会在场者面前时真是花样百出。它们会使房间里井井有条的家具剧烈地抖动起来，甚至飞到天花板的下面，会抓住观众们的鼻子，会在熔化的石蜡上留下自己的印迹，会使铃儿叮当作响。它们甚至还乐意照相。

19世纪末最有名气的招魂术士之一是神媒亨

利·斯莱德。此人在许多国家举行过招魂术巡回表演。他单靠绳索上要出来的鬼把戏竟博得了盛名。斯莱德登台表演时，总要从观众中邀请两个志愿者来给他当助手。两人走到他跟前，用一根长绳索把他的手脚牢牢地捆绑住。最后，凡是有绳结的地方，都用蜡封裹严实。然后他们退回原来的地点，让被绑紧的亨利·斯莱德独自躺在舞台上。突然全场灯光变得十分昏暗，隐约可闻音乐声……灯光复归明亮时，观众眼前的这位神媒已经是好端端地站在舞台上，并把那根由身上解下来的绳索拿给观众们过目，其上面的蜡封完全无损。据斯莱德自己说，他的光荣而忠实的助手们——另一个世界来的鬼魂给他解脱了绑绳，同时用不着触动一个绳结，也不会损坏蜡封。

斯莱德的这个戏法，乃系抄袭自原始社会巫师的节目单，古代巫师已经钻研出十分精湛的幻觉魔术技艺。下面是泰勒就斯莱德一类的神媒的表演所写的一段话：“解脱绑绳的戏法乃是野蛮人发明出来的，可我们本民族的骗子们所玩弄的戏法和他们的又是何等相似乃尔，以致当我们目睹北美土人的魔术师表演这个节目或吞火等更平常的节目时，我们简直无法断定，他们这是由自己的野蛮的祖先那里沿袭下来的呢，还是抄袭自白人的。当然，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解脱绑绳这种表演的本身，而在于人们认为这是鬼斧神功，即灵物的帮助所致。这种观点和

野蛮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一些属于 18 世纪初期的爱斯基摩人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一位在格陵兰岛传教的教士克兰奇记叙说，当地的巫师到天国和地狱去作神秘的旅行时，先要击一阵鼓，然后把自己的身子尽量扭曲，由他的一位徒弟用皮条把他结实捆绑起来，使他的头跼处在两腿的中间，双手反绑在背后。屋子里的一切灯火都要熄灭，门窗紧闭，因为，他与鬼魂交接的当儿，谁也不应当偷看。大家都在室外屏声静息地待着，不能做丝毫动作，连搔搔后脑都不允许，以免惊走了鬼魂，或者，按这位传教士的话来说，以免谁暗中发现了他的骗局。临了，在一阵奇怪的沙沙声之后，也就是巫师接见或回访了鬼魂之后，他又重新露面了，只见他全身松脱了束缚，但脸色苍白，十分激动，急着向大家报告自己的奇遇。”

19 世纪的招魂术士们的特技手法除上述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花样，对于这些骗局，一些著名的魔术杂耍演员，如戴维、罗比纳、马斯基林、毕晓普、古登、丹南格、伊泽、古迪尼等都曾多次加以揭露。他们在观众的面前重演“降神会上的现象”。当时最负盛名的杂技演员是加里·古迪尼，有“魔术大王”的美誉。他一生都致力于与招魂术士作斗争。在 30 余年的舞台生活中，他揭露了上千名神媒。人家捉住他的手脚，把他包围在人圈里，用锁链、皮带、绳索等把他捆绑住，给他加上脚镣手铐，把他关在大箱子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响起了“超自然的”声音，桌子升向

空中，桌下铃铛叮叮作响，吉他也飞起来了，地面的一块石板上出现了几行不太端正的字迹，而古迪尼本人也从一切桎梏和捆绑中解脱了出来。招魂术的支持者们甚至指称他本人就是神媒，只是他不想承认这一点而已。然而，古迪尼的演出旨在揭露某一个施招魂术者，故而重演后者的各种特技手法，每次演出的末了，他总要向观众详细讲解表演这些魔术的技巧。古迪尼还把这些技巧详细写在自己的著作《鬼魂中的巫术》里，这本书专门揭露那些与他同时代的神媒。

19世纪末的俄国，有一个由进步的俄国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小组，专门从事对神媒的魔术的研究，其领导者是Д.И. 门捷列耶夫。小组选择最合适的神媒进行研究，在其工作过程中，许多降神会上的“奇迹”得到了客观的考察。小组的工作使得施招魂术者们的各种吹嘘和骗局都得到了充分的揭露。施招魂术者吹嘘说，鬼魂能分泌出水珠来，不错，纸上的确出现了水滴，但对其化学成分进行测定的结果表明这原来是神媒的口水。鸟笼自动移向空中，其下面的铃铛叮叮作响，施招魂术者说这是鬼魂所为，但是，如果在神媒的手和带有铃铛的鸟笼之间使用一把捕捉异物的钳子捕捉一下的话，这样的情形就不会出现了。施招魂术者还说，鬼魂能使桌子运动，桌子的确会自动摇摆，但如果改变桌子的排列方法，使神媒不便于暗暗用力，桌子是怎样也不会动

的。

小组成员得出了下述结论：“招魂术现象产生自下意识的运动或有意识的欺骗，而招魂术的理论是一种迷信。”

遗憾的是，门捷列耶夫小组想使人们免遭轻信和迷信之害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俄国和西方的民众都因即将到来的社会动荡而深感不安，急于要寻找遁世避祸的良策，而且这样的方法在招魂术的鬼魂魅影之中找到了。降神扶乩很快就成为了各沙龙中普遍喜好的事情，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招魂术技巧的完善化。往昔，传统的与鬼魂交往的方法是用桌子作工具（桌子通灵术），这要求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想从附在桌子上的灵魂那里收到一封信函，必须背出整个字母表，而桌子以其斜度指出一个需要的字母，然后再把字母表背一遍，桌子重新倾斜以指出第二个字母；如此再三，最后方能凑成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现在已发明了更完善的“工具”——招魂术图版和“乌依呀板”。

例如：“乌依呀板”（乌依呀是由法文的肯定词“oui”和德文的肯定词“ja”组成的合成词）是一块普通木板，上面写有整个字母表、10个数字和“是的”、“不”、“再见”等词，板上还装了一个极易滑动的小指示器。两个一心要与鬼魂交往的人把指头放在指示器上，即可得到“是”或“不是”的回答。如果想由彼岸世界获得更详尽的训示，则应认真观察指示器所

指出的字母或数字。“乌依呀板”的指示器的运动原理，与自动运动的桌子、茶碟、图板的原理一样，都在于手指尖、手、脚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压力。对招魂术“仪器”的无意识压力是由所谓意想性运动的行为（不由自主的动作）造成的。与意想性运动的行为或反应有连带关系的是，人的意识中出现一种关于运动的明显观念，同时在肌肉中激发起下意识的信号脉冲，因而引起肌肉收缩。手指、手、脚等的意想性运动的反应和动作就是这样的脉冲和肌肉的不自主的收缩的结果。

时至 20 世纪末的今天，在西方国家民众的许多阶层中，依然普遍使用这种招魂术手法同鬼魂交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在“乌依呀板”上找到了对生活中的一切机遇的回答。单在美国每年就有数以百万计热衷同幽灵世界交往的人士购买这种“木板”。这些与鬼魂打交道的游戏常常引起悲剧性的后果。英国的内务大臣出于无奈，甚至禁止商店出售这种“玩具”。其理由是：由于公众热衷于“乌依呀板”游戏，因而使得癔病患者、自杀与杀人案件大量增加，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但到目前为止，尽管英国政府颁有禁令，公众仍然可以在商店购到、或从邮局邮购到这种“游戏用品”。由英国报纸最近的一则报道可见一斑：“因不堪忍受生父的黑巫术训练，15岁女孩试图结束生命。每晚父亲强迫她使用‘乌依呀板’同去世的母亲交谈，

听举行黑弥撒的录音带。”

招魂术是一种不依赖供应商的商业活动。依靠诈骗迷信的群众为生的形形色色的骗子们，利用政府的纵容姑息（实际上是庇护），大规模生产和出售与幽灵世界交往的工具，举办招魂术的舞台表演。苏联新闻记者 C. 沃洛维茨讲述了自己对英国首都的一场这样的演出的观感：

“主权剧院”是伦敦最大的剧场之一，有 2500 个座位。故而经常有外地的名演员来此举行巡回演出。可是，人们竟然到处钻营购票，为了进入剧场内，观看一个牛津来的施招魂术者。这对我来说真是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在这个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傍晚，人们却在四处打听买票。剧场前形成了一条撑着雨伞的长龙——人行道的两旁都站满希冀获得幸福的机会和奇遇的群众。他们渴求看见引起对超自然力的信仰的事物。在“主权剧院”登台献技的是英国最大的神媒、活人与死人交往的中介人多丽斯·斯图克斯。

活人们都坐在有灯光照明的剧场里，以便多丽斯能看得见他们。她本人穿着玫瑰色的丝织长衬衫，待在舞台上的书桌旁，桌上插着一束芍药花，与她的衣服颜色相仿。

“喂，亲爱的观众，”她开口说道，“勇敢些。谁害怕死亡吗？这是用不着的，我想为自己作一次短短的祈祷。上帝，如果今天我的死期临近了，那么就请快

一点吧，例如，让我患动脉瘤。”

剧场里的观众不信任的嘀咕着。

“有个吉米是谁？”多丽斯一本正经地问道。

“我的儿子，”剧场里传来一个声音。

神媒的助手走下台来，把一个送话器递给这个50岁左右的妇女。

“他离开我们还不久，是不是？”

“有4年了，多丽斯。”

“他病得时间不很长，是不是？”

“6个月。”

“我想说的是，他临终那阶段病得不久。他死于癌症，是不是？亲爱的？”

“是的。”

“这就对了。他现在和死前相比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头发重新长了出来，他又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了。”

噢，这是开场白，我想。我们马上就会了解到阴间生活的一些情景和听到来自遥远的地方的声音了。要不然的话，多丽斯的巡回演出，就会像在瓦什克举行的象棋比赛一样，虎头蛇尾地收场。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多丽斯使演出按正常轨道进行，她继续表演上面所述的那种谈话，其间，夹杂一些新旧趣闻和笑话，对用冷眼观看她和侧耳聆听她说话的那些人，她故意不提出具体的问题，但她花言巧语地使活在世上的对话人相信，他们死去的亲人或朋友

眼下的处境并不坏，用不着为他们悲伤和痛苦。

两个小时之后，观众们沿着两侧的楼梯缓缓地离开主权剧院。这时，我试着小心翼翼地周围的人打听，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是这种不太高雅的对死后的乐观主义态度呢？还是这种粗俗的公开的欺诈行为？我听到的唯一的批评意见是：

“我看，灵魂有时不太愿意同多丽斯交谈，因为这全是在大庭广众中进行的。这本来是件不便公开的事情嘛。”

……我们的有关20世纪的中世纪迷信的故事就此搁笔。然而中世纪的迷信并不总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它常常使用各种伪装，以遮蔽其本来面目。在科学技术革命的世纪里，中世纪的迷信为了掩饰其原始巫术的野蛮本质，极爱穿戴着由接近科学的词汇和冒充科技的行话织成的服装。人们试图给有关灵魂和控制世界的神力的原始迷信加上未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合法桂冠，关于这些留待下章再讲。

科学伪装下的巫术

时值科学技术革命世纪，世界上留给神秘的超自然的事物的地盘越来越小了。恩格斯写道：“今天以前，世界对我们来说一直像幻影一样地神奇莫测，自然界的隐蔽的力量一直威胁着我们。可现在它们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了十分亲切、十分接近的事物了”。当代巫术的辩护士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因而他们不断地试图掩饰自己的观点与科学知识的对立，以假乱真，让自己的货色冒充科学，把巫术说成是未来的自然科学知识。

这一类的想法构成了现代神秘学的内容。神秘学者们自己把他们的“科学”探讨的目标规定为有关自然力和人的隐秘性质的知识的总和。按他们的话来说，神秘学更近似唯物主义的科学，而不那么近似宗教和神秘主义。神秘学仿佛使自然科学与一种企望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深入了解物质的真正本质，洞悉宇宙和人的深藏不露的奥秘，同时培养严整的合乎逻辑的世界观。为了制造一种假象，使人觉得神秘学仿佛丝毫不否认科学，而且恰恰相反，是与科

学紧密沟通的，当代巫术的辩护士们在其著作中声称神秘学完全抛弃了世界上有超自然灵力的观念，他们试图赋予原始的巫术信仰以自然科学的形式，说它们研究的是仍处于科学认识视觉领域之外的自然力。

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神秘学者们力图表明他们似乎并不拒绝普遍认可的科学认识方法（实验、演绎法、归纳法等），并广泛采用科学词汇。他们摘取了一小批最习见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惯用语，任意歪曲其原意。他们发明了自身的一套接近科学的行话，当然，这样的行话与科学毫无共同之处，但同时却掩盖了现代神秘学同原始巫术和妖法的渊源关系。当今神秘学者们流行的观念有：“第四维”、“感应流”、“生物场”、“生物等离子区”等等。

神秘主义者为了使神秘学与科学接近起来，最常采用的手段是模拟法，众所周知，这种方法以极不精确著称，且带有极大的主观主义成分，但同时又为毫无科学性的幻想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例如，德国的感应力学者（魔杖的携带者）^①协会主席就是这么判断的：“巫术本身是什么？显然，这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尚未发现的过程和现象产生的效

① 感应力学认为人的身心方面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应力，这种感应力使人凭着一根有探测力的手杖（“魔杖”）或悬垂的摆的帮助，能探测出某些事物（如探寻矿脉、水源、病源、嫌疑犯所犯的罪等）。——译注

应。巫师能做出某些奇怪的事情，我们却无法做到。他可以理解超出正常范围以外的原因和结果的游戏。然而，如果没有原因，或者没有能量的任何一种物质载体（无论这种物质是如何细微），超感觉的现象在世界上是怎样也不会出现的，正因为如此，所谓巫术的手段就需要能量的载体或者中介物及神媒。我这里指的不是招魂术的神媒，而是某种细微的实体。据我看来，这种能量的载体就是带有电、重力的成分的磁场。因为在‘磁性’（“magnet”）这个词中也有‘巫术’（“magie”）这个词的词根‘mag’，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或者单凭感觉也可意识到巫术与磁性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地球的磁场同其它单独的磁场，以至生物场、心理场的内在联系。由于我们现在对魔杖和星摆的研究中从事得最多的是磁场对魔杖携带者的影响的研究，因而这种研究和巫术已很相近了。在这里使用的‘巫术’一词不应当只有一种神秘的意义，而应有更高层次的含义，说准确一点，是超物理学的含义。”

在现今的巫师兼神秘学者们的著作和刊物中，那些现代大科学家的名字，诸如玻尔、爱因斯坦、卢瑟福等俯拾皆是，并且大量援引量子力学、相对论、心理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发现。例如，L. 莱尚在其著作《降神术、神秘主义和物理学》中，狡猾地搬用大科学家的名字和近似科学的术语，以证明招魂术、宗教、神秘主义和现代物理学的渊源关系。A.

斯图登特也出版了一部类似的著作，单由书名就可测知其内容：《一个与正常世界并行的神秘世界，物理学和仿物理学的领域，科学与宗教的相遇和溶合》。这些书和其他一些类似的作品作者们试图搬用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全息照相术等来解释对幽灵的神秘幻想，迷离恍惚的状态和幻景幻象等。

神秘学者们一方面吹嘘自己学说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力图证明说，自然科学就其本性来说，似乎只能描述物质和现象的外在参数。要深入物质和现象的核心，了解其内在本质，唯有神秘的科学才能做到。这就是说，神秘学者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损害科学知识的信誉。法国神秘学者L·波维利和Z·贝尔齐耶在《巫术的早晨》一书中写道：“现代科学表明，其实验方法的完善已达到了最后的水平，因而为科学的发展制造了极限。例如，我们能制造出来的最强的显微镜将使用极强的光源，这么一来，观察到的电子会混和到一块儿，使得观察成为不可能。我们无法知道原子核内部的状况，让它爆炸吧，可那时它已经面目全非了。然而……或许我们将拥有心理的显微镜和心理的天文望远镜，凭我们内心的直觉，我们将知道遥远的星球上面或原子核内部的状况。”

现代神秘学者大言不惭，甚至指责科学为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们自命为认识领域的革新者和革命者。同时，在神秘学的五光十色的外衣下，隐蔽着的仍旧是对巫术和魔力的原始信仰。

古今炼金术

当代，古希腊的炼金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各类学校里，可以修习炼金术课程及其他各门巫术课。例如，加拿大多伦多的应用艺术和工艺专科学校的课程表中，就有“点金石”理论和应用课。古人和今人写的炼金术著作在西方一再出版。当代的炼金术士们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城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炼金术士大会，与会的有来自西欧、澳大利亚、美国的140位从事这门古老“职业”的代表。他们齐集在基莱斯堡山上，正如大会的一位组织者所宣称的，为的是“消除对于炼金术的庸俗偏见，提出它的科学性质的论据。”会上一切发言的主要精神可归结为一点：炼金术不仅是一门古代的学问，而且是一门未来的科学。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对炼金术的实质这个问题的叙述是十分混乱的。按他们的意见，“即使炼金术已经被证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论，但是不能就此下断语说，它是人的理智被迷信引入歧途的产物，炼金术和其他的错误理论，诸如笛卡儿的旋涡理论，牛顿的光流理论，燃素论和热素论等一样，只不过是种错误的理论而已。科学的道路就是由错误到真理的过程，说准确点，科学的每一个以前的阶段与

最晚出现的真理相比都是错误的。”

但是历史却证实了另一种结论。炼金术实际上源自原始人的巫术宗教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构成它的基础的是古代的三大类虚幻荒诞的概念和活动。这首先是泛灵论，原始人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石头、树木、山岩、星球等等都有灵魂。根据这种信仰，任何东西都可当作具有主体意志的神物来崇拜。第二是原始人的二元论——认为世间万物都可区别出阴阳两性。按照这种二元论观念，一切东西都是在性生殖过程中产生的，因为两性关系是自然力之间联系的基础，而自然力本身也被人格化了，以神灵的形象出现，据认为它们也可结婚生子。第三是巫术在原始人的世界观中有相当的地位。

早在原始社会就已产生的泛灵论、二元论、巫术的信仰崇拜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不断改变形态和获得新的表现形式，作为不可分割的成分进入了发达的宗教中。

原始人的泛灵论、二元论、巫术既是古代世界的宗教成分，同时又是炼金术信徒为其“艺术”汲取思想和手段的源泉。炼金术士们在其著作中十分认真地论述了元素的有灵论，论证其分属于阴阳二性，并说它们之间可以婚配，还论证了这种神秘结合的产物。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原始巫术手段，希冀凭借这种手段获取统制世界的超自然灵力。

导致炼金术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

社会性的，也有意识形态性的，这首先应归于对贵金属的需求的增加，而这又是商品交换的扩大和旧金矿产量降低引起的。在以国际贸易为特色的希腊化时代，对黄金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就促使那些从事应用化学和冶金业的雄心勃勃的代表人物探索变换物质、元素、金属的方法。况且，这些实干家从经验主义的观察中似乎证实了非贵金属变成贵金属的可能性。古代的化学家和冶金家认为，金属的质地是由其外表的状态决定的。据他们说，只要使铁变成黄色，赋予它光采，增加它的重量，铁就成为了黄金。就在公元前不久，埃及的手艺人还常常在铜矿中寻找金子，他们认为金是由铜变来的。就在公元初期，人们还把金属混合一起，并把落到他们手头的各种东西添加进去，企望得到黄金。然而黄金始终没有出现。这时人们便只好向冥冥中的神力、巫术和魔法求助了。

炼金术士们创造了许多巫术象征图案，据认为，这些图案能强制火神、水神、土神和空气神为他们服务。炼金术士们有一种特别的服装，上面的图案充满巫术意义。那种具有神性能使黄金在世上出现的物体叫点金石。炼金术士们对点金石有另外的称呼：“红狮”、“伟大的 *magnisterium* ”等等。

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希腊化世界的迅速普及，促使炼金术士们诉诸巫术。新柏拉图主义是一门宗教哲学学说，其中渗透了东方神秘教派的

精神。这门学说的某些代表人物认为凭借巫术可以同统治自然界的阴间力量交往。例如，公元3—4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里柯^①公然宣扬巫术，教导人们怎样招唤上帝和魔鬼，并让人相信他自己能创造奇迹。新柏拉图主义的学说对炼金术的产生有巨大影响。“本来，炼金术士们给自己提出来的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最可悲的失败总是他一场辛苦的最后结果，他既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可又坚信如果有个神通广大的幽灵出面助他一臂之力，那么，即便这是个妖神，但依靠它的力量，他的理想说不定霎时就可实现。这么一来，他不再固守着原有的学说进行操作了，转而设法寻求这样的助手，更何况这时机会似乎在向他招手，他满可以使神灵服从自己的意志，强迫它们为自己工作了。”

炼金术士们断言，他们生产人造金之所以屡遭失败，首先是由于“没有遵循与自然界真正主宰们交往时必需的规则”。他们所说的“必需的规则”，指的是源自远古的宗教巫术仪式，炼金术士们把这些仪式串连起来，再加上自然力有灵的神秘信仰，整理成一套严谨的“合乎逻辑”的体系，取名曰“炼金术”。

在这个体系中，附在实际物体上的原始幽灵被“能的活力”、“炼金术的统一放射”之类的新柏拉图

① 扬布里柯(3世纪中叶—约330)，古希腊罗马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叙利亚学派创始人。——译注

主义的宗教哲学范畴取代了。“类似产生类似”的原始巫术原则也获得了一种变形的“抽象的”形式：“一切东西都具有相当的性能(素质),比如热、冷、勇敢、恐惧、忧伤、愤怒、爱情或某种别的激情,这些东西总是受具有类似性能(素质)的东西的吸引,并在后者身上也激发起类似的遇合力来。”巫师兼炼金术士阿格利巴·科内利乌斯·内特斯海姆^①是这样写的。

然而,B.拉比诺维奇在《作为文化现象的炼金术》一书中写道,新柏拉图主义对巫术操作和观点的“合理化”不但没有取消这种原始巫术中巫师的符咒仪式活动,而且反而提高了它的地位,同时又扬弃了原有的化学知识的技能。炼金术士需要的不是客观的知识和方法,而是另外的东西:掌握巫术的语言和动作,这些在实际的巫术器具上得到物质体现的语言动作似乎能使自然力服从炼金术士的意志。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受点金石的理想鼓舞的炼金术士们在其无数次的探索中也会遇上新化合物、新物质等的真正发现。现在我们知道,由古代和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们完成的新发现是何等的多啊!我们也知道,化学在其产生的过程中是用得上这些发现的,正如天文学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中要依靠古代占星术士对天体的观测资料一样。关于历史上知识和迷信的

① 阿格利巴·科内利乌斯·内特斯海姆(1486—1535),著名的神秘学家 著有《论神秘哲学》。——译注

联系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在遥远的古代，这两者往往相互交织，彼此渗透。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掩盖下列事实：即使占星术和炼金术在经验的自然科学形成中发挥过作用，但它们终究是一种对超自然力的迷信，因而永远不会起科学理论的作用，甚至连错误理论也不是，只是起着宗教意识形态的作用。

失业应归咎于太阳吗？

“宇宙心理生物研究所，L.赞丁甘博士，每逢星期一、三、四的14点到18点接待顾客。”这样的广告挂在葡萄牙最著名的预言家的营业所门口。这位葡萄牙先知的营业所里满是千奇百怪的小塑像和图画。墙上挂着许多学位证书和奖状，都是这位“针刺疗法、自然疗法和心理学博士，超心理学和指纹诊断术大师”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巴西等地得到的。赞丁甘的预言经常刊登在葡萄牙报章杂志的显要位置上。他依据星座的运行预报可怕的地震、未来的科学发现、体育运动的新纪录等等。每次进行预报时，赞丁甘博士总是强调他的根据星座猜测未来的方法与太古的占星术士的星相图是迥然不同的，所以他请大家千万不要把他所提倡的科学（宇宙心理生物学）与传统的占星术混为一谈。像赞丁甘这样的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今天有许多恬不知耻的投机者大肆

否定传统的占星术，也就是否定“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占星图生产和买卖的占星行业，这些人“惯于使自己的观点具有科学假说的形式，并且在寻找论据时往往诉诸实验方法”。同时，这些自命为“科学的”占星术的代表人物常常把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一类的罪名加到“正统”科学的头上。

这门“科学的”占星术也有其公认的理论家。有两位英国人——G.艾曾克和D.奈埃斯就是这一类的学者。他们的近著《占星术是科学还是迷信？》代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本书的作者在卷首就开宗明义地表明他们和世界上其他的科学家一样，指责“营利主义的”“传统的”占星术所奉行的随心所欲的方法和充满幻想的类比手段，以及其毫无理性的抱负和强求。这两个骄傲的英国人声称自己与这些卖占星图的商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们喋喋不休地想要说明的只有一点：以实验为手段的自然科学的一个新分支——宇宙生物学应该在科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艾曾克和奈埃斯自称为宇宙生物学的创始人。可这门新学科包括些什么内容呢？他们两人为它划定了研究对象：探讨地球上的生命（主要指人和社会）与某些外星现象之间存在的联系，外星现象指的是行星的配置、星体的宇宙放射、“新星”与“超新星”的产生等等。按照这本书的作者的见解，宇宙生物学似乎是一门现代科学，与占星术是根本对立的。我

们姑且相信作者的良心，对他们的这种见解姑妄听之，有些地方只当作是论断尚不够周密。但他们显然忘记了，关于天体和放射对地球生命的影响的学说从古至今都是“传统”占星术的研究领域，历来就有天体医学（研究天体对人体的影响）、天体动物学（研究天体对动物的影响）、天体植物学、天体矿物学等多门。甚至还有天体种群形态学，专门研究星球对人体器官的外形的影响。据说，在公牛星座影响下降生的人，大都长着圆头颅、大脑门、大鼻子、厚嘴唇。还有一门学说，取名十分奇特，叫什么“宇宙心理相关论”，旨在研究宇宙的变星脉动与人的心理之间的联系。

然而，我们也不必为了这种奇怪论断的不够完善和有所忽略，而忙着责备艾曾克和奈埃斯，最好还是看看他们为了证明人与社会的生活和星体的影响之间存在着联系，使用的是些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吧！下面就是他们方法之一例：他们取出一组人（1553个杰出运动员）的资料，结果发现其中大部分是火星高照时降生的。物理学和其他精确科学的代表人物似乎都“愿意”选择土星高照时降生，而人文主义者、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则回避这颗星宿。于是得出结论说：在人体胚胎的遗传密码中已经储存了天上黄道12宫某一区域的信号，这样的信号使得婴儿按严格规定的时间降生——这当儿正是这个或另一个星座、行星“统治”天空的时刻。

这两位英国“专家们”表现出来的勇气，无疑大大超过了古代的占星家：不是星体选择和确定人的命运，而是人自己为自己挑选星体，同时也连带挑选自己的命运、性格、才能等等。

一个人在这个或另一个社会活动领域(音乐、运动、科学等等)中的造就依附于他出生时星座在天空中的配置，这一类的“研究”方法已经遭到法国科学家波利·库德尔的分析批判。这位学者指出：这一类“研究”的结果符合的只不过是随机分布律而已。这里指的分明是统计上的偶然事件。一个人降生时刻恰好遇上的黄道带的迹象和行星的排列次序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他的性格、才能以及未来的职业有关联，尽管《占星术是科学还是迷信?》一书的作者试图证明这一点。

包括亨廷顿^①在内的其他一些科学家也对这一类的方法进行了类似的分析。种种分析的结果揭示这些不大负责任的作者们在统计资料上的花招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原来，人们诞生的月份在一年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月、二月、九月出生的人要比五月、六月、十一月的多15%)，一切职业的代表人物的出生都遵循这一规律，他们全部“受到这些相对应的星座的庇护”。《占星术是科学还是迷信?》一书的作者故意不把这个规律告诉自己的读者，只向他们

① 亨廷顿(1876—1941)，美国地理学家，主张地缘政治论和地理决定论。——译注

提供一些经过人为作弊的统计资料。

一般来说，诉诸统计方法是“科学的”占星术的代表人物的特点。而这也根本算不上创新。德国一名教授 R. 梅费斯在 1896 年就出版了《人类的战争与和平时期》一书，书中列出了到 19 世纪末期为止的重要历史事件表，以此为根据得出结论说：每隔 111 年零 4 个月，必有两个战争时期和两个和平时期。然后书中又把历史上的旱灾和洪水泛滥列表加以比较，在其结论中又添上了一个最重要的见解：和平期必是水灾较多的时期，而战争期往往是旱魃肆虐的时期。气象学中的规律就这样扩展成了社会发展的规律。20 世纪上半叶，占星学家的著作如潮水般地问世。在这些书籍中，社会生活的经济学过程和社会学过程往往用宇宙中的事件来解释，如金星围绕太阳公转，太阳表面的日珥等。比如说，1927 年德国出版的一本 G. 克莱克勒尔的著作《作为经验科学的占星学》，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始作俑者。本世纪下半叶，在克莱克勒尔首创的方法的基础上，写出了大量著作，全都用宇宙的影响来解释社会现象：连人口的阶级分布和职业分布似乎也要依星象而定，如此这般，不胜枚举。如定期举行的“科学”的星相学家代表大会上，列入会议议程的就有这样的报告：《论黄金价格的变化与太阳运行情况的联系》、《占星学与世界动乱的联系》等等。

我们并不否定研究宇宙现象和地球的关系的统

计方法，但我们应该坚决反对把那些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现象进行对比的作法。这无异于从潜水艇生产的增加和海豚头数的增长之间寻找对应关系。那些用来证明这种相互联系的表格、示意图和特性曲线，乍看起来，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只要玩味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其破绽来。事情在这里关系到加工处理资料的统计方法的本质。这种方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代科学认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研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知道，无论是对比彼此之间有内在联系的现象（假如说，出生率对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的依附关系），或是对比彼此之间毫无内在联系的现象（飞机产量的增加和蚊子繁殖的加快），统计分析都可以同样用得上。正由于统计方法具有这样的特征，“科学的”占星术的辩护士们才把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硬凑在一起。也正由于这个缘故，统计方法在研究中只能作为因果分析的补充，起一种辅助的作用。而自诩为“科学家”的占星术士们却走到了其反面，也就是故意把着眼点放在统计资料上。

这样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著名的美国天体物理学家 D. 门泽尔在其著作《我们的太阳》中提供了答案。一段时间以前某“学者”利用计算机进行了一次统计实验，得出结论说：晴天的出生率高于阴天的出生率。可实际上，进行实验时所根据的资料内容不是生育日期的记录，而是幸福的双亲为新生儿

报户口的日期,统计实验只不过表明,天气不好时人们懒得出门,把事情延期到晴天办理。

法兰西学院教授J.K. 佩凯尔对占星术迷信在法国民众中广泛流行深感不安,因而不遗余力地与现代星相学进行斗争。他奉劝自己的同胞说:“让我们稍为考察一下,看看行星施加影响的物理本质究竟是怎样的,可以假定这种影响或者多多少少取决于距离,或者与距离无关。如果行星的影响取决于距离,并且按照定律 $1/r^2$ 逐渐减弱(假设这是普通的万有引力),那么,这时候我们必须更加注意的是其他较近的物质对巴黎人的影响。因而可以把离巴黎仅 10 公里的德费斯(巴黎的卫星城)及其建筑物等等的影响也考虑进去。这些建筑物的质量大约有 10^9 吨,而火星的质量是 6×10^{20} 吨,也就是前者的 10^{11} 倍。但是火星离巴黎人的距离是德费斯的 1.5×10^7 倍,因而德费斯对巴黎人的影响比火星大得多。”

J. K. 佩凯尔在与星相学家们论战的过程中,还援引了一些有趣的事实。星相学家们强调说,他们的关于星体影响人的生活、命运和性格的学说似乎通过天文学的最新的发现得到了证实。这样的发现包括由行星来的电磁放射,由最遥远的太空达到地球的宇宙射线等。但事实上达到地球表面的只是遥远的星体和宇宙放射的全部射线的极微小的一部分。比如说,木星的电磁放射达到地球表面的总共

只有地球上的无线电台以同样频率发射的射线的亿万分之一。至于所谓宇宙射线所带来的变异，如果与地球的放射能所造成的变异相比，也是极其微小的。

今天，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都为沉湎于星相术风习的本国同胞的智力状况十分担忧。1976年，包括18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内的183位杰出科学家向各界人士发表了一篇特别宣言，对占星术作了致命的批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特地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向占星术作斗争，宣言指出占星术是一种最危险的迷信。它妨碍人们独立思考，助长他们的消极冷漠情绪，使他们养成凡事都依赖星相家的劝告和报纸上的占星图的习惯。

魔杖、棒卜学和放射感应力学

今天魔杖和魔摆锤在西方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对魔杖和魔摆锤的崇拜起源于原始人的巫术信仰和巫术仪式。不少部落和民族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巫术仪式。在举行仪式时要使用一根分岔的棍棒或一个用线绳吊起来的重物。新西兰的巫师用一根神奇的木棒挨近病人的身体，以确定致病的妖怪潜伏在哪儿。在东南亚的克伦一克劳族那里，人们为了施巫术和占卜，往往用线把一个镯子或金属指环吊在一只铜碗上面。印度西北部的博多一迪马尔部族

的巫师认为，一个人生病是因为他犯下了某种罪过，于是神灵钻进他的身体，以便惩治他。招魂的巫师为了搞清楚附在病人身上的是哪一位神灵，便按神灵的数目，把 13 片树叶分散放在病人周围，叶子上方有一个用线系在巫师大拇指上的摆锤。据认为，病人身上的神灵会暴露自己，使摆锤朝代表它的叶子的方向晃动。泰勒是这样描述这个巫术变种的：“著名的占卜棒有一种滑稽可笑的性能，一遇到有水、财宝或小偷的地方，它就会旋转起来，引起这种动作的原因或是巧妙的欺骗，或是使用这根棒的人的下意识的操纵。”

尽管有种种“滑稽可笑”的地方，这个在原始社会就已产生的巫术变种在古代世界普遍流传开来。在古罗马它成了所谓指环占卜术的内容。马尔凯里努斯^① 有一篇故事，讲述巫医帕特里夏和吉拉里的巫术操作程序。他俩都想用这个手段知道应当由谁来承继瓦林斯皇帝^② 的帝位。他们先在一张圆桌的边缘分散写上字母表中的各个字母，然后把一个指环用线悬挂在这张桌子上方，同时口念咒语。指环摆向或停住在某些字母前面，由这些字母拼成的句子就是神意的显示。在古代希腊罗马，人们为此目的

① 马尔凯里努斯——4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家，著有《历史》多卷，其中记叙了公元 378 年罗马人与西哥特人在阿德里亚那堡附近会战，罗马皇帝瓦林斯战死的史实。——译注

② 瓦林斯(约 328—378)，364年起为罗马帝国东半部的皇帝。378年在战争中被西哥特人击败而死。——译注

常常使用“筛子和剪刀来显示神谕。”在这种场合,用绳索吊着的筛子最初一动不动,然后,在宣布窃贼名字的时刻,筛子翻转 180 度,开始来回晃动,或者甚至掉了下来。有时筛子不是系在绳索上,而是挂在刺入它边缘的剪子的刀锋上。

对魔杖和魔摆锤的崇拜在中世纪时代也十分流行,制作一根有魔力的手杖并非易事,必须严格符合“神秘的”书籍上的古方,通常是取材于白蜡树和核桃树。那时候,人们常用魔杖探测地下水源、煤矿和其他矿藏,嫌疑犯,暗藏的尸首,同样也探测埋入地下的珍宝。在 30 年战争时期,人们常常依靠魔摆锤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能活着从战场上回来。魔摆还被用于所谓“神意审判”。这个仪式包括阅读圣经和让一个钥匙在一根棒上旋转。当读到第 49 首圣诗,朗诵句子“瞧这个坏蛋,你要识破他”的时候,这个神奇的器具似乎应当转向那个有罪的人。

下面是一部中世纪编年史上对一个魔杖携带者的描写:他徐缓地沿着芳草绿茵的田野迈步前进,双手紧握着一根水平伸出的胡桃木长叉的两个尖端。长叉暂且一动不动,在窥伺着什么。可骤然间它活跃起来,在巫师手里战栗发抖,仿佛一只被击中的鸟,进而纵横摇晃,犹如一匹豺狼。这时巫师停住步子,吩咐身后追随他的人群说,就在此地开挖,要尽量挖深些。挖掘手们执行他的指示,挖了一个大洞,可往往一无所获。

18 世纪初期，魔杖携带者们给自己的职业起了一个响当当的拉丁文名称“棒卜学”^①，而他们自己则相互称为“棒卜者”。本世纪以前，这门神奇的手艺就出了不少“极卓越的”大师：如卢森堡的臣民艾玛尔，奥地利人席德勒尔等等。例如，席德勒尔可以把落到手里的一切东西都当做魔杖使用：倒转过来的订书机、夹炭渣的火钳、剪刀、一组交叠插着的烟斗、弯成半圆的熏肠，遇到表示肯定的回答时，熏肠就会胀破。他在自己写的书中向读者推荐使用魔杖做下列事情：寻找水源；弄清楚星球上是否有人居住；确定西班牙舰队沉没的地点；弄清划分地界的界石是否已被移动；选择适合和未婚妻或未婚夫相见的时辰；确定将降生的婴儿的性别等等。

魔杖和魔摆锤常常用来侦查刑事案件。例如，历史学家们已经知悉，某次审判过程中，由于卢森堡的魔杖携带者艾玛尔的诬告，一个无辜的人被处以死刑。

到 20 世纪，使用魔杖和枝条进行勘察的人以及魔摆锤探测家并没有消声匿迹。然而他们的活动有了根本的变化。这样的改革首先涉及的是他们自己所属的“专业”的名称。在发现了电子和放射现象的时代里，这些冒牌科学家不甘心落后于时代精神，便给自己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字——放射感应力学家。

① 棒卜——由希腊字“раблос”（棒）和“мантейя”（占卜）组成。——原注

法国神秘学者布里夫是这个术语的发明人（时在1927年）。

从此以后，这些往昔漫无组织，像吉卜赛人一样在欧洲各地漂泊的放射感应力学家便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发行定期出版物，胡乱搬用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伟人的成果。法西斯德国成了放射感应力学的中心，该国的纳粹意识形态曾是各种中世纪迷信的肥沃土壤。法西斯制度实际上使放射感应力学也同所有的巫术妖法一样，成为了国家认可的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官方机构，在那里人们使用魔摆锤所欲达到的目的，与原始社会的巫师毫无二致。老百姓络绎不绝地来到这个机构里，焦急地要求回答一个问题：他们在前线的杳无音信的亲人是否还活着？在这里工作的预言家们带着军官的肩章，他们使摆锤在被寻访的人的照片的上方左右摆动，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这个机构有更重要的国家军事方面的任务。它本属于军事部门，因而以履行军务为主。这里的人们常常拿出位于海图上一定地点的军舰的照片，让摆锤在其上方摆动。通过对摆动情况的“研究”，以判断击沉敌舰的情报的真伪，并试图根据摆锤的摆动来确定敌人潜艇的行经路线。

靠一根带岔的木棍招摇撞骗的所谓魔杖携带者在法西斯德国大有用武之地。他们应召在各地搜寻古代的宝藏和德国的圣物。他们深入迪波尔迪斯瓦

尔德森林探寻拿破仑的宝藏。在下奥地利查找古罗马的金矿。但是德国的放射感应力学家的主攻方向是寻找传说中的圣杯 (Grail)^① 和尼贝龙根人^② 在蒙塞吕尔 (法国) 留下的无数珍宝。放射感应力学家们在蒙塞吕尔的勘察工作是 1943 年 6 月开始的。到 1944 年 6 月, 由于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 这些“考古学家”只好拔脚逃走。

法西斯德国的放射感应力学家的头头是元首的私人巫师加努舍恩。他在著作《我的生活道路》中写道: “成千上万处地下水资源、油田、煤田和各种矿藏都是依靠魔杖找到的。在阿比西尼亚, 天资极慧的儿童为教会协助搜寻罪犯。他们使用的工具是一根‘神奇的’木棒。孩子抓住木棒的两个尖端, 一直向前飞奔, 跑得口里泡沫直流, 最后在一户人家或一个人面前停了下来。此人有 99% 的可能是正在搜捕的罪犯。住在多巴湖 (印尼) 上的一些部落中也有这样的奇人, 他们能凭借一根魔杖找到罪犯。”

因此, 下面的事实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许多魔杖携带者被委派到德军中 (特别

① 圣杯——欧洲有关亚瑟王的传奇中骑士们所寻找的著名物件。在中世纪的许多史诗中, 圣杯被奉为神秘圣物和从天而降的宝石, 寻找圣杯本身成为寻求与上帝的神秘结合。——译注

② 尼贝龙根人——尼贝龙根人拥有宝物的传说主要源于德国 13 世纪英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这篇史诗源于匈奴人和勃艮第人的斗争史实。尼贝龙根人拥有奇珍异宝并争夺宝藏的故事是德国叙事诗的惯用题材。——译注

在非洲)工作,慕尼黑的党卫军的有关民族文化遗产的特别科员必须通过魔杖携带者的考试,才能发给相应的证书。

法西斯德国崩溃后,魔杖携带者兼放射感应力学家们把活动基地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战后艰难岁月对这些巫术家来说倒成了有利可图的时期。就在那几年内,成立了国际分岔棒和吊线锤探测大师联合会,有2万多人参加,英国、法国、联邦德国都产生了无线电感应力学的全国性组织,各自出版定期刊物。也就在这些年内,这门奇妙的“科学”又获得了一个新名称——放射学(由类比这时期蓬勃发展的电子学而来)。它的大师和徒弟们的机会和职责范围扩大了:现在不必走到实地去勘察宝藏或煤田、油田——只须把摆锤和魔叉放在地图上方转动一阵,就可找到一切需要的东西。若要想测知未降生的婴儿的性别,只须把魔叉放在怀孕的母亲的尿里浸一浸就行。

医学也成了放射感应力学家和放射学家的活动范围。他们运用一个系在线上悠荡的砵码诊视病人,似乎,只要这砵码摇摆几下,他们就可作出诊断并医好病人。常常,摆锤不是在病人身上摇荡活动,而只是在他的照片、血液、几行书信手迹上方摇摆几下。

魔杖和魔摆锤的信徒眼下可分为两派。一派是这么解释他们的“本领”的源泉的:他们善于汲取“神

灵的某些奥秘”和自然界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的奥秘和力量就集中在叉形杆的尖端或砵码式的摆锤上。这些幻想家认为他们的“本事”乃上天所授，是一种奇迹，放射感应力学是神仙的学问。他们说，第一个放射感应力学家是古代世界的祭司。他直接从神灵那儿获得了魔杖和魔摆的秘密知识。所罗门属于第一批放射感应力学家。他手中的摆锤是两种意识水平（人的和神的）联系的渠道。同样，今日我们的“第六感觉”或 dowsing sense（卜探感）就其来源来讲依然是种神仙的感觉，而魔摆同占卜棒是神明与人们对话的主要工具。可不是吗，如果没有神的意志，随便哪根占卜棒也不会摇晃。

另一派信徒试图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他们运用大自然的原始力量来解释占卜杖和魔摆锤的奇迹。这些放射感应力学家常常使用下列术语：“地球磁力”、“磁放射”、“潜力的多样性”、“意志的密度和长度”、“太阳射线”、“宇宙放射”等等。他们乐于重复加努舍恩的话，后者是这样解释放射感应力学的奥秘的：魔杖的摆动是“宇宙中原子衰变的结果”。他们格外关注魔杖和占卜锤的外表形状，让其进一步摩登化。例如，现在人们更喜欢由塑料、胶木、鲸须、金属等做成的占卜叉杆，其外面还缠上不同电阻的导线哩！

然而，无论是手持简陋木叉的棒卜者，或是装备有缠满导线的枝状钢叉的“技术人员”，他们中没有

一个人能够顺利通过科学家方面的检验。柏林法医研究所所长、医学博士 O. 普罗科普教授在著作《论“魔”杖》中，德累斯顿法医研究所所长 V. 赖因曼教授在其研究文章《星摆锤》中都援引了大量事实以揭露魔杖携带者和魔摆探测家。

例如，50 年代末期，法国学者佩因迪设立了一笔 1000 法郎的奖金，谁如果在 10 次猜测中有 8 次能正确指出 10 间房中放有 850 克白银的那间，就可得奖。当时任放射感应力学之友协会会长的阿布·梅尔梅特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这是一次对放射感应力学者们的考核，有 86 名魔杖携带者和魔摆探测家参加。每隔三天白银就被移入一个新房间。这些人总共作出了 860 个判断，其中只有 86 个判断是对的。其答案的准确度与该题能猜对的概率 1:10 相符合，这意味着命中率等于 1/10。这实在太低了。如果由 10 个认为自己完全不具备放射感应力的人，对藏有银块的地点胡乱指认一番，其答案的正确程度也可保持这样的百分比。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德国科学家卡霍特对魔摆根据照片和病史作出诊断的方法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魔摆诊断家对 4 个完全健康的人作出了下列诊断：1，肝病和结核病；2，胃病，癌素质；3，梅毒，肝功能减退；4，心脏和肾有病。魔摆根据病史把一个青年士兵的病“确诊”为妇科失调。也就是这个魔摆的研究诊断家试图测定 10 个士兵身上骨折的部

位。他测了 10 次,错了 10 次。

60 年代初期,按照法院的裁决,由一家大学附属的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人员对另一个魔摆诊断家,某个叫克斯勒尔的弗赖堡人进行鉴定。一个以精神病院院长丘佩尔斯教授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检测这位诊断家。先由精神病院和传染病院挑选出 17 位病人;然后由魔摆在一张满是病人的签名的纸上作出诊断。同时医生们也对每一个病人作了书面诊断,并将其密封在信封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丘佩尔斯教授或是魔摆诊断家都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医生诊断的内容。直到鉴定的最后阶段,这些信封才被拆开以比较医生诊断和魔摆诊断的异同。并且,根据魔摆诊断家的意愿,末了的 12 次诊断他是在与众隔绝的情况下作出的,也就是说,他独立自主地写下了自己的诊断内容。结果表明:医生们对 17 个病人提出 34 种诊断,也就是平均一个病人有两种诊断,而魔摆则对这些病人提供了 784 种诊断,也就是每人有 46 种诊断。丘佩尔斯教授在法院查询时对克斯勒尔的“本领”做了毁灭性的结论。教授指出,我们由两个方面得到的正确诊断数字大致相等,但如果选择诊断用抽彩的方法进行,即使诊断正确,也是碰运气得来的。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一本书中包括了数百种诊断法,而克斯勒尔在诊断时把它们统统用上了,以致每个病人平均摊到 46 种诊断,也就是书中诊断法总数的 $1/10$ 或 $1/12$,那么,我们可

以担保,在这 46 种诊断中,必定有 5~10% 是正确的。

在苏联方面,科学家也对使用柳条柔枝进行探测的人的“神奇”本领作了检验。前不久,苏联科学院内腔检视法研究所选择柳条柔枝探测现象作为研究目标。高级研究人员 Б.В. 图罗博夫、技术科学博士 Ю.И. 约里什对使用柳条进行探测的人的“本领”进行了检验。最后得出了与上述西方科学家相类似的结论。

科学家们指出放射感应力学根本不配称为科学,无情地揭露了许多骗子在这方面的活动。可读者也许会问:魔叉的振动究竟是缘何产生的呢?

魔叉和魔摆晃动的原因具有完全合乎自然的性质。它属于人的机体的意想性运动的反应(笔者为篇幅所限,在这里只能简略加以说明)。生理学家们已经阐明,当人大脑中有一个动作的观念时,随之在相应的肌肉中会产生一种刺激流,同时,人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完全没有介入。初学骑自行车的人可作为说明这种状况的典型例子。他骑在自行车上时,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而不是听其自然的和没有高级神经中枢参加的。他害怕沟渠、石头和其他障碍物,一旦遇上这些东西时,尽管他千方百计要绕过,避开它们,他还是撞在石头上,跌进沟渠里了。对沟渠或石头的担心和恐惧通过意想性运动的反应导致他跌倒。读者甚至可以做一个小实验。这只须用

一根线绳吊住一个不大的重物，线持在你的一只向前伸直的手中，同时你假想自己正在使这个物体摆动。过一会儿，这个自制的魔摆真的开始晃动起来。魔术家和魔杖携带者的情况也可能正是这样的。他无意识地通过视觉方式给控制肌肉的中心下了命令，于是肌肉便使得魔杖转动。使用柳条柔枝进行探测的人无意识地领会到各种意象性的信号，诸如地形，土壤状态，湿度，气味等等。比如说，科学家们知道，根据各种植物的颜色和茎干的斜度及其生长密度，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测定该地区有没有地下水源。对处于紧张的“探寻”状况的柳条探测者来说，只要领会一个这样的征象，他的神经信号就会相应地作出反应，而手就会倾斜，探测工具（柳条，摆锤）就会转动。然而，IO.N. 约里什教授指出，柳条探测者对与地下水层相符合的征候的反应太主观、太不可靠了，因此，如果试图运用柳条柔枝探测手段（即便扬弃其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代替地球物理方法来勘探有益矿藏，在经济上这也是很不合算的。

医学巫术

在今日的西方国家，有一支骗子手大军，专门利用患了各种疾病的人们的不幸来进行投机活动。巫医不但没有绝灭，并且反而获得了第二次新生。苏联科学家 M·И·沙赫诺维奇写道：“巫医进行医疗时

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不是以医学科学为根据的，而往往是巫术和民间医学的混合物。从前有个时候，巫医与民间医学是不可分的，民众自己发现了许多防病治病的方法，积累了不少经验资料 and 实际操作法，巫医就寄生在这些民间医学的资料和方法上面。巫医由各种巫术活动组成：符篆，咒语，喷洒念过咒的水，烟熏，用避邪物防护，往病人的机体里注入由青草和动物产品制成的浸剂或粉末，使用部分影响全体、同类互相影响的‘心理治疗’手段，把一个人的生命力的影响传递给另一个人等等。”

巫医是古代巫术的遗产，在巫医那里，巫术的原则并没有改变，而只是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差异而获得了种种不同的色彩。巫术不注意结果：如果期待中的巫术活动的效果没有出现，巫医不会对这种因素多加考虑，也不会对自己的治疗过程加以改变。按他的意见，治疗结果不明显不能归咎于这种神秘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是另一位巫师运用自己的巫术在对抗治疗。往往巫医根本否认没有效果。他不顾一切实际情况，竭力要病人相信，他的病已经痊愈了。遇到复杂的病症，他就担保说，日后总会见效的，要过一年或几年。

巫医与建立在科学资料和实验观察的基础上的医学不同，它所依据的是错误的事实类比和假定。实际上，任何巫医的药方和治疗手段都是以原始的巫术迷信为基础的。这一类的迷信或者属于模拟巫术

(来源于“相类似的东西可以产生交感”的原则),或属于媒介巫术(在人们的想象中似乎部分包含着整体的性质)。例如,巫医认为,由黄色的花朵泡成的浓汁可以医好黄疸病,这就是模拟巫术。有些巫医建议吞吃健康孩子的心脏,似乎这可以医好百病。这就是媒介巫术。在17世纪,匈牙利的伊丽莎维特·巴托里伯爵夫人每天早晨要举行一次巫术仪式,用人的鲜血洗澡,因为她相信,这会使她永远年轻。一连很多年,为了举行这样的沐浴,竟屠杀了650名农奴家的少女。

现代的巫医与古代巫医很难说有多少区别。法国的《科学与生活》杂志出了一期讨论“类比”医学问题的专刊号,贾克林·雷诺教授在其上撰文把现代巫医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巫医毫不掩饰自己的本质,干脆以原始巫术的形式出现。而第二类巫医的代表者则力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一贯否认巫术的地位,只依据科学原则行医。实际上,他们的治疗手段虽然蒙上了一层科学形式的伪装,但其中的原始野蛮的巫术本质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和原始时代没有两样,所倚靠的仍然是巫术的类比法。例如,现代巫师选择人体的小器官或一小部分作为人的身体和他的全部器官、甚至智力和性格的发展的代表物。这和原始巫师对粘土或蜡制的小人像施以巫术,把它当作一个人的代表又有什么两样?把手掌和脚掌

上的征象,当做内科诊断和治疗的依据,这是许多巫医使用的方法。现代巫医断言,手掌纹和脚掌纹是我们所患的疾病的镜子,其上面反映了全身器官、神经、血管等等的状态。

贾克林·雷诺评论这一类的冒牌科学时说:“20世纪末期的巫术表演虽然获得了某些伪科学的形式,但是巫术的普遍规律(按类比行事)依然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逻辑推理——巫术认为外表的类似就是证明。例如,用纸牌占卜时,黑桃通常象征死亡(标枪击中),而红桃(心形)则象征爱情。”

贾克林·雷诺所说的“20世纪末期的巫术表演”的主要登场人物是数目众多的用奇妙药方治疗病人的投机商。例如,在法国,巫医的数目是医生的一倍,有3万名医生在行医,就必有6万名巫医在行巫术。法国人每年花在巫医身上的钱高达2亿美元。有一支巫医大军目前在联邦德国各地营业。联邦德国的巫医使用自己的特效药,如“巫术药粉”、“魔鬼的粪便”等医疗身体、智力、心脏方面的一切病症。甚至有一些专业的药房和“化学制药实验室”替他们服务,这样的药房和实验室生产和出售巫术用品,如行星熏香药粉、精神流质冷凝器等。

但是,这帮骗子手的真正黄金国度是美国。美国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进行的研究表明,形形色色的冒充医生的骗子手和捐客每年要从美国人那里至少

骗取100亿美元。并且，这些骗子中有许多人持有医生证书作掩护。抽样调查表明，受到检查的3000名医生中有一半人的证书是伪造的。出卖伪造的医生证书是一项赢利甚丰的事业。有一个投机商把伪造的证书卖给165位表示愿意从事医学临床工作的人，按他的话来说，共赚取利润1500万美元。

这些神医圣手使用一种名叫月球尘的奇药为关节炎患者医病，实际上这只是些普通沙土，牛粪制的泥敷剂，新西兰绿色海湾里的软体动物制的浸膏等等。他们用来充作治癌防癌的特效灵药，被检验者发现只是些金刚石粉、蛇肉、白色百合花的汁液以及把马身上的疣瘤捣碎放在酸牛奶中浸泡制成的水剂。美国的巫医们卖给急需治疗的病人的各色草药，其中有2/3不仅不能医好他们的病症，而且，正如《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的，简直危害健康，有的还危及生命。

圣路易城(密苏里州)市政府甚至还开办了一所全国巫医学博物馆。意大利的《欧洲人》杂志的一名记者常常在那里采访。该博物馆的陈列品中有一种具有特异功能的医学器械，据其发明人说，可以用来医疗心理失调和某种神奇的“个性腺”方面的病症；还有一种“能量蓄储器”，能给人体补充“有机能”，据说这种能量可以促进机体的防御反应，使其避免染病；还有一种“分光仪”，由一些不同颜色的滤光镜和一个1000瓦的电灯泡组成，据说可以用来医治癌症、

糖尿病和心力衰竭等疾病。

该博物馆分成若干陈列部。有一个专门介绍减肥的部，内中陈列品十分丰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一台“A号松弛器”，市价500美元。不久前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其制造者一再断言，这台“奇妙的仪器”可以帮助胖人减肥，只须做一些毫不费力的练习就行，也就是说通过一个不大的电极的作用以刺激肌肉收缩。这台机器不见得能使人减肥，与此同时，正如法庭记录中指出的，它释放出来的微弱电脉冲可以给健康造成损害。

博物馆的陈列中，除了这一类的器械外，还有许多假药、劣药。

当代的巫医和医生一样，还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是1983年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阿利普巴赫村举行的。

20世纪末的巫医常以民间医学的名义出现。今天在西方流行着一种怀古的感情，许多人为人类失去了同大自然的联系而深感惋惜，可同时又有许多投机商打算利用这种十分普遍的忆旧感为自己谋利。在众口同声呼吁“回到大自然去”这个背景之下，当代巫医们利用医学科学发展的复杂性进行投机，他们打着开发民间智慧的幌子，企图把自制的新型丸药和草药骗卖给轻信的病人。这样的药物往往对健康有害，有些即使无碍于健康，服后对身体也没有什么补益。

英国医生R. 伊格尔讲述了英国医学界中这一类骗子手的活动。英国的自然疗法^① 医生的队伍中有一支是所谓哈其姆^② (今日的巫医们都联合在“回到大自然去”这个口号的周围,以自然疗法家自居,用青草、金属、巫泥、圣水和符咒混合制成的酏剂治疗病人)。哈其姆的主要危害是,他们开处方时“偏爱”使用包含有毒的重金属(诸如金、铅、银等)和含砷的物质。例如,英国卫生部的官员在布雷德福德发现一些患铅中毒的儿童,据查这是由于用一种名叫“苏尔姆”的药粉擦眼引起的。“苏尔姆”的主要成分是铅,可哈其姆们却吹嘘它是治眼病的特效药,对好眼睛也可起明目和增强视力的功效。在查到另一起铅中毒的事件后,卫生部不得不禁止出售一种儿童滋补药。这是一种草药配制的小药丸,每瓶药丸还配了一只铅制的小匙子。当母亲给孩子喂药时,先把药丸加在热开水中,用小匙子调匀,然后一匙一匙地喂给孩子吃,这样,热水就会把匙子上的铅浸析出来,连同药水进入孩子体内。哈其姆们在成年人的补药配方中也掺有重金属,并到处推广这一类的奇药。

即使有这么多人借医术到处招摇撞骗,可近年

① 自然疗法——指不用药物,而用空气、水、运动及食物等来治疗疾病的方法。——译注

② 哈其姆——伊朗语,指哲学家、医生等有知识的人。——译注

采因行骗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只有一桩。这是一个亚裔的草药郎中。他出售一种名叫“玛格索尔”的药水，每小瓶 15 英镑。据说这种药能医治百病，可其中除了沙土和糖外，什么也没有。对这个骗子的处治是十分轻微的，只罚款 100 镑就了事。

哈其姆的活动甚至在英国的庄重的报刊上刊登广告。例如，报刊上登有这样的广告：为外科医学和一般医学的发展开辟新天地的“不用手术刀的外科学”。

东南亚的移民和土著长期从事不用手术刀的外科治疗。西方报刊把这种“外科”说成是 20 世纪的最新奇迹。而从事这种治疗的人则被誉为掌握超自然本领以治疗最疑难病症的真正创造奇迹者。这一类的巫医似乎能徒手完成最复杂的手术，既不会给病人造成痛苦，也不会流血。巫医的双手似乎具有切割、分离活生生的组织，然后又使裂口弥合，不留任何伤疤和痕迹的本领。这些“外科医生”表示愿意把身体内取出的患病组织或器官交给自己的病人观看，这是一种外表像一块肌肉的东西。自愿落进这班外科神医（其老巢在菲律宾）之手的人为数不少。因此，航空公司甚至为他们开辟飞往马尼拉的专程航班，以便一切自愿者都可以享受这些具有奇妙医疗的超自然能力的圣手的“帮助”。

菲律宾的这些江湖郎中，或者正如人们所称呼他们的，这些希列尔，千方百计要摆脱同超自然灵力

的渊源关系。他们知道，现今科学技术的威信在大众的心目中非常之高，因此他们便企图确立自己在科学上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解释自己的神奇的能力时，广泛使用冒牌的科学术语，诸如，希列尔的“指尖”上集中了“宇宙能”、“生物场”、“地磁异常”等。

实际上，菲律宾的希列尔医生乃是原始巫师的巫医“技艺”的直接继承者。民俗学家们早就知道了这种“不用手术刀的外科”手段，而菲律宾的江湖郎中们则把这项发现据为己有。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部落、俄国北方的部族的巫医和巫师们很久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不流血、无痛苦地“治疗”病人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建立在极简单的蒙骗观众的手段之上的。本书曾在第一章里叙述过这种“神圣的技艺”，还谈到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所巫医“学校”里传授这门技艺的情况。这主要是由病人体内取出各种不同的物质成分，并将其说成是致病的根由。以下我们再援引一些证据。英国著名科学家乔恩·莱博克于19世纪中叶问世的名著《文明的发端和人的原始状况》中，曾描述巴拉圭的治病者的巫医方法。莱博克写道：“他们医治任何病人用的都是同一种方法，这难道也算得上一种医疗体系么？他们将嘴唇贴在患病的部位用力吮吸，时不时吐一口唾沫。然后让胸部尽可能地吸足空气，再朝生病的地方吹气。这样的吹气和吮吸交替重复多遍……这种方法盛行于巴拉

圭的各类土著和其他一些野蛮人当中……发展程度更低的塞宾奥人设想吮吸和吹气可以去除身体内一切引起病痛的东西。由于巫医的骗人花样不断翻新，这种迷信得以长久保持下来。巫医着手吮吸病人前，先往口中塞一些蛆虫、带刺的针叶、甲虫什么的。治病时，他先将嘴唇贴近生病的部位，一会儿，就把嘴里的东西喷吐出来，并指着这些针叶或小虫对病人说：‘你看，这就是诱使你得病的根源。’这时病人也很高兴地以为从此再也不必受病魔的折腾了。”

现在谈谈俄国的替人治病的巫师和巫医。他们同样吹嘘自己具有超自然的本领，能医治本族人的各种疑难杂症，手到病除。为了维系自己的名声，他们可以变出各种可能的戏法来，有时简直像在举行杂技表演，而其手法和现今菲律宾的巫医骗子们的如出一辙。下面是博戈拉兹-塔恩讲述的一次这样的表演中的主角、爱斯基摩人的巫医乌普尼格的故事：“她让自己的儿子仰面朝天躺着，解开衣服使其腹部裸露……她取出一把尖刀，依照巫医惯用的手法，使刀刃通过自己的指缝，在孩子腹部划一道长长的纵切口，并赶紧把自己粗大的手指插进切口两端。男孩轻轻哼叫了一声。但见血向两边喷洒，顷刻流满一地。乌普尼格的身子比原先俯得更低了，她在舔伤口。转眼间，肚皮上已没有任何伤痕，只有血迹和普通的污垢。”原来，这个戏法的奥秘是这样的：“乌普尼格在整个‘实验’的时间里，都装出十分燥渴的

模样。她的两个还是小姑娘的女儿由一只盛满水的桶里取出一个个湿漉漉的雪团递到她手中。她像当地人一样，大口吞吃这些雪团。雪团中包裹着海豹的鲜血……乌普尼格让雪团在口中溶化，然后俯身朝向可能有的伤口，把血吐在孩子的肚皮上。伤口的外形是巫医用大拇指人为地压按而成的。”

菲律宾的所谓希列尔们复活了原始巫师和巫医的医疗“技艺”。一些科学家们对菲律宾的希列尔“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证明他们吹嘘自己是“不用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纯系弥天大谎。

其中的一组研究是由若干法国科学家应《科学与生活》编辑部的邀约进行的。A. 利迪在报告中写道：

“外科医生罗杰·沃比托给我做‘X光射线’检查：他拿一张普通的纸贴在我的预先涂了一层油的皮肤上，就算拍下了‘X光照片’。这名巫医对照片‘观看’的结果，发现我‘血液不纯净’，应该马上做手术。

“在巫医忙着清理一个地方以便做手术的当儿，助手们拿来了一大团棉花。他们开始在皮肤上进行操作。渐渐地，在他们的捏得严严实实的手指（手掌是看不到的，也看不见手术的区域）中间，露出了血迹和一小块肌肉组织，他们随手就把那块组织丢弃了……真是再简单不过的假戏法——这些东西事先就藏在那一团棉花里（原始社会的巫师由于没有药

棉,只好把骨刺、小块肌肉、小蠕虫藏在自己的腮帮里——本书作者)……

“手术过程中,根本不可能看见切开的伤口。如果你注意观察,也只能看见‘外科医生’在皮肤上触摸的弯曲的手指。在他们给你‘做手术’时,你经常感受到的是手指加在皮肤上的压力。这种时刻,你怎么能相信,像法国一家周报上所说的那样,‘手在沿着胃壁摸索着搜寻’呢?手术后有时甚至可以在身上发现指甲的抓痕,可在这时候,手术部位似乎曾有过的切开组织的痕迹却不见了,这又怎么解释呢?”

A. 利迪在自己的求诊菲律宾巫医的报告的结尾援引了那些肉块和组织的化验结果资料,希列尔们声称这些肉块是他们由病人体内取出来的。一位法国学者成功地搞到了几块样品,并带回了欧洲。实验室的化验结果表明,这些肉块绝非人身上所有,对欧洲人来说还是舶来品,它们属于一种在印度洋和菲律宾常见的动物——海牛科的儒艮。

英国伦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两 位医生, P. J. 林肯和 N. J. 伍德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在第八次国际法医血液学家和法医血原学家代表大会上报告了他们对收集到的希列尔手术台上的血液进行化验的结果,实际上这是些猪、牛、公鸡的血,有时也有人血,但根本不是那些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的血。

著名的苏联医生、学者、医学博士 M. И. 格尔沙诺维奇教授曾作为某代表团的成员在菲律宾待了一

段时间,该代表团陪同世界冠军A. 卡尔波夫在碧瑶参加国际象棋比赛。格尔沙诺维奇曾对负有盛名并受到公众赞誉的菲律宾的希列尔,诸如马奇林奥、托尼·阿格帕奥等人的医疗活动进行了观察,带回了极有价值的成果。他和代表团的许多其他成员都曾向这些神医求诊。下面就是格尔沙诺维奇本人对这次求诊的叙述:

“在我亲自躺在手术台上接受治疗以前,我曾对希列尔的操作作了认真的观察。他让一个妇女躺在手术台上,表示马上要着手去除她的胆囊。我们站得十分近,进行拍照……我目睹的场面对一个不明底细的观众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希列尔的一双手插入了病人的肚子里面,那儿有什么东西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冒出了鲜血(虽然出血不多)。临了希列尔拔出双手,煞有其事地除去‘手术’部位的消毒纱布、棉团等填塞物,我们都有一种感受,似乎在自己眼皮底下真的完成了一次不用手术刀的外科处置。我并不责怪那班轻信的人,他们气急败坏地逢人就说自己真的目睹了一次手术,其情景千真万确,令人深信无疑。但是我应当说:我曾尽可能地弯下身子,认真进行了观察,说准确点,我离‘手术区’只有十厘米,我试图用眼睛找到伤口——但什么也没看见,根本没有伤口。既没有打开的腹腔,也没有分开的组织、器官、肠、肌肉——什么也没有!在场者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似乎那双手已处在病人腹内,在体腔深处

的某个地方。‘外科医生’的手指正在慢慢地蠕动。但是这个‘腹内’只不过是人为形成的皮肤皱囊(骗子乌普尼格也会制造这样的皮肤皱囊——本书作者),希列尔把手指陷入这个皱囊中,犹如陷入体腔内一般。并且,就这么制造了吧唧吧唧的声响(当然,皮肤皱囊本身也会产生声响)……

“后来,希列尔从病人体内取出一块‘组织’,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用手抚平了‘伤口’,使其再也没有一点痕迹(后来我们才查明,这块‘组织’原来是一块浸透了血液的填塞物)。

“看到这一切之后,现在我可以起誓说:这不是外科手术。而是一场巧妙的魔术表演……

“可是,眼看着就轮到我就诊了。我请求替我去除左眼下方的肿瘤……和腿上的动脉曲张节结(顺便提一句,这是检查效果的最方便的办法——有没有去除,一看便知)。希列尔欣然应允,不过,他认为最好还是先替我祷告一下,请神灵相助,使他感到自己力量充沛(只有获得了力量时,他才能动手术)……终于希列尔开口说,神灵已经降临,他准备动手了。他为我忙碌了好一阵子,用他的握力很强的铁钳般的手指死命拧捏那个肿瘤——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格尔沙诺维奇还到菲律宾名气最大的希列尔马奇林奥那儿求诊。他要求去除胆囊。然而,手术后格尔沙诺维奇的胆囊还是长在身体内原来的部位。

西方大众新闻媒介大事渲染的轰动一时的消息破产了。也许笔者真不该为这种事花这么多篇幅，以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这种骗局的产生自有其社会根源，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当代技术科学和发明领域已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载人飞船在月球着陆、宇宙站飞往金星等等），这些都使民众的想象力望尘莫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医学的成就却不那么显著，特别是对一些十分普遍的疾病诸如流感、风湿病等至今尚缺乏良方。因而，在这二者（技术科学与医学）之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裂口和矛盾。核能的掌握、人的宇宙飞行、机器人技术等使人们习惯奇迹，同时也使他们觉得人是无所不能的。他们在时刻期待着奇迹，不仅寄望于技术，而且希望生活的一切其他领域，包括医疗保健领域也出现奇迹。在后一个领域，即使也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成就（心脏、肺、肝等的移植），但在同癌症、心血管病、多骨关节炎等疾病的斗争方面却无多大进展。于是乎，正如通常所说，需求孕育出供给。菲律宾的希列尔之流的现代创奇迹者就搞起“奇迹”的买卖来了。

当然，他们也和现代巫医的代表人物一样，与医生相比占有很大的优势。病人不会要求他们向他解释病因和对这种病的治疗方法等等。人们要求医生具有知识，对巫医则不抱这种要求。人们对于巫医的活动是当作一种信仰来接受的。这么一来，就大大

减轻了巫医工作的难度。

伪科学的术语——“宇宙能”、“生物场”等对现代民众的想象力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接受巫医治疗后，病情居然减轻了，那么，照理这也不过是靠信仰支持的暗示的作用。这也是巫医生意兴隆的第二个原因。许多次不成功均被忘却，而只要他们有少许几次成功，病人自己也要替他们大吹大擂，作活广告。

医学上的“安慰剂效应”是大家早已知道的，有人还把这称作“空物效应”。苏联著名精神病学家 B. 卡尔瓦萨尔斯基是这样给它下定义的：“假设有人对病人说：出现了一种新药，十分畅销，供不应求，好不容易才搞到这一小盒。于是给他一粒没有任何医疗成分的药丸。可是这药对他有益处。也就是说，有益的并不是这药丸的本身，而是关于药丸的谈话……”

巫医具有神奇本领的传说，他的含义丰富的言词、谜一般的动作和手势等都可能产生无药效的药片的作用。围绕巫医名字的荣光、他的音容相貌、举止动作、“医疗”技术——这一切都对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心理有深刻影响。大家早就知道，疼痛的感觉是由两种成分决定的：肉体上的和心理上的。于是，巫医就以其个性的力量，或者用没有什么医疗成分的药片和膏药解除了疼痛的心理成分。受疼痛折磨的人简直停止了痛苦的感觉。本来，这种治疗法连一般的医务工作者也早就知晓，可在庸夫俗子眼中

这可是被当做奇迹看待的。但在这里 并没有奇迹，只有普通的心理疗法和感化力，在接受感化的时候，完全用不着陷入催眠术的梦境里。在平常的状态中也可能接受感化。

卡尔瓦萨尔斯基指出，这意味着现代巫医和其先辈(原始巫师和巫医)一样，其“奇迹”的巧妙之处并不在于他们超自然的本领，而是在于病人本身。在于病人的受感化的程度和信仰程度。我们在心灵学这样的神秘科学之中也常常遇到一种信仰。

思维巫术

A.莱曼在其名著《迷信与巫术插图史》中写道：“现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 很少有可能设想还有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存在。而这种力量正是在招魂术的每次表演时要登场的，然而现在这种力量却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在科学家的实验室内表现自己的作用。”

这段话写于19世纪末期。当时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发现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有关某些超自然的神秘的本体、隐蔽的超自然的力量、崇高的无肉身的生命等概念都是十分荒谬和根本站不住脚的。在20世纪，由于遍及所有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向宇宙的奥秘的集中进军，大体上构成了一幅互有关联的完整的世界图景，在其中

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媒体再也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藏身，而在此以前，在古典的神秘学中，人们一直认为超自然力量是巫术的泉源。

正因为如此，神秘学者们选择对科学认识来说最复杂的客体——人的大脑和心理作为自己投机取巧的目标。人的大脑是宇宙的物质构成中最复杂的一种。大脑皮层上将近有140亿个神经细胞（神经原），思维过程中形成的神经原之间的联系多到不可胜计，几乎与太阳系中原子的数目（ 10^{66} ）相等。我们只要记起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试图揭示人的心理本质的科学家们将会遇到多少困难了。

神秘学家们利用至今还未搞清楚的人的心理的隐秘现象进行投机，试图建立一门现代的巫术理论，照他们的话来说，即建立一门思维巫术（magic of mind）。

笔者面前摆着一本西方最近出版的书籍，书名为《自然巫术》，是由某个叫D.瓦丽特的女人写的。书的封面上介绍说，这本书就其特点来说，是关于无边无际的古今巫术世界的万用指南，特别是，其作者是一位潜心研习巫术秘密20余年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女巫术大师。

该书的第一章的标题是“思维巫术”。这位英国巫婆在该章中指出，大多数精心保存在僻静的角落里、由古人亲手传授的古老巫术书籍所讲的都离不了巫术仪典的原理、神奇丸药和药水的配方、招魂术

的秘密符咒。“可是，巫术艺术最伟大的法师们总认为这些东西只涉及了巫术的皮毛，他们主张巫术的真正实质在于人的理智的超自然的威力。”

瓦丽特离开主题，说古论今地扯了一通，企图借此找到支持自己立场的论据。这时她从昏黑的虚无中召来了一些大巫师和大法师的灵魂。这个英国巫婆还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巫师和魔法家、受封于内特斯海姆的科内利乌斯·阿格利巴复活了。下面是他借这位现代女巫师的口说出来的一段训示：“人们常常讲述、阅读、描述巫术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以及占星术和其他法术所创造的神奇场面，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它们的底细，就会发现这种种非凡伟绩都是微不足道的、骗人的和虚假的……可是请记住，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自身以外寻求如此伟大作用的动因；我们身体内存在着一个活力旺盛的生命，它不用降格乞求神灵就足以完成占星家、巫师、炼金师、招魂师等自夸做得到的一切。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着一种创造奇迹的原始力量。”

伟大的阿格利巴的鬼魂倏地变成了 18 世纪建立的著名巫师团体“金光会”的法师们的身影。他们训示说：“人的意识具有使自己在星际的背景中，甚或更高的地方看见的幻影物质化的本领。而这种因人的意识的作用而物质化的星际形态或其他形态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现实和客观的，与我们日常的周围世界一模一样。极奇妙的巫术成果正是通过这样的

途径取得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只有意识才是产生形态的巫术力量。”

这位英国巫婆借助她的非凡前辈的威望，作出以下的判断：“人的意识的奥理和魔力及其神秘力量从古至今一直激起哲学家们的莫大兴趣。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从古埃及的哲学开始，直到当代心灵学的实验室，都曾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心灵学是这门学问的现代名称，古时它叫做magic of mind——思维巫术。这两个概念实质上可归结为一点——人的思维的神秘的魔力，这是科学的认识不可企及的……正是这种力量成了真正的巫术的最伟大的手段。”

《自然哲学》第一章的通篇内容都只是为了证明这个论点。其中对 20 世纪许多纯粹靠思维创造奇迹的科学家的叙述颇为详尽，对事情的前后经过都作了介绍，具体讲述他们如何驱散乌云、折断匙子和餐叉、弄弯金属管、使罗盘的方位指针偏离、加速原子分裂等等。

这位英国巫婆写的书在西方报刊上受到一致的欢迎。唯一对该书问世表示不满的是一些心灵学家。这也难怪，本来嘛，这位英国巫婆就不应该过份露骨地揭破他们的假面具。他们一贯以此为掩护，伪装成从事研究人的心理的某些超感觉现象的科学家。心理运动、超前认识、生物信息技术——这班心灵学家为了创造自己的具有科学形式的行话绞尽了多少脑汁和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平心而论，也犯不着过份责怪这位可怜的女巫师，她是初次握笔写作，在遣词用句方面，可能有欠慎重和含蓄。要知道，在她这本书问世以前，除她之外已有不少人并没有把心灵学归于科学之列，而是归入巫术^①。加拿大多伦多市约克大学的一名科学家 J. 阿尔科克在其著作《心灵学是科学还是巫术？》中指出，心灵学非但不属于科学，而且连原始科学也不是。它属于伪科学的领域。伪科学的特点是：它具有有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只允许经过选择的有专门用途的东西进入认识范围。它用来形成知识的资料极端贫乏，并且排除数学和逻辑推理。作为伪科学的基础的是些无法检验的或虚假的假定和假说，而且它们是与其他各种关于世界的知识相抵触的。这种科学的结论也不能用其他的结论来检验，也就是说，不能用二者择一的方法来检验。它的结构中，大部分领域属于信仰，在这儿，科学的问题是运用无法分别主观与客观的类推法来解释的。伪科学的“研究”对象中，包括有非物质的冒充物，诸如与物质割裂开的思维等。以上特点心灵学无不具备，故

① 对心灵学家的某些超感觉现象知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的大脑和心理的真正无限的能力和可能性，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未为科学所揭示的问题。本书要指责的只是某些人的投机取巧的意图，他们大事渲染某些选民（extrasense 超感觉者）具有某种“特异”功能，其目的在于为两个世界的存在寻找论据——一个是物理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超感觉的非物质的现实世界（诸如超越和不用物质载体的思维）。

——原注

而阿尔科克得出结论说：心灵学过去不曾是，日后也永不会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因为它属于巫术和神秘的伪科学的领域。

一位美国教授达维特·梅尔斯在《科学文摘》杂志上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心灵学的现象和神媒不是统统在骗人吗？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能知道密封的纸包里的文字内容，远距离驱使物体运动或者猜出别人的思想呢？”

这位教授指出，如果找得出一个这样的人的话，那一定会使著名的美国杂技演员J. 兰迪惊异不置。不只是惊奇而已，他在银行里的存款还得减少10000美元。20年来，兰迪一直用这笔钱作为悬赏，只要谁能当他的面完成上述奇迹中的一项，就可获得这笔奖金。可是，从来没有谁向他夸过这样的海口。

人们不能指望心灵学家们会参加科学家检验他们的“特异”功能的实验。不久前，著名的心灵学“明星”、某个叫乌利·盖勒的人就拒绝参加这样的实验。这件事值得在这里作较详细的叙述。

不久前，关于以色列移民乌利·盖勒的特异功能的报道席卷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众情报媒介。乌利·盖勒本人一再证实说，他具有纯粹依靠思想远距离驱动物体的本领，而他的“神力”是由某种具有“心智能”的超人赐予的。这样的超人坐在宇宙飞船上终年遨游太空，地球人早已知道这种飞船，并将其起名为“飞碟”。他与新闻记者谈话时宣称，宇宙文明在

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人类，而他已被宇宙文明的代表人物选中作为在宇宙中传播某种力量的渠道。在未来，这种力量将会使人类改变面貌。这位“巫术师”在“纯粹凭借思维”的表演会上演示自己的“特异”功能：扭弯钥匙，使游戏的骰子翻转，使停摆的时钟走动等等。为了弄清这位高等文明的代表者的底细，美国超正常现象研究会向他提出了一项建议。下面是该会写给他的一封信。

1976年6月11日致乌利·盖勒的信：

“鉴于公众对乌利·盖勒可能有的特异的心理力量日益关注，我们认为，通过客观的观察对这些力量进行检验是有益的，并且无论广大群众或是科学家对此都是感兴趣的。对乌利·盖勒的能力的研究之所以势在必行，是因为，据我们看来，到今天为止已经进行的各种试验都不是客观的。所以我们真诚希望能搞清楚盖勒大师可能有的能力的底细。我们希望盖勒大师本人也对我们的建议感到兴趣，因为，一旦他成功地通过了检验，他就可以借助我们的超正常现象研究会的声誉了。已经有一些不同科学领域的名流显要加入了我会。因此，我们的建议如下：

“乌利·盖勒必须在研究会代表的监督下，在由该会成员安排的条件下，重演他最拿手的‘心灵学’现象，一旦他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意发表声明，声明中将承认乌利·盖勒大师具有‘心灵学的’力量，

或科学观点无法解释的任何其他功能。

“我们也宣布，无论试验结果如何，关于检验盖勒的‘特异’功能的详细报告将公之于众。

“我们恳请盖勒大师向研究会会员们演示下列‘心灵学’现象：1，使匙子和餐叉弯曲或折断，但不准应用通常使物体变形的办法；2，在与上述同样的条件下，对普通的开门钥匙产生同样的作用；3，不准用专门的工具或仪器，而纯粹靠‘心灵的’力量使罗盘的指针偏离；4，使停摆的时钟重新走动，在钟开始走以后，把时针朝任一方向拨动，但除了运用心理力量外，不准用任何其他手段；5，测出由研究会提供的密封的信件中的内容，同样除“心理力量”外，不准用其他任何力量；6，在严格的科学监督下，根据乌利·盖勒本人的考虑，组织表演任何现象，这样的现象必须是违反公认的自然规律、只能运用乌利·盖勒的存在着“超正常的心理力量”的假说才能加以解释的。

“研究会将等待盖勒大师或其代表者的答复，限期 45 天。复信中必须明确表示同意或拒绝参加上面建议进行的实验。在对盖勒大师的功能进行检验期间，我们同意每天支付他 100 美元，同时也支付试验期间他必须的一切开支，包括交通费、生活费等。这次监测的具体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如果 45 天内不见答复，我们将认为这种沉默意味着拒绝参加举行盖勒大师的能力测验，并且在

大众传播媒介上将此事予以通报。

超正常现象科学研究会

签名：社会学教授M. 特鲁西

化学家 A. 阿泽莫夫

(下面还有 13 人签名,从略)”

乌利·盖勒大师对建议没有反应,也没有出面参加试验。要知道,他对自己的先驱在这种检测时间的命运是了若指掌的。这件事之前不久,约克大学的科学家们对另外 600 个具有特异功能的“杰出”心灵学家提出了类似建议。可是同意这个建议的只有其中的 57 人。他们在这样的大学考试中纷纷落马,无一幸免。

不仅是心灵学家们在这次考试中获得了如此悲惨的结局。凡是在科学实验室里进行的检验超感觉功能的实验都以类似结果告终。英国心理学家汉塞尔表达了绝大多数科学家对人的这一类功能的怀疑态度:

“100 多年来的研究很难发现一个这样的人,他演示的超感知觉足以使不抱成见的、严肃的研究者感到满意和深信不疑。”

世界心灵学协会前主席乔恩·贝洛夫本人也被迫承认这一点。某次他对新闻记者们宣称:“任何一次展示我们之中存在着超正常现象的实验,都是不可能在别人的实验室里由其他研究者重做的。”

可是,在心灵学家自己的实验室里超正常现象

的表演是怎样进行的呢？大家可根据 1982 年在布法尔大学（美国纽约州）校园里举行的一次为期两天的科学讨论会的资料来作出判断。该讨论会的题目是“科学、怀疑主义和心灵学。”会议提请与会者注意关于一项有趣的研究的报告。

法国新闻记者恩里·布罗什和米歇尔·鲁斯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对这项研究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叙述。1979 年著名的麦克唐奈——道格拉斯航空公司董事长拿出 50 万美元委托华盛顿大学设立一个心灵学研究实验室。任命虔诚相信炼金术的物理学教授皮特·菲利普斯为实验室主任。他制订了一个研究大纲，命名为“基本草案”。一开始，这位教授就在报上刊登广告，招聘年轻的神媒，报名者得参加选拔赛，成绩优秀的则可受聘参与即将进行的研究工作。为什么单要年轻人呢？因为，据心灵学家们说，超正常的能力在儿童和青年人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结果，有两名候选人表现出非凡的神媒能力，一个是 18 岁的华盛顿某旅馆服务员斯蒂夫·肖，另一个是 17 岁的大学生梅克尔·爱德华兹。

随即着手进行研究。人们在斯蒂夫·肖和梅克尔·爱德华兹面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不同的金属物体。年轻的神媒们朝着桌子做“俯冲”运动。随后，人们仔细观察金属物体。如果它们有变形的痕迹，这就意味着超正常的力量显示出来了。这种力量果真有所显示。

在一系列的心灵感应试验中，有一个这样的项目：人们交给某位年轻的神媒一个封好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图画。这位青年超感觉者可以拿着信封单独待很短时间，而且应该凭借自己的特异功能测出装在信封里的图画的内容，随后把信封交给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首先要检查信封的封口是否完好无损，然后拆开信封，取出图画，与神媒的回答进行比较。二者相符合的程度往往极大。

另一个试验是这样的：人们把斯蒂夫·肖引领到一张桌旁，桌上放着一个塑料长方块，长方块上有一条沟槽，里面嵌着一根长约数厘米的金属棒。若要拔出这根金属棒，就必须或者把长方块翻转来，或者使用某一种工具。现在人们不准肖求助于任何工具，也不准翻转或移动长方块，只许依靠集中于指尖的“心理力量”（超正常的力量）使金属棒发生形变。实验室工作人员看见，金属棒的一端果真渐渐由槽中显露出来，并且逐渐弯成弧形。

还有一个试验是依靠一个带有易熔保险丝的电路进行的。电流的强度逐渐加大，当保险丝还未完全熔断的时候，一切仪表都指示着导电，一旦保险丝烧毁，各仪表的指针立刻做出断电的反应。人们要求年轻的超感觉者们加速保险丝的熔断，但只准使用自己的“心理力量”。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只要电路一接通，保险丝立刻熔断。

下一步的试验轮到电子科学了。人们使用一台

视频磁带录像机进行实验，斯蒂夫·肖应当在这台机器上试验自己的超正常力量。他站在离镜箱5米远的地方，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物镜，同时用手在其上面做“俯冲”动作。图像两次渐渐暗淡下去，接着又恢复了原状。一个官方的委员会把这样的结果在胶片上定影固定下来。

另一个实验是在神媒们的家里进行的。实验员交给神媒们一些密封的透明塑料小盒，盒内装着一些物体。盒子都用线绳牢牢扎住，绳结皆加上蜡封。其中的一个盒子内装着一个固定在盒壁上的易熔保险丝，保险丝外表有栓皮的绝缘层。保险丝的一端通往盒外。第二天清晨实验员们检查时发现蜡封还是好好的，可他们取出保险丝一看，真不知怎么搞的？它齐腰被截断了。

实验室主任皮特·菲利普斯的最令人称奇的精心之作是玻璃缸实验，把一个倒转过来的玻璃缸放在一个厚实的托架上，缸内有一些钉子、匙子、餐叉、餐刀、铁棒之类的东西。“玻璃缸”的底部涂了一层薄薄的咖啡渣，在其上面分散摆放一些塑料小立方体。晚上用牢靠的门锁把玻璃缸锁在一间特设的房间里。开门的钥匙由皮特·菲利普斯亲自保管，以确保实验百分之百地可靠。早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们在缸内找到了一些被两个神媒的超正常力量扭曲、砸碎和搞得七零八落的物品。而缸底上的小立方体则显然被重新排列过了。它们组成一种巫术象征图形。

还有许多其他的实验，这里不予赘述。这一切实验都证明斯蒂夫·肖和梅克尔·爱德华兹是真正的超感觉者和具有巨大的心理潜力的人。可这种“心理潜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布法尔大学科学专题讨论会的与会者们听了一场报告后，终于获得了问题的答案，作报告的是上文已提到的杂技演员 J·兰迪。

兰迪不仅是演员，而且是超正常现象研究会的积极成员。以前某个时候，兰迪读到了菲利普斯的广告，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自荐愿意参加实验，并建议在研究超感觉者的心理功能时，严格采取某些预防作弊的措施。菲利普斯对这封信不予理睬，而兰迪也对以下事实保持沉默：新设的心灵学实验室主任招收的两名神媒实际上是兰迪的朋友和徒弟。兰迪主张他们去报名应聘，同时又与他们一起研究对付的办法。在这种场合，研究者不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而是受试者自己，实验室倒成为了研究的客体。兰迪在科学讨论会上详述了这种对策研究是怎样进行的，以及在实验室里显示奇迹的究竟是何种力量。

原来，上述的各种奇迹通通是魔术特技表演。比如说，装图画的信封是用普通的办公室订书钉“密封”的。把它拆开，看清楚图画的内容后再封固并不难。至于那个嵌着一根金属棒的长方块，其奥秘是这样的：兰迪的学生、年轻的神媒斯蒂夫·肖发现，只要朝沟槽稍加压力，手指就可够得到那根金属棒。于是，他运用这个办法，顺利地使金属棒的一端稍稍抬

起一点儿，并偷偷地把它扭弯；然后，斯蒂夫按压沟槽，使金属棒翻滚，这样一来，被扭弯的一端渐渐地抬起一点儿，因而使实验室工作人员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金属棒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变弯的。凡是表演“弯曲”金属物体的杂技演员都十分熟悉这个戏法。

再谈保险丝的魔术。原来，年轻的超感觉者们可以自己准备实验设备。于是他们用一根藏在身边早已熔断的保险丝替换了好保险丝。视频磁带录像机的戏法更简单。肖只不过是在旋转控制板上的清晰度调谐器而已。

至于那个装有易熔保险丝的塑料盒，兰迪眉头一皱，想出一个好主意：“为了不致于花费很多时间去对付蜡封的印记，我往盒子里塞进几根编针，引导它们触及这电阻丝的末端。余下的事就只有前往汽车里取蓄电池了。这个“保险器”旋即就被烧断了……”

最后是那个有巫术符号的“玻璃缸”。如果实验室主任皮特·菲利普斯和他的工作人员前一天晚上看见两个年轻的神媒携带小偷常用的撬门窗工具由窗户爬进室内的话，他们就不会对这次实验的结果大肆吹嘘了。

兰迪在题为“科学、怀疑主义和心灵学”的科学讨论会上，对以上这些事情都做了详述，这犹如在心灵学界爆炸了一颗炸弹。可是，在西方，群众对超正常现象的信仰仍旧有增无减。

为什么？为什么 58% 的美国人断言，他们“根

据自身的体验”对超感觉者的感悟和超感现象深信不疑呢？要找出某种单一的原因来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只有既考虑到许多心理学方面的原因，也顾及到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的因素，才能解释这种对心灵学普遍感兴趣的现象。人们对超感觉者的感受之所以普遍信仰，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些对他们的想象力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情节和事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做了大量实验证明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同事们提供了其中的一个实验。他们邀请一个马戏团的演员来大学生俱乐部里演出，在那儿表演了模拟超感觉者的知觉的特技。大学生们早先就被告知，他们将看到的都是些猜测思想和其他的心灵学现象的节目。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预告，在场的大部分年轻人在杂技演出后都坚信这位魔术演员实际上是位真正的超感觉者。

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注意到事件和现象的偶然性。他们中有许多人相信超感觉者的知觉的现实性，这是因为，他们把最自然、最平常的事故和事件当成有点不平常和有点离奇的事件。为了更好地设想这一点，你不妨做一个独立的试验。请你向自己的朋友和邻居提一个问题，在每30个人一组中，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达到何种程度。被问到的大部分人必然回答说，这种相同概率的百分比是很小的。而如果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必定把这看成是某种令人吃惊的现象。可是，须知从事概

率理论的科学家们早就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两个人必定找得到。

在人们的周围世界里，每天、每小时都要发生数以亿计的不同事件。这些事件的组合将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似乎毫无联系的事件所形成的奇怪而离奇的巧合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规律的。大部分这样的巧合通常都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消逝了。可是另一些却成为心灵学家们的“宝藏”的基本内容，用来证实无所不能的奇迹的存在。

例如，一个躁狂病患者在美国亚特兰大市杀死了许多儿童和少年，为了捕获这个杀人凶手，市政府刑侦部门收集了成百上千个超感觉者的预言。不用说，其中有一些必然多少接近于真实。例如，有一个美国超感觉者推测，杀人犯使用的是猎枪。侦查的结果表明，暴徒在许多场合真的使用过这种武器。这件巧合的事例立刻见于各种报刊的版面，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详细加以报道。可是，从概率理论的观点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巧合，不值得大惊小怪。

作为个体的人对世界的领悟往往是先入为主和十分主观的。这也是促使人们对超感觉者的知觉产生信仰的因素之一。众所周知，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是多么顽固地依附于以往的成见，人的记忆是多么带有偏见和有选择性啊。

偏见和迷信，或者像伟大的英国哲学家 F. 培根

所说的“偶像崇拜”有时促使人们看见和忆起他们早就想看见的东西。美国学者戴维·梅尔斯写道：“人们在观察十分偶然的事件时，很容易受一种暗示的作弄，因而认为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预兆性的联系——当时他们正期待和希冀出现这样的联系和偶合。后来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些事情。而各种没有实现的预兆则很容易就被忘记了。”

但这种种只是所谓心理性质的原因。还有一些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因素，对美国人和西欧人的心灵学信仰的产生也很有影响。首先我们应当考虑到的是，由于传统的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危机，在西方民众的世界观中形成了真空、空洞和缺口，这都需要填充。在科学革命的世纪，宗教的意识形态已难于自圆其说，代之而起的心灵学提供了一种科学形式的新包装材料，但包皮之下还是同样的货色——对超自然灵力的信仰。R.L. 穆尔在《寻觅白乌鸦·招魂术、心灵学与美国文化》一书中得出结论说：“在社会普遍世俗化的条件下，心灵学起着中介者的作用。它表示愿意提供‘理性’的办法以解决一个复杂问题，这就是调和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宗教和科学的利益。”心灵学家本身也不隐讳自己的目的。美国心灵学之“父”J. 莱因在《灵魂的丰富多采》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基于心灵感应的真实性，我们可以运用实验的心灵学语言确切而简练地表达出宗教的信条。我们可以证明死后的生活只不过是心灵学研

究的逻辑结论而已。”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对知识、科学和理性怀有一定的失望感。这对于笃信心灵学,以及整个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风气的产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科技进步的成果被非人道地利用,这在许多人那里,特别是在那些对社会不公正极端敏感的青年人那里,激起了公开敌视科学技术的情绪。他们把知识、科学、技术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幸的根源,当成社会灾难的总根子和官方权势集团的支柱。他们对理性及其可靠的支柱——科学感到绝望后,便诉诸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概念,转向寻求科学与理智之外的特殊知识。

年轻人把心灵学与禅宗学说、瑜伽学说、巫术理论等等并列,将它们都看成是通向那种特殊知识的途径。按年轻的心灵学辩护士们的话来说,若要获得心灵的平静和人的真正价值,就不应寄望于枯燥的使人丧失个性的科学理论(他们认为,知识是人统治人的象征),而应该依靠神秘的大彻大悟,直觉力,神思恍惚的入迷状态,未卜先知的能力,意外新发现的能力等等。心灵学能为他们提供这一切。正如 R. L. 穆尔所写的:“年轻的大学生们想象自己有能力向现代的纯理性的技术宣战,有能力反抗西方的社会制度,他们提倡心灵感应和未卜先知,并以此证明,人生体验真理与其说是通过逻辑分析,倒不如说是通过直觉……”

美国年轻一代的一部分对各种形式的心灵感应、心灵致动术^①和心灵学的信仰是如此强烈，因而，在许多场合青年人行为的动机也可借此得到解释。在美国嬉皮士的公社——海特-阿希伯利^②和其他类似的公社中，在新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庙堂里，在参拜印度教神祇的禅堂^③内，都聚集着许多对周围社会不满的青年叛逆者，而心灵术表演则成了各地生活中的富有特色的风习。

年轻人对心灵学的入迷状态是有感染力的。他们的父辈也争相仿效自己的儿女来表演超感觉者的未卜先知。

心灵学与其他的神秘“科学”——招魂术、巫术、占星术等等，都已牢固地进入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风习中。

① 心灵致动术——通过想象作用转移物质对象，属心灵术的一种。——译注

② 海特-阿希伯利——原文为 Haight—Ashbury。旧金山两条街的交叉口，原为工人阶级住宅区，后为嬉皮士集中的地方。——译注

③ 禅堂——原文为 ashram，语出印度，指乡间供沉思冥想的小舍。——译注

代 结 束 语

我们在奇特的巫术世界的断断续续的旅游就此结束了。

实际影响周围世界的手段的有限性和软弱性，无法了解现实生活中的联系和关系。这些都促使原始人遇到必须克服自然力量的统治时，去寻求别开生面的途径，诉诸幻想的虚构的手段——巫术的仪典和仪式。

千万年的巫术史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图画，它的形式和实际表现手段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是千差万别的。虽然如此，这些形式和手段还是保存了下来，直到当代。

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作为保持和再度产生巫术信仰的原因，首先是社会关系的制约性。社会发展的自发性往往是带有灾难性质的。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成员转向超自然力世界的主要基本因素。人们的生存、幸福、康乐、安宁和福祉所维系的诸事件的发展，在对抗性的社会结构中，往往是无法控制的、粗暴的、无理性的。结果，人的意识中产生了一种观念：

存在着某种不可知的神秘的力量。它逃避人们的监督，无情地安排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为了了解这些超自然力的性质和本源，不应诉诸日常的经验和知识，而应诉诸一种特殊的经验和知识。这样的知识是秘密传授的，极为神秘的，只有神祇的选民才可企及的。借助这种神秘的知识，人们就可望对统治他们的力量实行监督。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样的力量具有非尘世的超自然的面貌。巫术及其代理人则许诺给予人们关于这些力量的知识和控制它们的方法。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的非理性力量对人们的统治采取真正的天启的性质。在这样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为自己的悲惨状况寻求解答和出路，他们纷纷诉诸巫术和神秘学，向形形色色的预言家和创造奇迹者求助。列宁写道：“‘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势力，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为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

因此，当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观察得到的巫术和通灵术的热潮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生的各种病态过程以及表现在西方国家的群众心理和

意识形态上的诸种病态变化的反映，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像巫术和通灵术以及其他的虚幻信仰将不断地重新出现和再度繁荣。